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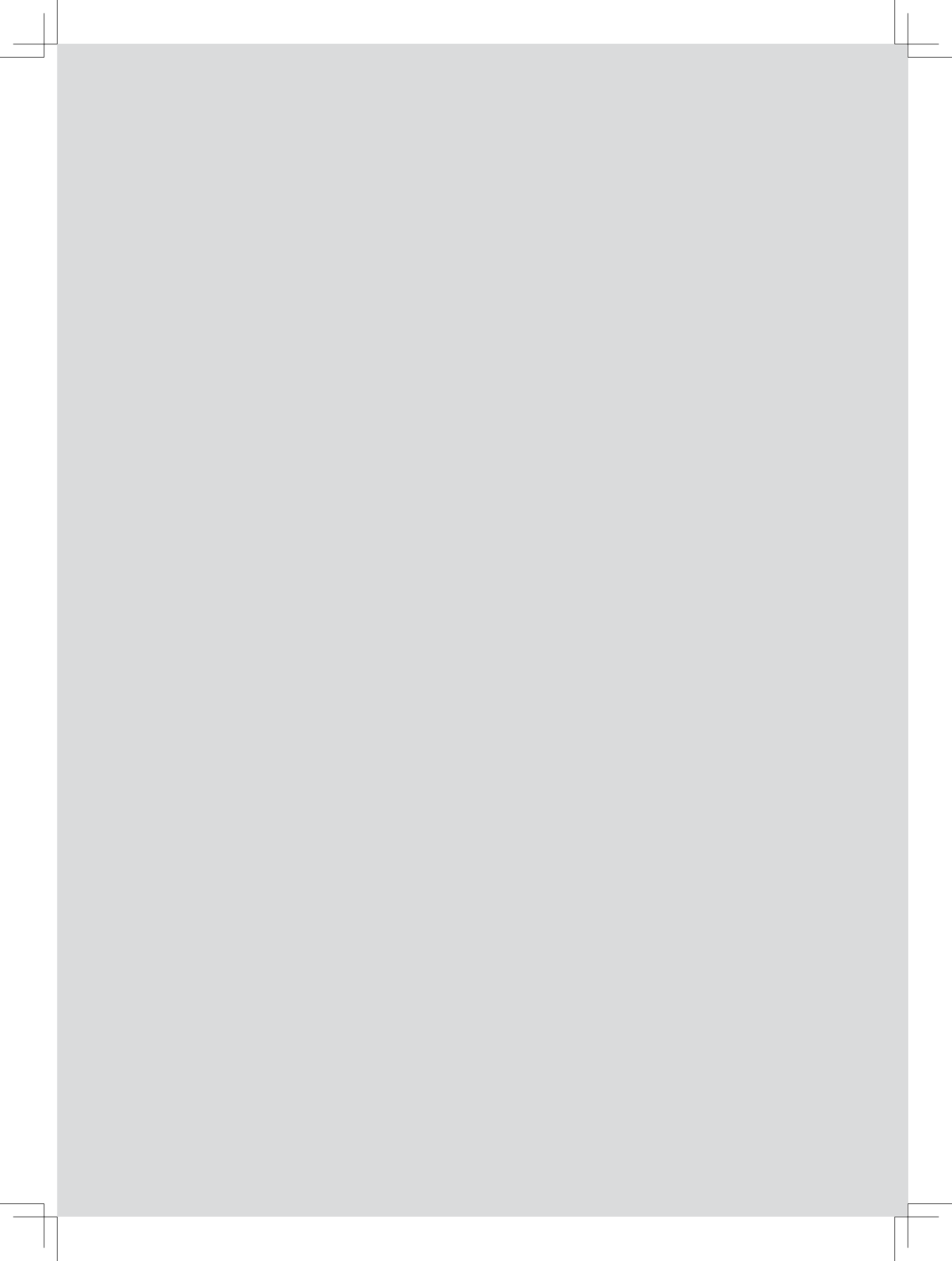
【季氏第十六】
【陽貨第十七】

徐醒民先生 主講

論語講要講記

雪明講習堂 印行





季氏第十六 目錄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一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	一五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二七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二九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	三五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四一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	四五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五一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	六一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	六五

目錄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六九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七三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七九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八三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八五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八九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九七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一〇一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一〇七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一一一

目錄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	一一五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	一二一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	一三一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	一三九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一四三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一四七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一四九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一五三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	一五九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	一六三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一七一

目錄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一七三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一七七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一八一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	一八三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	一八九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	一九三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	一九七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二〇三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二〇九

論語講要講記 季氏第十六

徐醒民先生 主講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

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接下來就是另外的一篇，叫〈季氏〉，六七一頁，這一章經文是講「季氏」。是魯國的三家卿大夫之中的一家，而且季氏在三家之中，是掌握政權最重的一家。季氏他有一處封的地方，叫作費，一般注解讀畢，我們雪公老師說，當地方人都讀費，費就是消費的那個費。這個費縣相等於後來一個縣，那時叫邑，叫費邑，「顓臾」，是跟費邑很接近。這個時候，季氏準備把顓臾併吞過來，所以要伐，伐這個顓臾，「伐顓臾」就是用武力把它奪取過來。「冉有、季路」，季路就是子路，他們兩位都在季氏家裏作事情，在大夫之家作事情，就是大夫之家的家臣，他是季氏家的家臣。他知道季氏要去伐顓臾的時候，他們兩個就跑去問他們的老師，就把這個事情報告他的老師，就是夫子，報告孔夫子。下面就是他報告孔夫子，孔夫子就講，你在他家裏作事情，你怎麼不勸告他呢？然後再講，顓臾原來是一個小國家，小國家是先王封的，你不能够攻伐它。後面講的這些道理，現在我們就從文一段一段看。

「季氏將伐顓臾」，在周朝封各國諸侯的時候，有公、侯、伯、子、男分成五

等爵位，封的地方也不相等，諸侯他得的地方有大有小，爵位也不等。除這個以外，還有比公、侯、伯、子、男的這個諸侯所封的地還要小，也沒有爵位，那叫附庸國。附庸國是附屬於大國，它雖然有國的名稱，但是它真正的不是一個獨立的大國，它是附庸在大國的一個小的附庸國。所謂附庸國的話，它有什麼事情，不直接見天子，它要報告它所附庸的那個諸侯的大國。顓臾，那是屬於魯國。在魯國的南方，就是現在山東一個蒙山，它是屬於魯國的一個附庸國。這個地方就跟季氏的費邑接近，因此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就到孔夫子那裏，把這樁事情報告孔夫子，有大事情發生了。報告孔夫子，孔夫子說「求」，兩個人去，孔子先講冉求，冉求就是冉有。「無乃爾是過與」，無乃，無乃是恐怕，是活動語氣，或是講文言一點就是莫非的意思，無乃是莫非的意思。莫非爾是過與，那是你的，爾指的冉有。孔子說，你剛才報告，季氏要伐顓臾，孔子說，恐怕那是你的過失。你說「將有事於顓臾」，就是要攻伐顓臾。

顓臾，季氏為什麼要攻伐它呢？下面就講了，「夫顓臾」，夫字是語助詞，這一

句話說出之前，有個語助的，表示這一句話不那麼急迫，不是突然的，語氣緩和的，引接後面。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它是先王所封的。先王是周家，來封它什麼呢？東蒙主，蒙是蒙山，封它主祭蒙山，是東蒙主祭的一個小國家。首先聖人說話，先把顓臾它這個重要的地位說出來，顓臾怎麼來的呢？它的來源是先王封給它，封它在這裏，為祭蒙山的一個主祭的人。既是把它的來源，它重要的地位說出來，還說「且在邦域之中」，而且顓臾是在魯國的，邦是國家，是在魯國它的範圍之內，在它國家之中。意思就是說，它就在你的國家中，指的就是季氏。「是社稷之臣」，它既是魯國的附庸國，就是魯國的臣子。這個臣子不是小臣子，是社稷之臣。社稷，一個代表國家的，就是社稷，它是社稷之臣，這是魯國諸侯的一個社稷大臣。「何以伐為」？何以伐為就是為何？為什麼你要去攻伐它呢？這一篇就把季氏不能夠伐顓臾的那個理說出來了，這樣一說之後，冉有怎麼答復呢。「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冉有就說了，夫子，在那個時候，凡是大夫都稱為夫子，別人都稱他為夫子，這個夫子指的就是季氏。回答孔夫子的話，季氏，就是季大夫，他在欲之，是他的欲望。吾二怎麼呢？我們兩個人在他的家裏怎麼，

臣者，我們兩個在季氏家裏是家臣。皆不欲也，我們都沒有攻伐顛臾的意思，我們不想攻打它。

這話孔子一聽，當然是推卸的話。孔子馬上就說了，「求，周任有言曰」，周任這個人是古時候掌理歷史的一個人，是一個很賢能的人。他有言曰，他有這兩句話：「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陳力，就是把自己的力量陳列出來。人人自己都有一個辦事的能力，別人看不到，自己平時也看不到，要準備作事情的時候就陳力，一般的話，你自己量量自己的能力，量量就是計算計算，你計算自己的能力，就列，你這個能力能夠辦什麼事情，你才去辦那樁事情。如果自己是不能辦，則止，就不要去辦，這是周任的這兩句話，就是在辦事之前，要自己量量自己的能力。另外，再可以想，就是我們雪公老師說，除了這個以外。還有已經在一個機關裏面，擔任一分工作，已經作了事情，不能者止，你已經在那裏面辦事的時候，你看看，你機關首長要你辦的事情，你自己感覺辦不了，那怎麼辦呢？則止，你趕快就辭職。不辭職的時候，這個機關首長將來他有了事情，你要跟他一起擔任過失。所以不能者止，

包含已經擔任某種職務，趕快就辭職。不過現在來講，大家在這個時代，找一分工作不容易，你在機關裏辦事，這個機關首長好，叫你辦的事情，你都能夠辦；這個機關首長不好的話，他要你處處迎合他，替他辦那些不好的事情，你怎麼辦呢？你要辭職。你辭職到外面再找一分工作，就很難找了，那怎麼辦呢？守住國家法律，法律包括機關裏的行政命令，你守住這個法令、規矩。機關首長要你簽辦一件事情的時候，在不違背法令的範圍之內，你可以辦。嚴重的違背法令的話，現在來講，雖然找事情很難，你要想到後來的後果，與其將來，這個機關首長將來犯罪的時候，你繼續跟他配合，跟他一起犯罪。那不如現在失了業，失業比那個還好，這樣計算還划得來，還比那個好，划得來。這個過去雪公老師也跟現代人算了一算，這是題外的話，雖然是題外的話，很重要。

孔夫子在這裏把周任這兩句話說完了以後，他就說了：「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你既然在季氏家裏作事情，你看見季氏要伐顛臾，後果是難以想像的。前面根據所講那個道理，絕對不能伐，他要伐的話，你應該勸告他，不能

伐。根據周任講的話，你要勸告他，不能伐。就你們兩人自己來講，你勸告不了，季氏不聽你勸告，你趕快不要在他家裏作家臣。如果說勸不了，要讓他伐顛與了。就等於看見一個人，「危而不持」，危險的時候，他快要跌倒還沒有跌倒的時候，你不把他持，就是保持他不要跌倒。「顛而不扶」，危是還沒有跌倒的時候，你要趕快把他扶住，保持不要跌倒。如果顛，已經跌倒了，而要扶，你趕快把他扶起來。你看見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這個用你的人，用你就是要扶持他，他在發生危險的時候，你不能扶持他，他要你作他的家臣，則將焉用，焉用，是何用，何必用那個相。相就是比喻的話，就是比喻再有、季路。用這個家臣有什麼用處？何必用他，用家臣就是來扶持他。進一步講，「且爾言過矣」，上面這個事實講完了以後，再說比喻。且爾言過矣，這是比喻了，比喻什麼呢，「虎兕出於柙」，老虎，兕是犀牛，這兩種獸出於柙，柙是人類把這兩種獸，用柙把它關起來。關起這兩種的柙，當然有看守的人，如果是看守的人看得不好，讓這個虎兕跑出來了，你看守的人有沒有過失。再說，「龜玉毀於櫝中」，櫝是一個匱子，那個龜也好、玉也好，平時藏在木頭作的那個匱子，櫝櫃這一類的，放在匱子裏面，將來要用的時候，

可以拿出來用。現在讓這個龜玉就在收藏的櫝中毀掉了，你這個保管、收藏龜玉的、看守這個櫝的人，你說有沒有過失？你說不是你的過失，那是誰的過失呢？你專門看守收藏龜玉這個櫝的人沒有過，那是誰的過失。

這時冉有再答復，「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冉有回答，說實在的話了。他說：「今夫顓臾」，這個小國家，它是一個附庸國。「固而近於費」，固是什麼呢？它這個小附庸國，現在它的城郭，城是城牆，城牆再有一層叫郭，他把它建築得很鞏固，這一種城郭很鞏固。而且靠近季氏的封邑、費縣、費邑。「今不取」，現在不把它伐取過來。「後世必為子孫憂」，到後來，這是替季氏來打算，季氏以後的人，季氏現在他的勢力很強，顓臾、對他沒有辦法，不會來欺負季氏，但是到了季氏以後的後代的子孫，不會像季氏現在這樣強盛，他的子孫後來會衰弱，到那個時候，說不定顓臾就來侵犯季氏。所以後世必為子孫憂，到了後來，必定為季氏的子孫來憂。憂，現在就發憂愁了，憂愁到後來的季氏子孫，被顓臾來侵犯，這是冉有說的一番道理。

「孔子曰」，孔子就跟冉有講。「求」，求是冉有的名字。「君子疾夫」，你說這些話，君子疾夫，疾是疾病，在君子看來，你這話說出大有毛病的。你認為說得很的道理，在君子看來，你這個沒有道理，很有毛病的。為什麼呢？孔夫子就講了，「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這個舍字就是我們現在學的，左邊加一個挑手邊，捨棄的捨，經文這個舍字跟那個字是一個字。舍曰欲之，本來你是幫助季氏，欲是欲望，欲望就是一心要想把顛與伐取過來，這種心思捨棄，你不講。而必為之辭，必為之辭，就是指冉求跟季路兩個人，你必定，為之是幫助，幫助季氏說這一些掩飾的話。辭就是說一些文辭，掩飾本來這個欲望的話。

「丘也聞」，孔夫子說，我曾經聞過，我也聞，聞就是聽見古人講的，「有國有家者」，有國是諸侯、國君，有家的是卿大夫，大夫之家。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這幾句話，根據古人《春秋繁露》，那是漢朝有一部書講的。國家是不患貧而患不均，若能夠平等的話，雖然是貧，而能夠國家的君主與一般人民，都能同甘共苦，不足以為患，「不患貧而患不均」。第二句應該是「不患

寡而患不安」，不患貧與不患寡兩者調過來。不患寡是指的人不多，人口寡不足為患，而患不安。人口不管是多是少，內部又不安定，那個就有問題了。前面是講，不患貧而患不均，貧沒有關係，不均才有問題。比如說，這個國家裏面，貧富差距太大，那就發生問題。貧富差距不大，不能說沒有差距，差距有，但是差距不大，這個社會問題不會有。一旦有外患，大家都可以同甘共苦，抵禦外患。下面是不患寡而患不安，人口雖然是少，這個沒關係，就患不安，內部不安定，那就是有問題了。這個安字包括了內與外，內部，當然要求都能安定，一旦有外患來了，內部安定了，才可以上下一心的來抵禦外患，所以這個安包括對內對外講的。所以雪公老師講，根據古注，把這兩句稍微調動一下，不患寡改為不患貧而患不均，這樣社會貧富差距不大。不患寡而患不安，指人口來講，講求內部求其安定，然後有外患的時候，才能一致的抵禦外患。雪公就根據古人這一種講法，可以這樣講的。雖是這樣講，內安，內部安定是根本，有這根本然後才能夠談得上來抵禦外患。根據這個道理，你看看現在國際上，無論是講學術、講政治，他都是對付別的國家二分法，分開來對立的，就是讓你的國家內部不能夠安定。你的國家內部不安的時候，它在

外面才能夠漁翁得利，講這一點，各位可以看看，不必細講。所以我們在世界這個大環境之下，我們學了孔夫子講這個道理，我們好好悟一悟，也要覺悟。覺悟之後，我們這個臺灣雖小，我們不要被人家分化，而患不安。

「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你一均了，就沒有什麼貧窮。所謂貧窮，比較來的，沒有房屋，自己要求一個房屋就好，能夠安居就好。有了房屋，看人家那個豪華的住宅，又想到，又顯得我這個小房屋太寒酸了。有了豪華的住宅，還有更比他豪華的住宅，他又更往上追求了，這是比較來的。我們學道的人，不要跟人家比較，自己有個房屋住住，遮蔽風雨，就好了。「均無貧」，均衡的，貧富差距不大的，這就沒有什麼貧窮。「和無寡」，和是安定，這個國家上下一團和氣，無寡，沒有什麼寡。現在你看看，新加坡它內部沒有問題，新加坡人很少，無寡。「安無傾」，內部安定，不會傾倒。

孔夫子說了，「夫如是」，能夠這樣作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還有，有些例外，例外什麼呢？那就是外面人。你內部這麼好，外面還有人來侵略你這個國家，

那怎麼辦呢？夫如是，還有外面的人來侵略，怎麼辦呢？孔子講「遠人不服」，那就是說，遠方的人，不在你治理之內的那些遠人。「則脩文德以來之」，你就要好好的脩文化道德，雖是個小國，你要拿厚道來懷柔遠人，召來他們，你怎麼樣把他召來來呢？你用脩文德，文德就是文化，中國文化講的就是道德，道德是用很厚的道德，讓他能夠歸向於你，叫來之。讓他能夠來歸心於你，就是召來他們。「既來之，則安之。」既把遠人能夠召來了，你就要安之，安之就是讓他們得到安全，心裏一切都能夠安定下來。這就是比喻，季氏要伐顓臾，你認為這個顓臾將來會侵犯你。你與其憂慮、憂患那樁後來的，你不如現在好好的脩文德，拿厚道來對待人。不用一切的武力，就用文德召來的時候，不但眼前，以至到後來，一直到他的子子孫孫，都會安之，對方也安，你自己本身也安，內外皆安，這是孔夫子講的根本辦法。

就整個的中國文化來講，中國曾經好幾代都亡了國。最顯著的，元朝，把中國滅了，但是後來呢？還是用中國文化來把元朝感化了。元朝蒙古的外蒙古、內蒙古，那整片的一塊土地，自動的併成為中國的一個國家。還有清朝，東邊整塊的一個國

家。清朝入關以後，表面看，在歷史上講，是把明朝滅掉了。但是清朝一滅了明朝，政治上是滅了明朝，在地圖上、版圖上，東三省整個是歸併一個中國。它為什麼歸併一個中國呢？就是被中國文化道德，把它吸引過來。就是政治上可以亡國，中國文化特別，它可以用文化把外來侵略的力量，把它變化成為自己的一個國家，同時的受到傳統的文化給它教育，這是講中國文化。這裏孔夫子講的文德，脩文德以來之，不但在孔夫子那個時候，孔夫子這樣教。一直到現在，還是要講究文德。唯有文德才是可大可久，不但對於自己的國家，而在今日之下來講，你要轉變外國強權的那些國家，也還是要靠文德。把文德弘揚出去，讓那些強權的國家，它了解繼續實行強權不是辦法，不能使世界真正的和平。必須要實行中國文德這個教育文化，才能真正的來使得世界和平。所以脩文德以來之，這個重要。「既來之，則安之」，安之怎麼呢？還是要文德，脩文德使世界能夠和平，使自己國家能夠安定，長治久安；脩道，那更須要文德，文德，真正指的就是自己脩道。

下面就是講到事實了，「今由與求也」，現在，由是子路，冉求。子路與冉求你們兩

個，「相夫子」，你作季氏家的家臣，就是來幫助他。相是幫助他，幫助夫子就是幫助季氏，季氏是卿大夫，可以稱為夫子。你既然幫助季氏，「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遠方人對於季氏不服、不服從，你不能用文德召他們來。「邦分崩離析」，你季氏來掌魯國的政權，季氏本人不能稱為邦。你季氏是掌握魯國的君權，使魯國分崩離析。分是分解，崩是土崩，離析是分離了，「而不能守也」，不能保守。而你還謀著想動干戈在邦內，用武力來伐顓臾。「吾恐季孫之憂」，孔子說，我恐怕季孫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蕭牆，國君他有一個蕭牆，類似現在那個屏風，叫作蕭牆。外面來見國君的話，走進那個蕭牆，走到屏風，他心裏就肅然起敬，就是代表國君。蕭牆之內是你國家自己就會亂，不是顓臾將來來侵犯你，你內部就是亂。內部亂指的什麼呢？你季孫氏，你不聽魯君的指揮。講因果，一報還一報，季孫氏現在用的家臣陽貨這一類的，他也不聽從你的命令。到後來，陽貨就造反了，這是因果報應。孔夫子說的話是事實，在蕭牆之內。這後面有事實的，各位自己看《論語講要》。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請各位找到《論語講要》六七八頁，先講這個禮樂，禮樂，就固有文化來說，它是學作聖人必脩的功課。再說，在世間要辦事情，也是要學這個禮樂。所以，禮樂貫通世間辦事、學出世間的聖人，禮樂，這兩個字非常重要。因此，古時候制禮作樂，必須是在位的聖人。例如，他的位子是天子，又是個聖人，以聖人的這個道德，居在天子之位，他可以制禮作樂。沒有天子之位，有聖人之德，像孔夫子，他制作《春秋》。孔子曾經說：「知我者其為春秋乎，罪我者其為春秋乎」，孔子還是說這樣的話。孔子他有聖人地位，但是不在天子的位子上，他還不敢講制作禮樂。禮樂這麼重要，講禮，禮實際說起來，有形式的，有實質的。形式的，古時候《禮記》上面，講得非常清楚，就是一切都要講規矩、講次序。這個我們想，我們一個

人在世間，你求學也好，你辦事也好，不守住規矩，不按照次序，那是一事無成。有規矩、有次序才不亂；沒有規矩、不講次序，他就亂了，什麼事不能成功。特別在人倫方面，人倫的規矩，父母親在家裏，父母有父母的地位，兒女有兒女的地位。古時候規定，兒女出去的時候，「出必告」，這個告是稟告父母，告讀故。「反必面」，回來時候必定要回報父母，這是禮的規矩，這規矩之中就含有很深的含意。守住這一條，絕不能向現在人學，兒女一個對於父母不滿意，馬上就離家出走了。或者既不是離家出走，就是平常出去也不告訴父母一聲，讓父母在家裏就擔心，這小孩到那裏去了，這有很深的意思在當中。所以這個規矩、秩序一定要講。由這裏推廣到其他，一切都必須講究。

講究禮的本質，要知道禮是從那出來的，就是從本性裏面出來的。禮，為什麼講五呢？講五，五倫，講禮，講五。五再加五，十個數目字。五就是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行，金木水火土就是由陰陽二氣生出來的，陰陽二氣就是從本性裏面生出來的。所以聖人拿禮來教化眾生，就是教眾生從禮上面、從五行這上面來明

心見性，來學為聖人。樂也是這樣，音樂，拿中國國樂來講，宮商角徵羽，也是五音。配合東西南北方，東西南北再加上中、中央，宮商角徵羽五音，五音是配合金木水火土和五方。所以，明瞭中國文化學術一個系統，你就知道禮樂。我們在研究它，要知道這個意義，然後才有信心自己來這樣學，也有信心來指導人家學。絕不能像現在，那些學校裏面，請一個會寫文章的人，說他是個文學家，到學校裏面去演講。他反對學校的規矩，規定要穿長褲子，他在演講的時候，故意當眾把長褲子脫下來，反對學校規定穿制服。他這位號稱文學家的話，在另外一個中學裏面，講那些粗俗不堪的話。他們都是代表現代人，反對禮樂，在禮上面這樣反對。樂，更不必說了，現在的音樂，唱歌也好，彈奏的那個樂器也好，跟這裏講的國樂，完全相悖的。國樂一彈奏起來，就是教人心裏安定、靜下來，靜下來然後才能夠明心見性，才能有定工夫，才能有智慧。他們現在唱的那些歌，彈奏的樂曲，無非是引起人家那種色情的想法，誨淫誨盜。所以，我們處在今日之下，看見外面的這些狀況，一般人不了解我們固有禮樂的文化，這麼博大精深；他一看，現在人家都是流行這樣，我們也跟著學，我們雖然也講禮樂，自己就沒有信心。人家講你這個禮樂早就

過時了，現在行不通。我們大家一看，唉呀，可能是吧，現在行不通了，那大家學現在流行的吧，這就不行了，必須要對我們固有的禮樂了解得很透徹，它是從本性裏面出來的。聖人就拿這種藝術，教我們就從這裏來學作聖人，不從這裏學，學不到聖人，就學成墮落到三途裏面去。所以研究這一章，我們先了解這個意思，現在我們就學經文了。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的時候，堯舜時代不必說，那是大道，堯舜是禪讓政治。到了夏朝，夏禹王本人是個聖人。他傳到後來，他的兒子很賢能，當時候他要讓位的時候，那些大臣子主張就把天子位讓給他的兒子、夏啟，夏禹王的兒子、啟。這一讓給他的兒子，讓得就是變成家天下了，變成家天下以後，除了成湯王、周武王是弔民伐罪，其餘的，改朝換代的時候，得到天下，都來得不正當，都不是有道。換句話說，除了成湯王、周武王為民除暴政，他是有道，其餘的，在家天下以後，得天下都是無道。所以孔子在這裏講，「天下有道」，天下有道的話，天子真正是個仁君，他又是聖人。「禮樂征伐」，禮樂，由天

子制禮作樂。征伐，因為在家天下以後，一般都是把他的子弟，他的功臣分到各國去作各國的君主，是為國君。如果那一個國君將來不聽天子命令的時候，天子可以征伐他。所以，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就是諸侯有時候奉天子的命令，去征伐別的諸侯。別的諸侯是不聽從天子命令的那個國君，天子可以命令另一個國君來替他征伐，這還是從天子出，這是在天下有道的時候。

天下無道的時候，「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不是從天子出，是從諸侯出，那就諸侯不聽從天子的命令了。自諸侯出，諸侯、各個國君他也沒有奉到天子的命令，他來討伐另外一個國家，這就沒有道，這不合道理。所以，「蓋十世希不失矣」，頂多維持十世，十世就要失掉了。十世還不失掉，那就很希少了。這個十世是什麼呢？就是指自諸侯出的這個諸侯政治。這諸侯他不聽從天子的命令，他自己擅專，自己去討伐別人，就在討伐的時候，他的政治當然還有些強、有力量。沒有力量，談不上征伐人家。他這種政治，從他開始不聽天子命令，而自己去征伐的時候，這樣政治的力量，維持不過十世，他這個政治就衰下去，就失掉了。但是

如果還到十世，還不失的話，那太少，希就是希少。

這裏雪公在講的時候，講的是魯國。魯國那時候，周家周幽王政治壞了，他為了寵愛褒姒，搞得引起犬戎之亂。後來周平王東遷，遷都以後，就稱春秋時代。到了春秋時代，天子的力量一天不如一天。當時實行霸業，首先就是鄭國，然後才有齊桓公、晉文公。魯國在當時也是很有力量的一個國家，這裏所指的是以魯國為主體，當時魯國是到了魯隱公的時候，發生政治大變化。發生政治大變化是什麼呢，魯隱公是惠公夫人的妹妹生的，後來魯惠公的夫人死了，再娶了夫人，那個生的兒子，是繼承君位的。但是隱公原來是在惠公死了以後，惠公的第二夫人養的兒子年紀小，由魯隱公代理諸侯的政治。到了惠公的第二夫人的兒子年紀長了，魯隱公要把這位子還給他。在這之前，有一個大臣勸告魯隱公，你不如現在就作吧，你不要還給他了。魯隱公這個人很好，堅持我應該還給他。這樣一講，這位臣子恐懼，就怕將來，惠公第二夫人養的兒子會傷害他，所以反過來，他就在其餘的惠公的兒子那裏面，說隱公的壞話，叫他人把魯隱公殺害掉。這個時候就傳到桓公、魯桓公，

這個位子成為魯桓公。魯桓公後來有三家，孟仲、叔、季三家是這麼來的。所以在魯國那個時候，就有禮樂自君主出，就由魯君、諸侯出，有這一套，所以十世希不失矣。

孔子在這個時候看到了，魯家很衰了，衰到什麼呢？「自大夫出」，魯國三家這時候，把國君不放在眼裏。三家分別掌握國家的政權，那就是自大夫出。三桓之家的子弟，從大夫出。「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大夫出禮樂的話，禮樂征伐，維持五世，五世要不失，那也太希少了。「陪臣執國命」，陪臣是在大夫之家裏面的家臣。這家臣不能說他禮樂征伐，沒有這個資格，所以講執國命，職掌國家的命令。「三世希不失矣」，頂多維持三世，三世再不失，也是太希少了。這怎麼講呢？孟仲、叔、季三家不聽魯君的命令，三家也用家臣。家臣後來也不聽孟仲、叔、季三家的命令。這家臣先陽虎，後面有〈陽貨〉篇，陽虎就是陪臣，他不聽三桓之家的命令。陽虎怎麼呢？陽虎到後來，他也是沒有好下場。這些都是在這一章書裏面講，就可以明瞭因果了。儒家沒有明顯的講因果，在這章經裏面，因果這個事情非常清

楚。儒家講的什麼呢？叫作「天道好還」，還就是再回過來，回報。天道，因果的道理就是天道，好還，有因必有果，你種了因，不想果，那有這個道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一定有，所以儒家意思講得很溫和，天道好還。天道好還，一定的，因果是一定有報應的，就從這一章經裏面看得清清楚楚。

後面講，「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的時候，這個政治不在大夫，不在卿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天下有道的時候，庶人是一般的民眾，不議是對於有道之君，找不出一個任何過失，無可非議，這叫不議，那就是非常完美。天下有道的時候，天子辦的事情，無論那一樁事情都是照顧天下民眾。天下民眾受到這個有道的天子，這樣替他們辦的這些事情，受了天子這個恩惠還不知道。

就像堯舜時代，堯帝到外面看看，遇到一個老人擊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帝的力量那有像我這樣。一般人就是自由自在的耕作，堯帝實際上作那些事情，讓民眾一切自由，所辦的政治都是對老百姓有用處、有好處，就像天空一樣。天空的空氣、大氣層來保護地上的萬

事萬物，我們在地上的萬事萬物、我們人類受用了，自己還不知道。所以孔子讚歎堯帝：「唯天唯大，唯堯則之。」所以在天下有道的時候，庶人不議，庶人不知道怎麼議法，那太完美了。受到有道之君，替他們辦的那些事情，都是為他、替他、讓他們能夠受用，他們在受用還不知道。就跟我們平常呼吸的空氣，任何人一時一刻、一分一秒鐘都離不開空氣。但是過去都不知道，空氣對於我們有這樣好處、有用處。一直到現在，人類科學把空氣污染了，才知道空氣重要了，過去人不知道。所以，天下有道，庶人不議，可以想想有道之君那個時候，一般人民是多麼好、多麼自由自在。有道之君只知道替老百姓造福利，而不干預老百姓的行動，讓他一切都是自由自在，那是有道的時候。問問現在，現代這些民主國家，你問問這些民主國家，那一個國家能夠作得到。作不到，為什麼呢？他們不明瞭禮樂，現在這些民主國家，沒有一個國家懂得音樂，而且它所作的都是違背音樂，違背禮樂。

所以這章經文，雪公過去在講的時候，他教我們學的人。他說，你們看看古人注解很多很多，都沒有講到重點。重點就是在那時候，孔子是魯國人，就以魯國的

那種狀況，也就代表當時各國的那種情況。講魯國從國君到卿大夫、到家臣，一代一代的，後面雪公就講，舉出這個事，很多事實確實如此。所以這樣看起來，我們要了解現在世界所謂這些民主國家，他們所作所為的，他們自己認為，他完全是最好的一種民主制度。實際上，它真是不民主。別的国家有別的国家制度，他認為別的国家沒有像他那樣，實行兩黨政治，他就認為不對，就要出兵來攻打人家，你這什麼民主。這還不算，最可怕的，現在一般人都要學他那樣，講民主、講人權，講人權，學生有學生的人權，老師要管教學生，學生就說你妨礙我的人權，所以衍生臺灣現在老師不敢管學生。學生在課堂裏面可以批評老師，可以罵老師，老師不敢出聲。老師一出聲、一講的話，現在大家知道，學校裏有什麼，叫作霸凌。霸凌是橫行霸道的那個霸，凌就是凌虐人家。霸凌原來是學生霸凌學生，現在學生霸凌老師了。你想想，這種風氣一形成的時候，你國家要不要教學、要不要教育，家長要不要教他的子弟。你就是順著那些學生，順著那些子弟，而那些學生、那些子弟他們都是惡習氣在那裏起作用。你順著那些惡習氣，一直順下去，把整個人類都變成畜生的社會、鬼道的社會了。再嚴重的話，就變成這些人將來都要下地獄，你看

嚴重不嚴重。而現在這些教育家，他都不知道，還是要遷就學生。但是我們明瞭這一個，我們自己有信心，我們不這樣學禮樂的話，別說我們學不到聖人，連作人的人格都沒有了，有這麼嚴重。現在我們都了解了，聖人的話，是千秋萬世的，只要有人類，聖人講的禮樂，都是用得上。絕對不要相信那些人講的，你講禮樂現在過時候了，現在不適用了，千萬不要聽他們這些話。我們學我們的，我們有信心學自己的，我們也有信心，對於與我們有緣的人，我們可以告訴他們，這還可以挽救一下。先決條件，就挽救一個人格，在人格這個基礎之上，再一步一步學作聖人。我們現在看，整個世界，能夠把它挽回來這一線之光，還是我們雪廬老人傳下來這種禮樂的教化。這章書大家好好的來研究，研究之後還要覺悟。覺悟之後，在座有這麼多人，將來要把它，從自己本身，然後發揚到外面去，看這將來世界還有希望。不然的話，那真是沒有希望了，我們必須有這信心發揚出去。

論語講要講記【季氏第十六】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請看六八一頁，「祿之去公室」，公室指的諸侯，去公室，那些諸侯不能作主了。就拿魯國來講，魯國君主、魯君現在不能作主了，都由三桓之家的卿大夫來分別掌握了。「五世」，魯君不能作主已經五世了。「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政權在三桓之家，由三桓之家掌握魯君的政權，已經有四代了，四世就是四代了。到了四代怎麼樣呢？下面的話，「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故是這個事情的結果。夫三桓之子孫，夫是語助詞，三桓之子孫，就是魯桓公的子孫。三桓之家就是魯桓公的，不是嫡系的子孫，嫡系子孫是魯桓公一代一代傳下去，這三家的子孫就是旁系的庶子。所以三桓之家這個子孫到現在微矣，微就是慢慢衰弱下去，怎麼衰弱呢？三桓之家所用的家臣都來掌握三桓之家的權力，這些家臣也不聽三桓之家子孫的命令了。這一章就是一報還一報，還是講因果。

這兩章有連帶關係的。政治，儘管現在一般人講的，現在這個政治。過去孔夫

子講這個道理，一直到後來，它都是非常有用的。要改善現在不合禮的這種，他們所講的民主、自由，講人權，必得要把這個禮樂弘揚出去，才能改善，這個禮樂就看得很明顯。因果，不管你現在人相信不相信，誰要違背這因果，他就要受到應該有的懲罰。這個懲罰不是別人給他懲罰，別人雖然在政治上，按照法律，他違背因果的事實，用法律來辦他，讓他坐監獄，那是花報，將來還有真正的果報，這個要明瞭。所以這個道理，你不管現在這些人不相信這個事實，他要違背這因果，將來就要受到事實的懲罰。懲罰是眼前所看到的，坐監獄等等，這還是花報，果報還在後頭，這樣研究起來，那非常嚴重的。我們如果存著悲天憫人的一種心懷，也就是要大家發發慈悲心，對於這些人，我們可憐他。我們現在講的話，他聽不進去，他也不相信，但是把這禮樂的教育、因果這個道理，把它弘揚出去讓他直接的受，或者間接的讓他們種種善根，後來還是會相信的。為什麼呢？人人都有真如本性，有這個真如本性，有適當的因緣給他一啟發，他還是能夠學好的，這是我們有信心的根據。所以研究這兩章經書的時候，大家好好發發慈悲心。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請看六八二頁，「益者三友」，「損者」也有「三友」。友這個字，中國的五倫教育、五倫這個道統，朋友是其中一倫，所以結交朋友要特別慎重。孔子在這裏講，教我們明瞭，交朋友要知道，什麼是益友，什麼是損友。益是對於我們學著作人、學道，都有益處。損友，對於我們在世間學作人、學辦事情，出世間要學作聖人、學道，都是有損的。所以儒家的學問，它就是從事實上說出來，指導學的人這樣作，你就能學為聖人；不這樣作，就不能學作聖人。它完全是在行為上來指導，這是非常可貴。

我們現在就看，「友直」，直是正直，你無論求學、無論辦事情，學道那更不必說，都要正直。什麼正直，一切都要公正無私，不要完全為自己，都要無私，跟人家相處，跟人家辦事，也都要把這私心放在一邊，求其公正，這就是直。直這個字，你看看，十目加上一個隱字，十目，上面是個十，中間一個眼目的目，那個一橫原

來是個隱藏的隱字。十個人看起來，你心裏所想的、所作的事情，沒辦法隱藏，了解這道理，那就一切都要坦白，這叫直。直就是心裏跟外面的言行，都要一致的，不能夠口是心非，要心口如一，行動跟心裏所想的也是一致，這叫直。

「友諒」，諒這個字有多種講法，諒有的把它解釋為有信用的信字來講。雪公講，它跟友直的直字意義相近，直是講究真實，直心，信也是信實，實實在在，這兩個意思有一點相混。所以雪公就講，選擇一種講法，這個諒當作寬恕講，待人寬厚有恕道，遇見什麼問題，都能夠饒恕人家。所以這個友諒，你交的這個朋友，他不但對於你、對於他人也都能夠寬恕，這叫友諒。

「友多聞」，多聞好，多聞，他能知道世間的事情很多，遇到什麼問題，他可以根據多方面的訊息、資源，他可以作正確的判斷。所以我們處在現在，遇到任何一個問題，只知道表面的，背面的、上下左右的不知道，你想解決的辦法，這個辦法就想不出來，那就是不得它的真相。你要能夠多聞，多方面知道那些事情，一件事情，有它的背後、它的背景如何，它的上下左右都了解，你想解決的話，自然就

有正確的辦法想得出來。所以多聞，你交的這個朋友，見多識廣，他知道的很多，這個朋友有用、有益。所以，這個友直、友諒、友多聞，這三種朋友都是有益處的，這個益處是幫助我們在世間辦事情、跟人家相處、學聖人都有益處。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便辟」，就是非常會說話，說話說得非常巧妙。他能夠把不合道理的事情，說得頭頭是道，讓你很容易相信他所講的話，這叫便辟。「善柔」，用一種柔軟的態度來對人，柔軟的態度是什麼呢？拿笑臉來迎接人家，逢人就是表現一種微笑，這種微笑不是真正發自內心。真正發自內心，比如說，與朋友之間談話，或者自己研究學問，研究到很有興趣的時候，會心一笑，那個微笑是好的。這裏講的善柔那種微笑，不是出自內心喜悅的微笑，只是想贏得人家好感，想巴結人家，這種微笑這是虛假的。那就是《論語》前面講「巧言令色」，這是要不得，這種朋友喪失人格的。「便佞」，便佞是什麼呢？什麼事情依照他所講的，別人對，他說別人不對；他自己明明是不合理的事情，他認為很合理，在辯論之中處處跟人家強詞奪理。強詞是什麼呢？只有他在說，不讓人家說；只是他說的有道理，

別人說的，在他來講一概否認，認為沒有道理，這種強詞奪理的人，就是便佞。這種朋友有損的，有損人格、有損脩道。

孔夫子在這裏，把有益的三種友、有損的三種友，讓我們了解，了解之後，在結交朋友的時候要慎重選擇。這樣看起來，在今日之下你交朋友，現在人所講的交朋友跟古人不同。古人交了朋友，不交則已，交了朋友，就是五倫之中的其中一倫。交朋友的時候，朋友有通財的義務。朋友如果受人家的殺害，自己要替朋友來報仇，報仇不了，自己賠上性命也在所不辭。但是按照禮上面講，「父母在，不許友以死」，父母還在世的時候，不允許為朋友來犧牲生命。為什麼呢？在五倫之中，父母更重要。除了父母在，不許友以死，其餘的話，是朋友，遭遇災難了，作朋友的人，就應該替他申冤，替他報復仇人。現在講，報復仇人怎麼樣呢？不能說，那個人把朋友殺了，我就去把那個殺害的兇手也把他殺掉吧。不是這樣，可以想辦法讓國家的法律來治理他。國家法律有時候還有冤獄，你要想辦法使國家的法律要秉公來處理，這是作朋友應盡的義務。所以現在交朋友要慎重，我們在交的時候，要選擇益

者，不要選擇那個有損的人。但是這裏要注意，這是結交朋友，與君子儒來弘揚學術那又不同。弘揚學術，你不管任何人來向你求教的時候，不管任何人來向你來討論問題的時候，你都要誠誠懇懇的把這道理介紹給他，那是弘揚文化，跟這個不同。交朋友就不能那個樣子，就要有所選擇。實行教化的時候，就要學孔子：有教無類，這要分清楚。

論語講要講記【季氏第十六】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請看六八四頁，這還是跟前面講損友、益友，前面講原則性的，那一種是損友，那一種是益友，這裏更具體的講。我們無論交朋友，無論自己求學，都要了解這些事情。「益者三樂」，樂就是好樂，有三種好。三種好的時候，這一章專門是講事情的。前面講人、講交朋友來講，這是講事情。

「樂節禮樂」，首先就講益者三樂。三樂的時候，首先好學禮樂。禮樂，講節，節禮樂，禮樂雖好，但是要有所節制。有所節制，是什麼節，就是《中庸》裏面所講的：「發而皆中節」。禮樂，前面講過了，都是出乎人的本性。一般人學禮樂，怎麼學法子呢？禮樂既然是出乎本性的話，它一切都好，但是喜怒哀樂這個情緒，《中庸》裏面講「喜怒哀樂」，在《禮記》〈禮運〉裏面講七種，「喜怒哀懼愛惡欲」。七種還是簡單的講，人的情，說情感也好，說情緒也好，這都是情。這個情是從無明來的，不認識自己本性，而起迷惑，迷惑就是無明，然後才有這些情。這個情，它

不是獨立的，它跟這個本性混合在一起，也就是它污染了本性，這就是情，情之中就有性。學禮樂的時候，就要有所節，節什麼呢？就要知道情。一個人感情用事，一個人遇見任何事情就情緒化，這是不對的。應該怎麼呢？要起理性作用，一切的言語、行為都要出乎理性，這叫作節。對於非理性的那個情，要加以節制。節制的那個情就是煩惱、各種迷惑，節制的情就是把煩惱伏下去，讓它不要起現行。這樣把煩惱、各種迷惑都把它伏下去，不讓它起現行的話，這就是節，節制那個情。節制情的時候，理性就容易引發出來，這叫好節禮樂。能夠好學禮樂，就從能夠節制這種情方面下手，這是有益的事情。能夠節制情的話，就能引發本性，本性一發出來，那好了，一切人都有生老病死問題，本性一出現，那個生老病死問題，就解決了，本性上那有生老病死。所以從這方面想，樂節禮樂，非常重要。

「樂道人之善」，道是引導。引導人之善，之善就當到字講，引導人作那些善事，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有益的事情。我們現在看看周圍的那些人，佛經裏面講得很清楚，那一個眾生都有見思惑，有見思惑就稱不上是善人，包括我們自己在內，

我們也有見思惑。但是很幸運的，我們學了禮樂，我們知道自己怎麼樣改善，怎麼樣把見思惑能夠破除。自己要破除見思惑，首先就是要從前面講的，要節禮樂。自己能夠節，作任何事情都要從理性上來出發。我們自己這樣作，來引導他人也是這麼來學習，這是引導人向善。雖然見思惑都是惡性的，但是這樣節禮樂的話，就能把不善的隱伏下去，讓它善的事情起作用，就是能夠引導人家來向善的這方面學習。那些惡人，你引導他向善，他會學嗎，基本的道理，就算無論任何人，他該作的事情將來下地獄的這種人，他也有本性，你要憑著你的智慧啟發他的本性，他還是能夠受到你的感化。因為善，善當然不是本性，但是由本性起的作用。本性談不上善惡，但是本性起來的作用，有善，就是善的，樂道人之善，這是有益的事情。

「樂多賢友」，這很明白了。賢，賢是在品德上面都很好，你交朋友，交這個賢能的友，品德好的友人，愈交得多愈好，好多賢友這樁事情，是有益。

下面再講損者三樂，「樂驕樂」，驕是驕傲，驕樂是什麼呢？以驕傲為快樂。驕傲為快樂，不但在孔夫子那個時候，到現在更厲害了。大家聽聽看，無論在那一界

的人，遇到自己作某一種自己感覺得很得意的事情，就說：值得驕傲。在世間讀了一些書，自己感覺得學問比人家多，或者會寫幾篇的白話文章。就像這幾天，那些學校裏請這樣一個寫文章的人，到他學校裏去演講，這種人他就是驕傲。他認為他寫出這幾篇文章出來，就是傲視一切，這種人就是以驕傲為樂。他一切看不起人家，自己是驕傲自大，以這個為快樂。這章孔夫子教我們自己，看到別人就看看自己。我們不要有這種驕傲，我們要學謙虛。這是樂驕樂，以驕為樂的時候，這一種不能學、不能好，這是有損的。

「樂佚遊」，佚遊是什麼呢，這個包含很多。佚是放佚，一切不守規範，我們在社會上，要是不遵守規範，也就是不遵守這個禮，一切都亂了。比如說，我們日常，什麼時候出門作事情，什麼時候回家。古時候農業社會，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出入都有定時候。現代上班，也有上班的時間，下班也有回家的時間。就是到外面郊遊的話，也有一定的時間。這個佚遊是放佚的，出入沒有時間的一個約束，不遵守時間這個程序，這就亂了，這個有損。尤其現在，一上網路把時間就忘記了，

他時間觀念沒有了，這就是佚遊。

「樂宴樂」，宴是宴會，朋友之間互相邀請來聚會。大家朋友，在閒暇的時候，也就是在工作之外，大家就是朋友來互相邀宴，互相宴會、吃吃飯。就在這個宴會之中，要知道，宴樂不能滯留太久。在宴會也有一定的時候，要在宴會時留得太久，那個作主人的，就感覺得很疲倦。古時候宴會，多半是在自己家裏面，家裏面最好的是主婦親手作這個菜，這是對於朋友是最尊敬的一種招待。那麼你要去到朋友家作客，受了這樣最尊重的招待，你要知道，朋友、包括主人、朋友的夫人忙得很，你作客的話，聚會時間到了，應該回去就應該回去，不可以久留。所以過去一般知道這道理的人都知道：客去主人安，客人離開了，主人這才能夠安下來；客人不去，主人一直要在那裏來招待客人。因此作客人的時候，要替主人想一想，不能讓主人那樣疲勞，所以不可以久留在宴會上。如果是樂宴樂，假如從白天到夜晚，夜晚一直到通宵，那個主人還受得了嗎？自己也受不了，自己不分晝夜在那裏宴樂的話，身體也受到傷害，所以這是損矣。

所以孔夫子把這三種有益的事情，三種有損的事情，有益的事情可以好，有損的事情不可以好，很清楚的把它說出來。我們日常求學、作事就要這樣學。那些有傷害自己身體，也對人家有傷害的話，千萬不能夠那樣行，千萬不可以那樣學習。要學也是要學這三益。能夠這樣學，你在人世間，跟朋友來往，你是個受歡迎的朋友，你就是跟社會一般人來往，以這種作人之道來待人接物，也是處處受人家歡迎。把這個結合在脩道方面，那你脩道很快，就能很正確的、很穩定的一步一步學作聖人。孔夫子的學問、教育，我們今日之下，要想學道、想學作人的話，必須按照孔聖人講的道理來學。對於世間那些，包括那些有名的人，他在政治界也好、在學術界也好、在財富方面也好，他們講的話，如果與這個相合的話，我們就相信他。如果說的話與這個相反的話，我們不管他的地位多麼高，我們不要學他們。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請看《論語講要》六八六頁，孔子說，「侍於君子有三愆」，侍於君子，就是來侍候君子，這個侍就是侍候的意思，實際上就是見到君子，跟君子談話，或者陪伴君子，都叫作侍。君子是古時候，士、農、工商這個士人、是讀書人。一個讀書人，而且他有很好的品德，這叫作君子。侍奉君子的時候有三愆，愆是過失。

有那三種過失呢？「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未及之，就是君子沒有問，而侍奉君子的人就說了，那叫躁，這個人很躁。所謂躁是這種人心裏很浮躁。君子包括長者，比他年齡長的，都算是在內的。所以無論在家庭、在社會上，遇到君子，包括長輩，有問他，他才能答復，沒有問他，不要搶著講話，這是一種。

再呢，「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言及之，長者要問，問他什麼事情，現在已經問了，他就應該講出來。問了之後，還不說出來，所謂不說出來，就是吞吞吐吐的，

不能夠很明白的說出來，這就是不言。長者既問的話，你很誠懇的把事情說出來，說得不明不白的、吞吞吐吐的，就等於是對事情有所隱瞞的，這個對於長者不恭敬，對於君子也是不恭敬，也是失禮。

「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未見顏色，什麼顏色呢？他侍奉君子、或者侍奉一般長者，未見君子的顏色，顏色就是君子的面貌。那就是說，侍奉君子，跟君子說話的時候，要看君子的顏色。一般人說話，除了用言語表達以外，還有那些面貌，身體用手作手勢，這個都是幫助言語。所以純粹用言語的話，那是不夠的。一般說話不能像講經那樣的，講經不能夠手舞足蹈的，不能夠有太過的動作，表情動作不能太多。一般演講的時候，或者私人談話的時候，他可以用手，尤其經常可以用的話，用面貌，幫助他表達、表現出來。作一個侍者，跟君子講話，除了聽他的言語，還要觀察他的顏色。那就是看他的表情怎麼表達的，這樣才能夠把對方要表達的意思，完全看得出來。如果跟君子談話的時候，不看君子的面貌，或者其他表達的一種儀態，那叫什麼呢？如瞽。「瞽」是什麼？瞽是眼睛瞎了，眼睛瞎了就看不到人，

那就是如瞽。再一轉，那個瞎子看不見，他眼睛瞎的時候，那沒有辦法了。你這個侍者，你這樣對待長者，對待君子的話，等於瞎子，你有眼看不見人，就是你目中無人，這就是大失禮了。

所以這有三愆，這三愆就是三種過失，講的都是失禮的事情。孔子把侍奉君子有這三種過失說出來，就教學者避免。我們不侍候長者、君子則已，既是侍候的話，一定要避免這三種過失，孔子最注重是學禮，學禮就是要學作君子、學作聖人，這種過失要改，要避免。

雪公講了這一章之後，他再加上幾句，經文裏面是講對君子，他老人家的看法，不但對於君子，我們對於任何人說話，都要這樣學，對於一般人，就是跟平等的人，不要一見面就是自己的話說不完，這是躁，太躁了；或者是跟人家說話，自己有所保留，這也是不很誠懇，待人不誠懇；至於說話眼睛不看對方，這也不對，眼睛不看對方，就表示，這話說得敷衍對方，所以古時候講「往顧左右而言他」，往顧左右，看看別人，說別的事情，這更是失禮。所以雪公在講這一章書，就是說，我們

論語講要講記【季氏第十六】

對任何人都要這樣避免這三愆。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請看六八七頁，這三種戒條，「君子有三戒」，是個君子、讀書人，尤其是要學道的人，凡是要成為君子，一定要守住這三種戒。反過來講，沒有這三種戒的話，跟君子相對的，那是小人。因此，凡是要想學君子，古時候聖人教育都是教我們學君子。所以見賢思齊，見到賢者，我們就要想著向他看齊，就是向他學。凡是要想學君子的話，就要有這個三戒。這三戒分三個時期，第一，「少之時」，在年少的時候，年少，在每個時代，沒有一定講在那一個年齡叫作少。不過呢，一般的說，未成年都叫作少。未成年，過去滿二十歲才是成年，未滿二十歲就是少年。在這個年齡的時候，就稱為少年。血氣未定，血是血，氣是氣，不能把它講成一樁事情。「血氣未定」，氣是屬於陽的，陽氣；血也是氣，屬於陰的，陰氣在人的身體以內，它就凝結成為血。陽氣它是很輕的，它是沒有形狀，屬於一種行動的那種能力。這在古書裏面常常講，「氣之清輕」，氣之既清爽又是很輕微，「上浮者為天」，就是陽氣

往上浮的，就叫作天，古人是這個講法。「氣之重濁」，這個氣是重的，重與輕是相對的，氣是很重，濁是混濁，與這個清又是相對的。「氣之重濁下凝者為地」，往下凝住，凝住成為大地。古人把這個陰陽二氣，陽氣往上浮成為天，陰氣往下凝聚成為大地，古人是這個講法。在我們人的身體以內，氣是指一種氣流，它沒有形相。血它就是有形的，可以看得見。雖然講是這樣講，陰陽二氣渾然是一體。在年少的時候，陽氣、陰氣都還沒有充滿，未定。定是完全充足了、飽滿了，這叫定。年少的時候，換句話說，還沒有到二十歲這個時候，他這個血氣還沒有充足，就是未定。這個時候應該要戒色，色是色欲，在佛法講，叫作淫欲。這淫欲為什麼要戒呢？一個少年他這個血氣都還沒有充足的話，一有了色欲，他就消耗了這個身體的血氣，對於他的身體健康傷害得很大，這時候要「戒之在色」。因此在古時候講禮，男女結婚的時候，在年齡上面來講，男子三十而娶，男子三十歲才娶、結婚。女子二十而嫁，女子要到二十歲才能出嫁。為什麼有這一條規定呢，就是有戒之在色的用意，這是少之時。

這一條就不必多講其他的，各位可以看一看，現在少之時不戒色多得很。古時候有聖人教育，還教人學著要戒；現在不但不戒，而且很提倡。怎麼提倡呢？就是有一位教授，他提倡性教育。性教育一提倡開來，好了，現在國民小學裏面，色欲就開放，從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往上，那不必說了，一切開放。這一切開放，想想看，很多小孩子生下來，就把他丟掉。有一些丟到醫院的門口，有的丟到廁所裏面去，這個造的罪業太大了。何況在國小開放色戒之後，男子、女子血氣未定，但未定，血氣還在少之又少的時候，你看對他未來傷害太大了。所以提倡性教育的這個人，我在這裏講，我就替他可憐，他將來必然要墮地獄的，不了解道理，不知道這個，將來可悲。戒之在色，是在少年一定要戒的。

第二呢，「及其壯也」，到了壯年，壯年是成年之後，成年之後剛剛二十歲，還是不夠的，到三十歲，三十時氣血是滿了。到二十歲以後，成年是成年，孔子在這裏講「血氣方剛」，方是剛剛，正是剛強，下面的剛字是剛強，就是血氣盛了。這個時候戒之在鬥，跟人家鬥氣、打鬥，這叫作鬥。言語之間，跟人家吵架，用行動

跟人家打架，甚至於再進一步的互相殺害，這叫作鬥。這個鬥，為什麼在血氣方剛的時候要戒呢？一個人在血氣剛強的時候，他這個氣很盛，就在很盛的這個血氣時，容易發生暴力的行為，這個時候要避免，就是「戒之在鬥」。在壯年氣盛的時，動不動就跟人家鬥爭，所以在壯之時要戒。不戒，逞一時之氣，造成的後果是很不堪設想的。不是把人家打死了、打傷了，就是被對方打死，或者打傷，後果是很嚴重的。不過這是對私人講的。國家要是徵兵之鬥，國家徵兵、就是當兵的時候，這一條就不能這樣講了。在國家當兵的話，就要到戰場上，不能戒，就是要跟敵人來鬥。

「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到了老年的時候，血氣衰了。一個男子，五十叫作艾，五十歲的時候，漸漸要衰了。六十歲以後，那就更顯得漸漸老了，到七十歲，更是成為老者。古人常常講「人生七十古來稀」，一個人能夠活到七十歲，古時都很稀少。這樣之後，及其老也，到了年老的時候，六、七十歲的時候，要怎麼呢？要看看自己，血氣既衰，一切都衰了，衰之後，比如說，現在看看，有些老

年人，他衰老的現象怎麼呢？身體都在退化，你說他有什麼病嗎，說起來，沒有什麼病。到醫院檢查，那裏有什麼病呢。但是他的身體各部門都在退化。在一切都退化的時候，他還要想，我還要在公家作事情。好在現在公家有年齡限制，公務員到六十五歲要退休。學校裏當老師，也配合這樣，六十五歲要退休。不退休，身體就不許可，辦不到。不但在老年，就是在壯年的時候，勞動得太過分，那也很危險。比如說這幾天，臺大醫院有位有權威的一個醫師，就因為操勞太過分了，所以在家裏突然，叫作猝死，猝死就是突然死了，事先一點徵候都沒有。這就是他們專家的研究，就是平常操勞太過了。所以我們一個人，不但到老年的時候，要戒之在得。就在平常，我們年紀好像還是年輕身強力壯，身強力壯者也要作息，一切都不要太過了。太過了，都不好，何況在老年，所以在老年的時候，要戒什麼，戒之在得。「得」含意很廣，一切想要貪求，說一個最簡單的話，一切放不下。他對於世間的一切事情，他還想要作，一直作下去。現在雖然公家，它有年齡限制。在私人團體裏面，它沒有年齡限制，坐上董事長，或者是董事長裏面重要的幹部，它沒有年齡限制，他就是一直在作。忘記身體這種血氣既衰，他不考慮，結果往往應該還可多

活幾年，這樣過分的得，不戒這個得，他可能會縮短他在人世間的生命。這個得就是廣泛起來，就是到年老的時候，他對於事業，對於一切一切都放不下，都還想繼續在那裏來用心力，用體力。這個得，要不得，孔子講要戒。這還是在生理這方面，在心理上面更要戒。心理方面，他雖然到年紀老的話，不要工作了。不工作，他心裏對於世間事情，他還是在那裏操心、勞苦，這個都是得。所以古人明白這個道理，了解孔夫子講的話，古時候作官，好像沒有年齡限制。但是讀書明理的人，他到六十歲，到五十歲就要慢慢準備了。到了六十歲，那就是把事情慢慢得要準備交代了，交代給別人，自己不要想著永久在這個位子上。作事業團體，到了這個年齡，也要把這個事業交代後人，都是要戒之在得。在心理方面不戒就是貪得，貪是煩惱最重的一個惑。所以到老年，這個貪還不能夠戒的話，那好，這個人別說世間的事情，他也是在那貪，放不下。根本，這種人他學道也學不好。學道最重要的要破見思惑，見思惑就是貪瞋癡慢疑這些根本的在這裏，所以戒之在得。你往深處這麼一研究，那都是愈研究，愈是對我們學聖人，在行為上面，脩行入門的工夫上有幫助。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請看六八九頁，這章書有兩段，前面一段，到「畏聖人之言」為止，那是講君子三畏。後一段，「小人不知天命」到「侮聖人之言」，這是後面一段。這兩段是拿君子與小人對比來講。

「三畏」是什麼，畏是畏懼，是恐懼的意思。「君子」是個求學而有道德的人，也包括在位的人，在位就是古時候，或者在天子朝廷裏面，有的是在國君的朝廷裏面，也稱呼君子。君子有三種畏，一個是「畏天命」。天命是什麼呢？《尚書》〈伊訓〉篇裏面講，伊就是伊尹的那個伊，訓就是訓辭的訓。〈伊訓〉篇裏面講「惟上帝不常」，上帝就是指的天，上帝不常，不常是無常，怎麼樣不常呢？「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作善的事情，上帝就降給他百祥，什麼事情都吉祥，作不善的事情，上帝就降給他什麼事情都不好，百殃，這是《書經》裏面講的。再講到《易經》的〈坤文言〉裏面講，坤卦〈文言傳〉，這也是孔夫子寫的，他說：「積

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要是配合音韻來讀的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這是就多人來講的。前面是就個人來講的。前面講個人，就指的作為人君來講的，你人君作得好，作人君，人君古時叫天子，上帝的兒子，上帝派你這個天子，就是派他的兒子來治國平天下。你作那些不善，你不要認為：我是上帝的兒子，我作善、作不善，天下都要聽我的。天下聽你的，是不錯，上帝他是無常的，他就看你，看他派下來這個兒子作善作不善。作善，他就繼續叫他這個兒子、你這個天子繼續作下去。要是作不善的時候，馬上，他把這個不好的兒子換掉，派另外一個兒子來，這叫無常。這是對古時候作天子、作君主來講的。後面《易經》裏面講，積善之家是就多人來講。這個家庭它是積善，家庭當然以家長為主，家長帶著家人、這一家之人都作善，必有餘慶。餘慶，印光祖師就解釋過了，餘慶、餘殃，這是對後代子孫來講的。你這個家長率領這家裏的人作了善事，一定是有福報的，除了這個家長作了善事，到後來，他的子孫也享受他這個福報，子孫享受這個福報，叫餘慶。他的家長作的善事是主，主要是他本人得到這個福報。所以餘慶、餘殃是對後代他的子孫來講，祖師解釋得非常清楚。這一切講什麼呢，

都是講因果，有因必有果。有因必有果，在古時候儒家都是這個講法。它雖然不講因果這個名詞，它講天道好還。天道，就是上天它這個道好還，好還就是報應，就是因果報應。所以，宋儒他不講因果，也不講天道好還，他講這個天命是自然。天命是自然之道，你講自然，叫人家脩道怎麼脩法。所以宋儒，你看宋儒的注解，愈看愈不明白。因為宋儒他是跟著韓愈、歐陽脩這些人來學闢佛。他反對佛家這個學術，所以他避免講因果。他不知道因果，你講固然是因果在，你不講它，因果還是在這裏。犯了戒，犯了殺盜淫妄這個性戒。所謂性戒就是說，不管你這個人是受戒、不受戒，只要犯了這個殺盜淫妄的事，都是犯罪的，都是要墮落三途的。所以宋儒他避免講因果，他講他的，我們不要跟他學，因果確實是絲毫不爽。畏天命就是畏因果，上帝就是因果。

「畏大人」，大人是什麼呢？大人是在位的人，在位的人他要秉天命來行仁政，你不能違背他，違背他，就有災難。再呢，「畏聖人之言」，聖人之言都是教人學聖人，都是教人學道。違背聖人之言那就是一定有災難。聖人教人家學仁義道德，不

怕聖人之言的話，違背這個聖人之言，那就作這些與仁義道德相反的。聖人講仁慈，你不畏聖人之言，就不講仁慈。處處就跟現在一樣，霸凌，就欺負弱小，這個是有災難的，所以君子要畏大人，要畏聖人之言。

這個三畏是凡是要想學君子，都必須知所畏懼。天命固然要畏，因果是絲毫不爽；大人，無論是古今中外，在位的，他有他的公權力，有他的權力在那裏。你要是違背他的權力的話，他就能夠加以國法對治。說得簡單明瞭的話，那就是犯法。犯法的話，受到制裁是很嚴重，所以要畏大人，這是在位的人來講。另一種講法，大人他是要執行天命，畏大人也是等於要畏因果；畏聖人之言，聖人之言更須要畏，這在民國以來，侮聖人之言，不畏聖人之言，下面有講到，那都是無知妄作的人。凡是學《論語》、學孔子之道的話，都要畏聖人之言，畏聖人之言才能學聖人。

下面小人跟這相反，「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這個大人與聖言，兩者都是跟天命來的。天命是總，分開來講是大人與聖言。小人不知道，他既不知道天命是可畏的，他作了很多罪業，造了很多罪業，國家用法律來制裁他，他還不服氣。就算

他受到國家法律制裁的話，這是花報，果報還在他死了之後要墮落到三途，他還不知道。所以不知道天命，就不知道因果，不知道因果，他才敢造那些殺人放火的事情。所以不知道天命，就是不畏天命，既不畏天命的話，大人，他也不怕，聖言，他更不怕，大人是在位的人，他都反抗國家的法律，聖人的話，他更不害怕。所以後面一段講，小人不知天命，他不知道天命，他就不怕天命，也就是不怕因果。不怕因果，不畏天命，怎麼樣呢？「狎大人，侮聖人之言。」狎是當親近來講，狎這個字它是中性的，用在好處，跟某人親近，比如說，親近善知識，親近善知識要對善知識尊敬。他這裏講狎大人，想辦法要親近大人但不尊敬。這個狎字，親近是親近，而不尊敬大人。或者是用種種方法來欺騙大人，陽奉陰違。這種人自古到現在很多，在大人身邊那些小人，那很多。他是親近大人，可是他不要把大人放在他眼裏。表面上，是處處討好大人，實際上，就是為自己，得到自己想得到的利益，這叫狎大人。普通人狎不到大人，比如說現在，在民主國家來講，你想親近總統，也不那麼容易，所以大多是身邊的人，古時候那些小人，在君主左右的小人，他就是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就是侮辱聖人之言，特別在民國以來這個時代，把孔夫子的話

曲解了。往往在《論語》裏面，找一些孔子的話，用戲劇把它演出來，來侮辱孔子。比如說，子見南子，在民國初年的時候，他們這些人把這一句話來演成戲劇，來醜化孔夫子，這就是侮聖人之言。類似這個侮聖人之言很多，這是小人。小人在這裏，孔子講得很溫和，只是講不畏天命而已，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只講到這裏為止。

我們研究的時候，這種小人的行為，什麼都不畏，因果也不害怕；大人，也不害怕。大人，國家制定的法律，他都不怕；聖人言語，他也不怕，他處處還侮辱聖人的言語。這種人，孔夫子那時候，講是這樣講，這樣的人少。而愈到後來這種小人愈多。這種小人愈多，就把我們的人世間，從人道拉到三途裏面去，這個非常嚴重。聖人講的話很平和，我們研究起來，這些小人他們要把人世間拉到三途裏面去，我們每個人都受害。眼前的例子，那一天沒有看到殺盜淫妄的事情。殺盜，古人只講到殺普通人，而到現在，殺父母、殺祖父母，父母也殺兒女，倫常這種悲劇，一天比一天要嚴重。這個見得多了，你看看，這個世間還是人的世間嗎？我們學聖人，學孔夫子，愈是見到這些事情，見到這種人，我們不能恨那些人。那些人怎麼來的

呢？前面我講的，在學校裏面，國小的小女生，她都懷孕了，隨便丟棄這個嬰兒。我們能夠忍心來責備這個小女生嗎？你要找出它的元兇在那裏，元兇就是那位教授提倡性教育。除了這個以外，在國外最初的時候，講究那個同性戀，同性戀以後，才有愛滋病。為什麼同性戀有愛滋病呢？愛滋病就是兩性不正常，兩性不正常推到最根本的意思，就是陰陽二氣不正常。陰陽二氣不正常，它才發生這種病，無可救藥的，沒有藥可以治。要治的話，還要找出它根本的問題在那裏，要把陰陽二氣調理好了，才沒有那種病。有那種病，那是得到惡的果，因，他不知道。所以，遇到這些造業的人，現在遇到那些有愛滋病的人，我們也不忍心責怪他。因為這些愛滋病，最早的愛滋病就是同性戀，是陰陽二氣不調和，他不知道。然後再互相傳染，傳染到非同性戀的人，他也受感染了，你看，受害的人多少。所以你要遇到這些人，我們要拿悲憫心來看待他們，要幫助他們找出原因來。原因找出來，自己可以防備、防範罪惡的果報，也可以幫助別人預防，這些惡業所應得的果報。重要的，我們對於這些人、這些造罪業的事情，我們要拿憐憫心，來把這個道理講明白，讓他們了解。所以這個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你要好好研究的話，在今日之下，覺得這些小

人太多了。小人太多，孔子在這裏講，主要的用意，是教我們學君子之道的人，一方面要畏天命、大人、聖人之言，一方面不要學小人。不但自己不要學小人，而且要想辦法，把小人無知無識那種思想行為，他未來要得什麼樣的果報，我們要講清楚，要教育那些小人。教育小人，現在大家講這些霸凌事件，你要找出霸凌事件根源在那裏？這霸凌事件，霸凌這兩個字是英文，按照英文的音翻譯過來叫霸凌。在英文裏面就是以大欺小，以強凌弱，它是這個意思。所以，到臺灣來了，演成校園裏面霸凌事件，找出它的根源來。原來是西方的這種事件，我們起碼要找出根源，它那一套，我們不能學它。這一章孔子教我們要學君子、要知道小人，明瞭小人，才不會跟現代那些講究迎合世界、時代的潮流，現在世界潮流就是殺盜淫妄的世界潮流，了解這個之後，才不隨波逐流，才不同流合污，我們這才能夠學君子，進一步學聖人，孔子講這章，這個經意是在此。

這章經書，雪公在講的時候，舉荀子那個時代，孟子、荀子時代都是在戰國時候，孟子講性善，荀子講性惡。荀子教的學生，有商鞅。到後來有三個人，商鞅、

韓非、李斯都是荀子的學生。結果他們都講法、法家，這個法家從好的方面來講，它主持公正，不好的這方面講，這個法家是刻薄寡恩。所以他們這三個人，後來造的罪業不少，天下人受他的禍害也很深。雪公當時講這章經的時候，就舉出荀子的性惡說。那是在動機、幾微之間，發動惡心。惡心剛發動，到後來影響就那麼深遠，禍害後代人。那個時候，他雖然禍害還沒有到現在，就連我們雪公老師在講經的時候，到現在也有幾十年了。他老人家假如有看到臺灣現在這個狀況，我們雪公老師也不知道怎麼樣感嘆。所以看看這個時代，一天一天的往下惡化下去。愈在這個時候，我們愈是，人家在侮聖人之言的時候，我們就要尊重聖人之言，我們就學聖人之言，有信心的學聖人之言。這章書要一層一層往下面研究，必須要自行化他，自己要這樣學，也要勸化他人，也這樣學，才能夠把世間這種罪惡，可以稍微叫它惡化得緩和一點。

論語講要講記【季氏第十六】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請看六九二頁，這一章，孔子把人分成幾個等次，一是生而知之，一是學而知之，再就是困而學之。「生而知之」，這個人生來就知道很多道理，很多事情。這種人，「上也」，就是上等有智慧的人。就佛法來講，就是上等根器的人。「學而知之者，次也。」學而知之，他不是生來知得的，他是學來的。這種人也不錯，他一學就知道，領悟的能力也好，記性也好。我們一般人學著學著，過一個時期就忘記了，記不得了，記不得的話，那還脩行什麼呢？所以，佛家講受戒的話，他要定期誦戒，就是不要忘記。儒家講禮，禮就是戒。學了禮，要把禮能記得住。除了記得住禮，還要悟。一層一層把禮的道理，要能覺悟。悟這個禮，用世間的這些禮，禮尚往來這些形式，就是禮數，更重要的是禮的根本，都要悟。生而知之，不必說，他是上等根機。學而知之，他能夠悟，又能夠記得住，這是次一等的。「困而學之」，再次一等的，同樣的學，他領悟的能力、記性，比不上那個學而知之的人，他要在很困

苦之中來學習。他聰明比不上前面學而知之，可是他能夠下苦工夫來學。就像孔子的弟子，顏回、子貢都是聰明人。曾子，孔子認為他不很聰明。曾子怎麼樣呢？他是困而學之。在《上論》裏面講，曾子，「吾日三省吾身」，時時反省自己。在孔子那裏學來的，他自己能不能夠作得到，作到什麼程度，拿三樁事情來反省自己，他這就是困而學之。結果怎麼樣呢？結果孔子的這個道，一以貫之，他能夠貫起來。怎麼貫呢？他能夠覺悟，就從恕道開始學，就從恕道開始學，一直學，學到出世間法。學聖人，就從恕道開始學，學到圓滿就成為聖人，這就是一以貫之。這個一以貫之，別人還不了解。就拿宋朝蘇東坡，蘇東坡也還不了解。可想而知，曾子的成就，他是困而知之的。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到了真正知道的時候，都是同等的。我們現在不怕自己的學習能力，比不上生而知之，也比不上學而知之，但是只要我們像曾子那樣，困而知之，求到的學問，跟生而知之一樣的。最怕的是自己的領悟能力也好，記性也好，自己驕傲了，自滿了，不肯困而學之，不肯學，這個不行，這個沒有成就。

下面講，「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困而不學，這個天資很魯鈍，就像曾子那樣，「參也魯」，魯鈍，就佛法裏面講，鈍根。既是鈍根，要肯學，那當然可以。鈍根而不學，困而不學，這個孔夫子看，民斯為下矣。為什麼叫民呢？民這個字要注意，古時候的學術，在位的人，天子、諸侯，他的子弟都要學。繼承天子的人、那個太子，繼承國君的人，他的長子，必然要學，一定要學。就不是繼承天子這個地位的人，或者不是繼承國君那個繼承人，他的庶子，他一般的兒子，也要學。但是，民是指一般的人民，人民要不要學，由他自己。在孔子以前，教育是貴族教育，天子、諸侯、卿大夫，他們的子弟都要受教育，這是貴族教育。到了孔夫子的時候，他把教育開放為平民教育，一般人都可以受教育，所以孔子叫有教無類。在有教無類這種教育普及的時候，一般民眾他願意學，當然好；他不願意學，國家也不干涉他。所以這講民斯為下矣，既是天資很鈍，根器鈍，他又不想學，像這種民眾就是比那個困而學之又下了，不是孔夫子不教他，而是他不願意來學，那就沒辦法了。

這章書教我們了解，重要的是，我們都不是生而知之。孔夫子聖人，他是生而

知之，但是他自己還不承認。孔子講，「我非生而知之者」，我不是生而知之的，為什麼呢？「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還是講自己學來的。其實，孔夫子是生而知之。生而知之，怎麼生而知之？他在這一生以前，不知道多生多世都在學，學成聖人了。他這一次到人間來，一切知識他都知道，這個是生而知之。但是我們普通人，我們不敢講我們生而知之，最重要是能夠學而知之。學而知之還比不上的話，那就必須要困而知之。如果連困而知之都不想學，都不想知道的話，那好了，民斯為下矣。這個學，最重要的就是學道。世間的事情，隨時可以了解，比如說，現在有很多不識字的人，他看見電視裏面報告的事情，他也知道，不學也知道。但是學聖人之道，道這個理論、這個道理，必得要學，這個不學，是永久也不知道。永久不知這個道，就永久在天上、人間、三途，在六道裏面生死輪迴。所以這個學，特別指的是學道，不學道的話，那談不上什麼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就拿曾子來講，忠恕之道就可以一貫，一貫貫到最後，他還是要明心見性，還是道。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請看六九三頁，九種思。這九種思，古人注解就不得其要領。這章經，沒有把握到要領的話，注解，愈注愈麻煩，愈叫人難懂。我們雪公老師，在講這一章經的時候，他老人家列出一張表出來，這在《講要》經文後面就有，我們先把這個表先看看。我們在世間學著辦事情、學道，都要注重次序。第一個是動作的次第，動作，有行動了，要辦事情了。辦事情就要有對方，你不是一個人能夠辦的，你總是要有一個對象、對方，這個對方就是對境。對境的時候，你辦事都要有個對象，你跟誰辦事。你怎麼知道有對象呢？你先用眼睛看，再用耳朵來聽。眼睛看，自己眼睛要看清楚，看清楚對方。耳朵要聽，要聽對方的言語，要聽清楚，這是對境。第二是表態。表態的時候，你要先看看對方的顏色、容貌，顏色就是對方的面色，就是面部的表情。面部的表情，有黃的、有紅的、有白的、有黑的，內心有那種心理，就反應到面色上面。一個人人生起氣來，臉就發白了。遇到很苦惱的事情、不痛快的事

情，臉色就發黑了。有什麼感覺羞恥的事情，面色就發紅了，這些要看看這個顏色。容貌呢？比如說，人的笑容，或者是沒有笑容，對人家瞠著眼，這是不同的面貌。要把對方的面色、容貌看清楚，然後自己要表態了。表態，一方面看見別人，自己要反省，這樣的時候，看清對方外在的動態、面色，再反省自己的態度，然後就是出動，出動就是採取行動。採取行動，一個是言語，一個是事情，事情就是行為。這是在出動的時候，自己要保持言語、事情不要犯禮，不要失了禮。還有，九思裏面最後是三條，那就是防非。那就是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這三者，雪廬老人就說，這三種就等於佛家講的，疑是愚癡，忿是瞋恨，得是貪得，就是佛家講的見思惑，開頭是講貪瞋癡，這要防範。這個表看完了，我們就要看孔子講的話。

九思，「視思明」，視思明就是把對方要看清楚，我們自己把對方看清楚、聽明白。把對方的形象看了解、看清楚了。「聽思聰」，這是對外境。「色思溫，貌思恭」，第二步講色，就是自己的態度、面色、容貌要有溫和，要有恭、恭敬。這個都要自己在那裏注意省察。「言思忠，事思敬」，言語要忠，思忠，事情要思敬。忠是這個

言語說出去，就要能夠辦得到。事，作事情，對事情來講，一定要把事情作得圓滿。後面，「疑思問，忿思難」，就是後面三者。注意這個九種思，思這個字，一般講思想。在《百法明門論》裏面，一念五分，觸、作意、受、想、思。思是最後一個字，思是經過念頭出來加以思考，思考之後，他才能夠行動。所以九思就是在有念頭，要思考這個念頭是對或是不對，然後從當中抽出、研究、悟出這個理出來，然後就按照理來行事。思是有這個意思，是教我們悟，要研究。在佛法裏面講，聞、思、脩，聞了之後又加以思考，然後再脩，這裏九個思都是聞、思、脩這個思。儒家講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然後篤行，這個思字要特別注意。

論語講要講記【季氏第十六】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請看《論語講要》六九八頁，這有兩段，前面這一段，孔子說，「見善如不及」，這是指人講的，見到善人，如不及，就好像自己比不上這個善人。比不上善人就是想跟這個善人來學，就是見賢思齊這個意思。「見不善如探湯」，見到不善的事情，就如同手到滾熱的水裏面去，去探那個水，那當然是不敢去探湯，所以遇到那些不善的事情，就不敢去作了。這個，孔子講「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這樣的人，他能夠見賢思齊，不敢作不善的事情，這樣的人，我看見過，也聽過他講這樣的話，這是第一段。

第二段，「隱居以求其志」，他自己隱居起來，為什麼隱居起來，這就想要施展自己的志願、要把自己的志願施展出來，可是施展不出來，就隱居了。隱居，在這裏，求其志，隱居在那裏，不是在那裏什麼事也不作，是要求其這個志。志是自己的志願一直在那裏多多用工夫，在那裏讀書、脩養。「行義以達其道」，一旦有

機會來了，他可以出來作事情了，他跟一般人不同的，他行義。行義是什麼呢？所辦的任何事情都合乎正義。合乎正義的事情，就是達其這個道。達其道是什麼呢？就是他平常，他所求的，就要把這道能夠實行出去。在隱居的時候，就是要將來有機會出來作事情，就作合乎正義的事情，把這個道能夠行得出去。那些事情是合乎正義呢？就拿從事政治來講。從事政治，他一定要幫助君主實行仁政，這樣是達其道，把這個道能夠行得出來。這樣的人，孔子說，「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聞其語就是，隱居以求其志，這樣的言語，可以聽過人言，聽人這樣說過。未見其人也，其人也，就是指的一旦有機會出來，在政治上來幫助君主，來實行仁政，這個，吾聞其語，未見其人，這樣的人，我還沒看見過。為什麼呢？前面一段是比較容易，後面這一段，從隱居到行義以達其道，這是一定要有他的操守，到了這個道行不出去的時候，他就隱居在那裏。隱居也不是閑在那裏，什麼事也不作，而是求其志，來堅持他的志願。他的志願就是將來能夠實行他所理想的這個道。這個很難得，也是不容易作得到。孔子拿這兩段、兩種人說出來，後面這一段，雖然是很難作到，但是孔子勉勵學的人，雖然難，還是要去作。

這一章書，古人注解也不少，我們就從這個扼要的意思來研讀。研讀的意思，就是我們一個人在世間，你作任何事情，都要合乎這個道，合乎道那可不容易。因為世間的一般人，他求學以至於出來作事情，離不開名利。想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跟這個名利是相悖的，難就難在這裏。與名利相悖的話，你去作的時候，就遭遇很多人的反對。雖然有反對，自己要持守這個道，這一章用意教我們就要這樣的學。

論語講要講記【季氏第十六】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請看六九九頁，這章經文，過去雪公講的時候，我們研讀《論語》，遇到有疑問的時候，不能不起疑問，但是也不能夠隨便的給它下斷語。像這一章，前面沒有子曰，究竟是孔夫子講的呢，還是他的弟子記載的呢，不是有些疑問嗎？雪公就講，遇到這些問題，你只研究它的內容就好。在這裏要注重在脩養道德這方面，不可以像一般人只講考據。考據當然也要講，但是不能只講考據，而忽略了脩養道德。所以這章經書，前面拿齊景公來說出來，後面就拿伯夷、叔齊來作對比，來研究。

先講「齊景公有馬千駟」，古時候，一輛車子有四匹馬來拉著車輛，千駟，就有四千匹馬，可見得這是一個大國的國君，才有這樣的勢力，財富也是不必說，有這麼多的車輛、馬匹，那是一般人都認為，這是了不得的一個大國的國君。然而下面一轉，「死之日」，他到死的那一天，「民無德而稱焉」。死之日，就在死的那一天，一般民眾想想：齊景公死了，不但是國君，就是普通人，他死的時候，總要稱讚他

生平的時候，作那些好事情。這是中國文化，不管這個人在生前，作的有善事、有不善的事情，可是這個人死的時候，總是把他好的地方說出來，造的惡業就不講了，這是中國文化教人學厚道。比如說，現在一般講的，給往生的人，給他寫事略，那事略上都是講好事情。一個普通人不能說這一生全作好事情，沒有作不好的事情，但是在講到事略這一方面，都是講好的事情。講好的事情，一方面是對於往生的人，對他表示一個厚道。再呢，教一般人學，一般人看見往生的人，作的都是好事情，大家可以見賢思齊，可以學。現在講齊景公，死之日，就在死的這個時候、這一天，大家想想，不管齊景公在世，是怎麼樣，有些很多不善的事情，但是想想，應該找出他有作一些有道德的事情，來替他表揚一下。但是，你看，民無德，一般民眾想找出他有那些有道德的事情，找不出來。無德，找不出一條德出來。稱是稱讚他，無德而稱焉。

下面講伯夷、叔齊，那個時候在殷朝，殷紂王的這個時代，他是在孤竹君的一個國家。孤竹君有幾個兒子，老大就是伯夷，老二就是叔齊。孤竹君他有意思要把

這個小國的國君位子，要讓給叔齊。後來孤竹君死了，死的時候，伯夷不肯繼承國君的位子，叔齊也不肯繼承君位。伯夷是講，這是他父親的命令，應該給弟弟。弟弟說，按照制度應該由他的哥哥來繼位。這樣兩個人都不肯繼位，後來就跑出來。跑出來正好遇到武王伐紂。在武王伐紂之前，他們兩人，他聽到周文王是一個聖人，他們想到周文王那裏去，來依靠周文王。但是一到周文王那裏的時候，文王已經不在了，武王來伐紂。他們兄弟兩人，就在武王伐紂的軍隊前面，勸告武王，你不可以，不能夠以臣伐君。那個時候武王還是西方一個小國的國君，殷紂王還是天子。殷紂王是君，你這個臣子不能夠伐君，這樣就犯了武王，以及武王旁邊很多人。這兩個人冒犯伐紂這個軍事，後來還是姜太公出來，就說，這二人是有道之人，你叫他讓開就好了，你不能對他有什麼懲罰，不可以的。後來，武王伐紂成功了，伯夷、叔齊就不肯吃周家天下這個糧食，然後，他們兄弟兩人就跑到首陽山，在首陽山採山上那些野菜，來維持他們的生活。首陽山採的地下長的可以吃的，採薇，就是薇草那一類的。這裏講，「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首陽是首陽山，「民至于今稱之」，後來也有人講，伯夷、叔齊到首陽山採蕨薇來吃的話，後來有人告訴他們，

這個蕨薇也是周家天下地上所長的植物，你不吃周家的糧食，你吃這個蕨薇，也還是周家的。後來連這個薇也不吃了，就餓死了。但是這種講法，我們雪公老師就說，不要跟一般注解來講。我們要按照經文來看，《論語》經文裏面只講，餓于首陽之下，沒有說餓死于首陽之下。經文既是沒有講餓死，只是講餓在那裏，那就不要多加以解釋。下面就講，「民到于今稱之」，一般人一直到春秋時代，孔夫子那是春秋時代，到這個時候還稱讚他們。

「其斯之謂與」，後面這一句話，這個是怎麼講法子呢？就把上面這兩段，一個是齊景公，那樣的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齊景公那樣的有權力，有財富。伯夷、叔齊什麼也沒有，在首陽山挨了飢餓。但是，齊景公在死的那一天，人家找不出任何一個有德的事情來稱讚他，而伯夷、叔齊從武王伐紂時，那是西周，到春秋這時候，一般人還稱讚他。最後這其斯之謂與，教人家比較。你比較比較，比較之後，這裏，孔夫子拿兩者對比，兩者對比就知道。這一章經是教人家：道德是重要的。世間的財富，就像齊景公那樣，人一死什麼都

沒了。相反的，有道德的時候是永久存在。不但在春秋時候，還有人稱讚伯夷、叔齊。春秋時代一直到我們現在，人家還是稱讚伯夷、叔齊有道德，這是永久存在。孔夫子要我們了解這個道理，不要向一般人學，我們怎麼樣賺錢，怎麼樣爭取在政治上的地位。政治上地位，在古時候作到天子，人一死，也就完了，天子是如此。而聖人在位的天子，那好了，像堯舜，那是聖人，那當然不同的。後代，自從家天下之後，那些君主都是自私的，一死了，誰記得他們。三代開始家天下就是禹王，禹王本身是好、是聖人。他傳了幾代，後代那些，他們沒有任何功勞，一生下來就繼承天子。一直到後來是夏桀王。殷朝也是，成湯王也是聖人，也不錯，他把夏桀王放逐出去了。成湯王傳了幾代，傳到後來是殷紂王，殷紂王他有什麼道德，在殷家中間這幾代的名字，大家記得記不得，記不得。夏朝的那幾代，夏禹王他的兒子，大家還知道，還不錯，到後來那些天子的名字，記不得了。過去教歷史的，學校的歷史教授，他把歷代君主的名字，就像佛經的偈頌一樣，編出幾個字一句的，學生去背誦，學生感覺背誦這個沒有意思，感覺編出來教人家背誦還背誦不出來呢。可見得那是假東西，沒用處，還是道德重要。

這一章我們說到這裏為止，大家知道，孔子講這個，教我們要學就要學這個不生不滅的。道德就是跟本性相合，是不生不滅的，永恆存在。世間的名利，一切都是乍生乍滅的，靠不住。我們學道的人，就要從這一章經書裏面，要得到很大的啟發。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請看七〇一頁，這一章經書講，「陳亢」也是孔夫子的弟子，在《上論》裏面，子禽問於子貢曰，他就是子禽，在這裏講陳亢。他問「伯魚」，伯魚是孔子的兒子，他問伯魚說，「子亦有異聞乎」，子這是指的伯魚，他說，你有沒有從你父親那裏，聞到特別的一個道理。那就是說，我們一般的學生都跟夫子學。你是夫子的公子，是不是夫子對你有特別的教導，是這個意思。所以問有異聞乎，異聞是不同於一般學生在夫子那裏學的。「對曰」，伯魚對陳亢講了。「未也」，未也就是我沒有從我父親那裏，聞到什麼特殊的學問，或者是特別的道理，沒有。但是在家裏，父子同時

住在家裏，當然有說話的時候，就舉出來他幾件事情。第一個說，「嘗獨立」，嘗獨立，伯魚就說了，父親曾經有一次一個人站在家裏堂上。「鯉趨而過庭」，鯉就是伯魚自己稱呼自己，趨就是比較快一點，快步的走過去。因為在禮上面講，遇見長者站在那裏，父母親當然更不必說了。不要很慢步的走在面前，這就傲慢，應該很快的走過去，很快走過去是趨。鯉趨而過庭，走過他父親站的那個地方。嘗獨立之後，鯉趨而過庭，然後孔子就問他，「學詩乎」，孔子就問伯魚，你學了詩沒有呢？「對曰：未也」，對曰，這是伯魚對孔夫子講，還沒有學詩。孔夫子就說，「不學詩，無以言」，這是孔夫子的話。不學詩，無以言，在這經文裏面不必寫孔子曰。從這個有問有答的時候，自然就看出來這是孔夫子講的。伯魚回答還沒有學詩，下面孔子就說：你不學詩，一個人不學詩的話，無以言，就不知道跟人家言語，言語這個問題很大。要會言語，那要學詩，詩裏面有比喻的話，有很多的意思在當中，所以不學詩的人，跟人家說話說不好，甚至於無以言，就沒辦法跟人家談話。這一條《皇侃疏》裏面就講，詩裏面有比體、有興體，然後才能跟人家酬酢對答，這都是詩裏面才能學得到。如果一個人不學詩的話，你要跟人家談話，是好的意思，人家看不

出來，讓人家誤解，那有很多很多的。所以懂得詩的時候，他的言語說出來，那正好，恰到好處。有時用比喻的話，有時用興的話。所謂興是什麼呢？比如說，在這個話之前，主要的意思還沒有說的話，先說出一個小的事情出來，引起後面主要的意思，這是興，這一類的很多。酬酢，比如說，在人家作客，主人向你敬酒，你客人要回敬主人，這叫酢。這個在學詩，才學到這些禮數。鯉退而學詩，夫子跟他一講，他說，鯉退回來，我聽了之後，我就學詩了。

另外，「他日又獨立」，另外有一次，孔子又是一個人站在那裏。「鯉趨而過庭」，伯魚還是快步的走過他父親前面。這個時候父親又問了，孔子又問了，「學禮乎」，又學問禮嗎？「對曰，未也」，伯魚又回答，還沒有學禮。然後夫子又告訴他，「不學禮，無以立」，一個人不學禮的話，他在作人之道方面立不住，那就是說，不知道如何立身。我們人在人世間，頂天立地要站得住，這叫立身，把這人的身分要建立起來。禮，不學的話，立身就立不住了。所以在前面也講，《上論》裏面講，孔子也說，要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不學禮，你求學也求不到一個很好的學問，辦事

也辦不成功，所以禮非常重要。禮有形式的，有本質的。形式這一方面，它就講規矩、講程序、講上下，這是講形式。講本質，它就是要禮讓、恭敬，就是教人能夠學到聖人。所以不學禮的話，你求學、辦事都不能成功。鯉退而學禮，所以伯魚講，我退回來的時候，我就學禮了。答復了之後，陳亢就講了，他講什麼呢。陳亢退回來之後就說了，「問一得三」，我問一樁事情，得了三件事情。當伯魚跟他講，你問我有什麼異聞呢，我就「聞斯二者」，聞斯二者就是孔夫子教他學詩，教他學禮，然後陳亢就說了，問一得三，我只問他有沒有異聞，結果得了三件事情，「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聞詩，就知道學詩的重要，聞禮，就覺得學禮的重要，另外一種就是，君子之遠其子也，君子就指的孔夫子，教兒子、教學生，沒有分別，平等的來教學生，教他的兒子，所以是問一得三。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請看《論語講要》七〇五頁，這章經是講稱呼要注意的事情，這個知道就好。古時候對人稱呼必須要講究，現在我們對人家稱呼，大家都不講究了。但是我們既是求學、學道，跟人家來往，無論是寫信也好，是當面談話也好，稱呼還是要注意。

這是古時候這麼說，「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邦君之妻，國君，那個時候上面有天子，各國的國君就是天子所封的，邦就是國，邦君是國君。國君的妻，君稱之曰夫人，邦君，國君自己稱呼他的妻子，稱呼夫人。「夫人」對邦君，自稱叫「小童」，這是自己謙虛的話。「邦人稱之曰君夫人」，這個國家之內的國民，稱邦君之妻加個君字，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稱之於，稱諸是稱之於，對外國人講，對外國人稱本國君夫人，叫作寡小君。「異邦人稱之」，外國人稱也稱為「君夫人」。

這是專門對邦君之妻，邦君之妻對邦君互相稱呼。國內的人稱邦君之妻，國外的人稱邦君之妻，有這幾條禮上的規矩。除此以外一般的稱呼，各位要學，現在學校裏面都有應用文，專門有一本書，應用文裏面講的稱呼很多。一般書信，教寫書信的書本裏面，也有講稱呼，那個要多注意，不能說錯了。老師稱呼學生，稱同學，這是現在客氣的話。學生對老師稱呼，當面自己稱自己名字，也不能稱呼末學。末學不能對老師稱呼，末學是對於一般人，對一般比他年紀長的人講。學生對老師稱末學，那就不承認他是你的老師，這個都要注意。其他看看那些稱呼上面，要注意一下。

論語講要講記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請看七〇七頁，這章經文很長，但意思就是表示陽貨這個人非常跋扈，很驕傲。那個時候魯國有三家卿大夫，季氏這一家卿大夫是掌握君權最重的一家。但是陽貨就在季氏家裏作家臣，季氏處處不聽從魯君的命令，在禮上面是不合禮的，處處要欺負國君。但是他用這個陽貨，真是一報還一報。儒家講天道好還，你季氏違抗君主，你家裏家臣也違抗你，這是因果報應。陽貨這個人，他對於季氏是很強勢的。拿現代很多人講霸凌，他就是霸凌。陽貨也想用人，想用人是要擴充他自己的勢力。

他想用孔子，所以這裏講，「陽貨欲見孔子」，他意思是要孔子來看他。「孔子

不見，歸孔子豚」，歸是送一個豚。豚是一整隻的小豬，小豬煮熟、煮好了，送到孔子家裏面去。歸就是饋，就是饋贈，在禮上面講，這一分禮物很重，送到家裏來，孔子沒辦法了，也要按禮上面來。陽貨送到孔子家裏面，就離開了，孔子就是拜這一分禮物，除了拜受這一分禮物之外，按照禮數來講，還要到陽貨家裏去拜謝他。他本來就不想見陽貨，現在，陽貨用這個方法，來逼著他不能不去他家裏去拜謝。

但是孔子他想個辦法，想得很好，「時其亡也」，這個亡讀無。時其是看看，他什麼時候不在家，「而往拜之」，到他家裏去看看。打聽陽貨不在家，去拜謝他，這也是合乎禮，拜過之後，就回來。「遇諸塗」，孔子在回來的路上，遇到了陽貨。這個字是之乎、之於這兩個字，遇之，遇到陽貨於塗，在路上遇到陽貨。這一遇到之後，就在路上，「謂孔子曰」，陽貨就跟孔子說「來」，你看，這個來字，這個口氣，你過來，過來。過來怎麼呢，「予與爾言」，我同你說。一般人的話，別說是對聖人，就是普通人也不能講你我。對於長者，更不能說你我，他這是予、陽貨自己稱我，我對你說，這個口氣，你想想看，他多麼驕傲。

「曰」，這個曰就是陽貨講的。「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你有學問、有辦事的能力，懷這個寶，懷是存在自己心裏面。而迷其邦，而不出來作事，讓這個國家迷亂下去。可謂仁乎，這能算得上是仁嗎。「曰：不可。」這個曰還是陽貨講的，不可以，當然不可以。一面問，一面自己作決定的話，可謂仁乎，不算是仁，不可以。「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好從事，就是說，你很愛好從事政治，但是，而亟失時，亟這個字讀兩種音，一個讀即，一個讀器，讀即是很緊急的意思，讀器是不只一次的、屢次的意思。這裏讀器，你好從事政治，你不只一次的失了這個時候，就是失了機會。可謂知乎，這算是有智的人嗎。「曰：不可。」還是他自己作決定辭，不可以，那就是，有遇到機會，你要把握機會，趕快出來作事情。「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講到最後這兩句話，日月，這個日子、年歲一天一天的過去了，歲不我與，這個年齡不會給我們更多的時間了。講到最後，孔子只是答復這一句話：「諾，吾將仕矣。」好啊，你講得好，我答應，我將出來，要出來作官。

古人注解，對這章經有很多不同的講法。我們雪公老師就採取一種講法，就是

剛才這樣跟大家說的。從陽貨謂孔子曰：來，一直到歲不我與，陽貨一方面提出問題，一方面自己下決斷語，都是他的自問自答。自問就是問孔子，答，也是代替孔子來答復，可見這人是多氣勢凌人。最後孔子說，好，吾將仕矣，孔子最後用這句話敷衍他。聖人知道這種人不好講話，跟這種人講話，你當面跟他反抗嗎？他連季氏都不放在眼裏，孔夫子在他眼裏，他更看不起。所以孔子不要正面跟他講什麼，不要正面反駁他的話，就是最後應付應付過去了。我們學孔子，我們今日處在這個環境，別說遇到那些霸凌的人，你就是遇到普通人，你不跟他講話，他要是找上門來，或者把這個人，把他打傷了，或者把他殺害了。一查，結果怎麼呢？找錯人了，你看這個冤枉不冤枉。所以處在這個時代，我們要學孔子，不要跟那些人接觸。就是有接觸，他有什麼問題的話，你不要跟他反駁這些事情，應付應付就過去了。甚至於那些，凡是有些人聚集在一起，不要好奇，不要到那邊去，一好奇的時候，假如他誤會了，他就找上麻煩來了。所以我們愈是到現在，我們愈是要學孔子。所以《論語》裏面，無論是那一章，不但在古時候須要學習，須要研究，就是愈是到現在，我們愈是要學習，對於我們有用處非常重要的。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請看七一〇頁，這兩句話可是不得了，雪公過去講這一章經的時候，他老人家說，講這個性，孔子講的性，跟釋迦牟尼佛講的性，是不是兩種不同，雪公老師說，完全一樣的。孔夫子講的性，跟釋迦牟尼佛講的性，完全是同一個性。但是到後來，儒家的注解，注解《論語》的人，各有各的講法。在雪公老師看起來，完全是注解錯誤了。我們現在研究的時候，就是要根據這經，在儒家的經典裏面找出來，證明跟佛家講的這個性，完全一致。

在孔子那個時候，能明瞭這個性的，雪公老師講，顏回是了解的。顏回非常聰明，聞一以知十，終日跟孔夫子談論、講這個道的時候，不違如愚，一句疑問都沒有。再呢，就是曾子，孔子跟曾子講「吾道一以貫之」，曾子馬上明瞭，一以貫之是什麼呢？就從忠恕之道貫穿到本性上去。由忠恕之道一直貫通，把世間的學問、出世間的學問，一貫的，能夠把儒家的學術，都貫穿起來。曾子能夠辦得到，別人

都不行。再呢？就是子貢，子貢也很聰明，子貢曾經講，「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我們的夫子，他的文章，我們可以得聞，可以學。「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我們夫子講的性、講的天道，我們很難學到。不可得而聞也，你看，不可，這下得多麼重。他既然知道性不可得而聞也，就證明子貢了解，但是了解不夠多，雪公講，他了解一半。在當時孔子門中，能夠真正了解這個性，一個是顏回，一個是曾子，再能了解一半，就是子貢。這個以下，可想而知，就不懂了。

曾子教的學生子思子，就是孔夫子的孫子，子思子直接跟曾子學。他知道，所以他作的《中庸》開頭就講「天命之謂性」。子思子以下，講這個性，都沒有把這個性能夠講得出來。性是什麼呢？性是真空，雖然是真空，它含有妙有。性，體空相有，體空是什麼呢？你講性是真空，它沒有相，性的體在那裏，找不到，但是有。雪公老師就曾經拿個比喻來講，比如拿生薑，它這個性是什麼呢？熱性，你找熱性的相在那裏？沒有。但是你要把這個生薑吃下去，身體就有熱氣，拿這個比喻。性，它是體空，找不到它一個體。但是，它有起作用，起作用就是起了相，就是體空相

有。比喻說生薑，生薑的熱性找不到，但是，你要吸取生薑的熱性，你就吃生薑，生薑它是相，說這個比喻。孔夫子講這個性，雪公老師在解釋的時候，先把這個意思大致的讓我們了解。

後來，雪公老師就寫了一篇，文字不長，但是非常重要。這個文字附在後面，雪公老師講，佛家講這個性，普通分為體相用三部分來講。體是沒有善，沒有惡，談不上是善是惡；相也談不上有善有惡；講到用處的時候，才有善有惡。你這樣講，一般儒家的學者就反對了，這是佛家的講法，宋儒就反對。宋儒一提到、拿這個體相用來解釋性的話，他就說這是佛家的，他不承認。但是，我們雪公老師就在儒家的易經裏面，找出根據出來，這就是儒家的思想，任何那一個學問家，他都駁不倒。各位看後面雪公講義，這是在七百一十五頁。「釋典」，釋典就是佛經，「言性」，講到性的時候，「分體相用」，分這三部分講。「注云」，注解裏面就講，「體空相有」，你講到性的本體，它沒有，找不到那個體，但是相是有的。「用是作業」，用是什麼作業呢？《大乘起信論》裏面講三細六麤，動就是業，我們一般人，動動念頭就是

業，所以用在作業。「體相皆無善惡」，講體講相，善惡兩個字都安不上。到了業用的時候，才有善惡，這是釋典裏面、佛家經典裏面講得「簡要精詳」，簡單扼要而又非常精粹又詳細，這個理講得非常圓滿。

孔子這裏講「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近者言其前，遠者言其後」，前是指的什麼，孔子就講我們當前一念，這一念包括從前的，包括以後的。就在這個當前一念之中，含有過去、現在、未來。這裏雖講的現在，他把過去與未來，都包含在當中，包含三世。「前是體相，後是指業用」，前是指體相，講以前的。以前的前指的是什麼呢？性相近也，這個相字，相是當互相來講。這個互相與下面這個近、遠有聯繫的。遠是指過去未來，近是指現在，遠的事情與近的事情互相對照，所以，性相近，習相遠，這個相互相對照來研究，也就是說，遠與近互相比較來研究。性相近，性，講到過去，過去好久啊！性相近的性是本來的意思，禪宗指本來面目，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本來的面目，那就是直接指的本性。性相近，相近就是指原來那個本性，性在最初的時候是相近的。就是一切的眾生，一切人的性在最初的時

候相差不多。比如說我們人道的眾生，我們人道的人，現在看起來，各人有各人的心理，各人有各人的習氣，彼此距離遠得很。講到最初，最初的性相近那個性字，講到本性上面，大家沒有什麼差別，平等的，這叫性相近。

習相遠，有了習氣的時候，互相離遠了，人與人之間彼此距離遠得很了。這個習指的什麼呢，習與性是相對的。習，古人講，習慣成自然。一個人的習慣，這個習慣就是指眾生迷惑了本性，他有了迷惑顛倒，在佛法裏面叫無明，就儒家來講，這就是習氣。這個習氣是什麼呢？本性被這個習氣污染了，就變成識。我們人都有識、八識。八識一個根本識就是第八識，第八識裏面有本性，有識的習氣。所以我們人有了識的時候，性與識混在一起，一般人言語行為都是識在起作用，性不起作用，習起作用。這個習從什麼時候來的？無始劫以來。我們現在正在研究《妙法蓮華經》，《妙法蓮華經》是講眾生的因果，眾生的因果遠在什麼時候呢？塵點劫以前。塵點劫以前還有數目的，塵點劫以前，我們這個眾生，什麼時候才有這個眾生，什麼時候才有了這個識，我們不了解，《法華經》讓我們了解、認識。我們有識這個

生命，遠到我們自己想像都想像不到。未來呢，如果不學佛的話，未來也是無終的。一直就在那裏用習性來作事情，習性就是把那些不好的習氣，習慣成自然，變成習性，就是現在一般人講人性化，他們講的人性化，不是本性。本性，他們根本不了解，他們講的人性化，實際上就是習慣性的。這種習慣性一旦養成的話，人家只知道這個習慣的習氣，不知道本性，這樣人與人之間，愈到後來愈遠了。遠到什麼時候呢？你不學道，不學佛法，不學儒家的學問，永久一直這樣遠下去，愈到後來，人與人之間，隔閡愈多。

因此，雪公的講義裏面講，「夫前為體相，後指業用，故二聖之言同」，二聖就是指孔夫子、釋迦牟尼佛，他們兩位講的言語，都是同的，完全相同。「非器小門戶之見能知也」，不是器小、器量很小的，這些小儒是韓愈、宋朝的歐陽脩、程子、朱子，這些都是小儒。他們有門戶之見，他們的見解不知道二聖之言，他們都不了解，所以他們闢佛，闢佛實際上就是闢儒家。闢佛、闢儒家，儒佛都闢的話，結果闢了自己。自己有沒有本性，人人都有本性，你說程朱那些闢佛的人，他沒有

本性嗎？到後來還是闢他自己，所以，非門戶之見能知也。

後面，雪公老師就找出《易經》裏面的根據。他要按照佛法來講體相用的話，就有那些小儒反對。雪公老師就從《易經》裏面講，《周易》〈繫辭傳〉裏說，「故神無方，而易無體」，神是精神，無方，精神無處不在，那裏都有我們的心。而易無體，易是《易經》的本體，它沒有體，找不出相在那裏。「又云」，〈繫辭傳〉裏面又說，「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就是本性。太極要起作用的話，就有陰陽，叫作兩儀。兩儀就是一陰一陽，這叫作道。「繼之者善也」，再繼之，按照陰陽往下起作用的話，就是善的。「又云，顯諸仁，藏諸用」，在仁裏面可以顯出來，用可以藏，藏諸用。「又云，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能夠鼓動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這都是〈繫辭傳〉裏面講的話。這裏所講的體空相有，從〈繫辭傳〉裏面講的。這些都是分開來，什麼是體，什麼是相。體空相有，無論是佛家，無論是儒家，講到用上面都有善惡，體與相都沒有善惡。怎麼樣來定它的善惡呢？怎麼樣辨別體相沒有善惡呢？就是說起了相，相裏面有本體，前面講的顯諸仁，藏諸用，

這個用就是藏在體相裏面的。這個相裏面藏著有本體，有了相就起作用。這個相起的作用，一體萬用，起了任何相，任何用就起來。比如說，我們拿這個扇子，這是它的用處，除了這個搨風以外，有太陽時可以遮太陽，用處很多。但是，你叫這個扇子，這個相，它是善、是惡的呢？你用來搨扇子、遮太陽，這是用處，它是善的，你用這個扇子打人家，那就是惡的，所以相、體都沒有善惡，講到用處才有善惡。所以，《易經》裏面講「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再講到「六十四卦之象曰彖曰」，講「吉凶无咎，皆相也」，相顯示出來，沒有善惡。你占到那一個卦，怎麼用法才有善惡，這個分得清清楚楚的。

這一章經文，經過我們雪公老師寫這麼簡簡單單、很短的這一篇講義，可以說把中國學術思想，從子思子以下，都沒有講得出來，他老人家把它講出來。也可以看出來，子思子以下，有的講性善，有的講性惡，有的講善惡無關，那都是牛頭不對馬嘴，都是錯誤的，就憑這一章經文，可以看見、可以知道我們雪公老師在學術地位上，可以立得住。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請各位找出《論語講要》七一六頁，這一章因為有子曰這兩個字，所以古人的認為應該另外成為一章。我們雪公老師認為這是跟前面合為一章比較合適，雖然多一個子曰，那個沒有關係，在意思上面講，應該跟前面合為一章，現在就按照前面合為一章來講。

「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惟這個字，在意思上面講，就是接著前面：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接著那一章後面意思來的。相近、相遠，拿這個惟字來講，惟有上知是不移的，還有下愚也是不移的。只講不移，沒有講性是善是惡，那都是講這個性。上知、下愚這兩者都不移的話，不移就是不會轉變的意思。無論在世間辦事情，尤其是脩道，更須要堅定不移，這才能成功。

雪公老師在講這一章經的時候，把古人注解看過不少，古人注解就是上知是屬於善的，下愚是屬於惡的。雪公看來，這個注解不要採取。不移，指的辦事能夠堅

定不移，不會轉變。在世間辦事、脩道，也是要這樣不移、不退轉才能成功。所以這是接著前面性相近，習相遠來講的。在這裏要注意，古人把下愚注解為惡的話，這就錯誤了。上知不移，我們了解。下愚不移，為什麼是好呢？下愚不移，雪公老師舉釋迦牟尼佛的大弟子周利槃陀伽，那個時候周利槃陀伽，在佛的大弟子之中是最下愚的，記性也不好，悟性也不好。結果呢？他能夠遵照佛教給他一個法，他就執著那個法，勤勤懇懇在脩，結果他證道。而且證道比別的弟子還早，可見得下愚不是惡。這裏就是講，上知、下愚都不是指善惡來講，就是講無論是上知、下愚，他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堅定不移的在那裏脩持。孔門當中，你看看，那個曾子，不算是很聰明，結果後來，能夠把孔夫子的道，一以貫之的話，還是靠他。當然孔子大弟子最上知的就是顏回，可惜顏回壽命不長，能夠把孔子所講根本的性，傳下來，還是靠曾子。所以這一章是解釋前面性相近，習相遠。

性相近，習相遠，為什麼後面有這兩句呢？我們學道，大前提都要明瞭這個道。學佛，首先要明瞭人人都有真如本性。學儒，也是要明瞭這個性，孔子講的性相近

也，這個性。孔子的孫子——子思子作的《中庸》，開頭講：「天命之謂性」。了解這個之後，成就聖人、成佛，根本的理論得到了，憑這個才能夠成佛，才能成聖人。不明瞭這個，脩啊，脩什麼呢？就拿我們現在這個教育來講，教育講根本，根本教育就是要教學生明瞭都有這個本性，成聖人、成佛就要明瞭自己有這個本性，明瞭之後，就堅定不移的向這個本性上來學習。所謂學習什麼呢？就是把遮在本性之外，世間生生滅滅的那些東西，把它去掉。要去世間生滅法，好不容易的，這要有堅持這種作為，才能成功。所以後面這兩句，必要的。前面，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是教我們明瞭人人都有本性，本性與習不相同的，先辨別這個性與習，後面這兩句就是教我們怎麼樣脩行，所以這是應該合為一章。

脩行的時候，世間任何事情，都是生滅的，都是虛幻的。雖然是生滅的，虛幻的，一般人在六道裏面，從無始劫以來，就染上這些習氣了。你要學這個道，要把自己本性開發出來，就要把無始劫以來這些習性、習慣的那些，一層一層的把它去掉，那好不容易，那就要不移才可以。如果遇到環境艱難困苦了，或者尤其像現在

這個時代，人人都講功利、講自私。我們在講這一套，人家會譏笑我們，什麼時代了，還要學、還講這些東西。我們了解這個道理的話，不管人家怎麼樣評論，我們自己有正知正見，我們要不移的這樣學，所以後面這一句重要，它是講脩持的工夫。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請看七一六頁，「子之武城」，孔夫子到武城去，武城，是現在山東。那個時候，孔子的弟子——子游作武城宰，作那個地方的一個宰，拿現在的話，就是一個市的市長，或者是一個縣的縣長這一類的，那時叫宰，武城的宰。孔子到武城去看一看，一到武城，看到什麼呢？聽到「弦歌之聲」，弦歌，弦是用琴、琴瑟那個樂器，歌，加上歌辭，彈奏出來，孔子一聽到武城裏面那些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莞爾是微笑的意思，微笑代表心裏很喜悅，發出一個微笑，叫莞爾。就說：「割雞焉用牛刀」，割雞這個割字，是當宰、當殺字講。割雞焉用牛刀，你殺一隻雞，焉用，當何用的意思。何必用牛刀，用牛刀來殺雞，這是不對的。殺雞用小刀，一殺就殺完了、殺好了，何必用殺牛那個刀來殺雞，這在莞爾之中說這一句話。

「子游對曰」，子游對夫子應該講對曰，不能講答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從前，偃是子游稱呼自己名字，稱謂也很重要。子游對夫子要稱自己名字，不能講我你，這是失禮的。就是在家裏對家長，自己也稱呼自己名字，在外方面，遇到比自己年歲高的，輩分長的，也要稱呼自己名字，不能稱我你，這是不對的。所以子游講，昔者偃也，偃也這個也字是一個語助詞。聞諸夫子曰，聞諸，聞之於，聞什麼呢？就是下面講這兩句話，我聽夫子這樣說的：「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君子學道，學什麼道呢？就是學聖賢之道。則愛人，愛在這裏講，就是嘉惠於人。愛就是愛民，愛民就是把政治上，或者不辦政治，你是個君子，作的一切事情都是嘉惠於人，就是給人家很多的好處，也就是給人很多恩惠，這叫愛人。君子這個愛人是怎麼呢？必須學道，必須學道才知道愛人。學道，在這裏講，《上論》裏面就是講志於道的道，也就是前面講，性相近也，要明瞭自己的道，然後自己怎麼樣脩道，這就是學道。學道的時候，他從那裏學呢？孔夫子講，就是從禮樂上來學。禮是講規矩、講程序，辦一切事情，都是要講規矩、講程序，然後才不亂。脩道也必須先從禮的規矩來開始學，對長輩應該有什麼樣的禮數，對平輩的人應該

有什麼禮數，這是講形式；最重要的講是恭敬人家、禮讓人家，這是禮的本質。樂呢，樂是講和諧的。孔夫子講，學道，明瞭志於道，明瞭自己有本性的話，怎麼樣學，就從禮樂上開始學。從禮樂上開始學的時候，那就是一切都要往成就聖人這個路上去走。成就聖人這個路上，往這個路上走，首先要自己能夠脩身，脩身然後才能夠推己及人。脩身最重要的就是要放棄自己私人的利益，就是所作的事情，都要給人家很多的好處，很多的利益。所以在這裏，君子學道就能夠愛人，愛人就能夠給人家很多的利益，很多的恩惠，所以這個愛字，我們雪公老師講，是嘉惠於人。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小人，這不是指品德好不好問題，是指不在位的一般人。一般民眾他要學道的話，則易使也，易使是什麼呢？你辦政治，你要是實施那一種政策，當然你這政策是嘉惠一般人的，一般人他也學道，他就能夠跟你配合，就來擁護你這個政策。或者，他可以跟你共同的來推行這個政策，就能易使，使就是這個意思。他可以跟你志同道合，來擁護你的政策，來幫助你辦這些事情，這就是要學道。子游對曰，對孔子講這個意思，昔者，我聞諸夫子，諸是之於這兩個字，

我過去也聽過了，聞之，之就是孔夫子講的這兩句話。於，於是從夫子那裏學到的。

這一句說了以後，「子曰」，孔夫子就說，「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孔夫子聽子游這樣一說的時候，他就跟其餘的弟子說。孔夫子到武城來，當然不是一個人來的，有跟孔夫子來的那些弟子，孔夫子就跟他們講，二三子，你們要知道，偃之言是也。偃，老師可以稱學生的名字。子游所說的這些話，說得很是，是對的。「前言戲之耳」，我前面講，割雞焉用牛刀，那是開玩笑的。戲，戲言是開玩笑。可見得聖人在遇見心裏很喜悅的時候，也會開開玩笑。雪公老師這麼解釋，他就跟古人的解釋，那個情趣就大不相同。古人注解這個戲言，認為孔夫子那還有戲言，聖人那還有什麼戲言，他就不了解這個道理。莞爾，莞爾而笑，這是在一高興之後，老師跟學生也可以開開玩笑，這未嘗不可以，這有他輕鬆的一面。

這一章我們學的，一者，我們學道，道在那裏學，就是在禮樂上學。聞弦歌之聲，弦歌之聲就是禮樂，就是樂。樂是講一片和諧，在一片和諧之中，道自然就在那裏。很自然在那裏學，再配合這個禮，這兩者合起來，這就是學道。所以在這裏

講，子之武城，之就是當到字講，到武城去，孔子到武城一聽弦歌之聲，感覺到，子游在治理武城的時候，他用禮樂來教化這城裏的一般人。孔夫子一聽非常歡喜，所以說這一句話，說這一句話就是說，這是對子游一種很歡喜的玩笑。從這一章經文裏面看，可以看見孔夫子跟他的學生之間，不像宋儒那樣嚴肅，他有他的輕鬆這一面。就在這輕鬆、和氣之中、和諧之中，把道學得很好。我們學這一章經，就可以真正的看見，孔夫子跟他的學生之間，這樣的教與學。

論語講要講記【陽貨第十七】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請看七一九頁，「公山弗擾」，這是一個人。「費」，費一般注解讀作畢，我們雪公老師講，在當地方的人，他念的就是費字。所以在經書裏面，有的是按照古人注解的那樣讀，如果講到當地方，實際上念的音，這就是念費字。「以費畔」，各位跟人家講的時候，讀畢也可以，讀費也可以。要是讀費的話，你就把這個意思講出來，不然人家認為你，明明大家都是念畢字，你為什麼讀費字呢，你要交代清楚。畔這個字，畔是背叛的意思，叛亂的意思，這個字跟那個字是一樣的。公山弗擾以這個地方來背叛季氏。這個地方是季氏的，魯國有三家卿大夫，季氏家裏他執掌君主的政權，他掌得最重。這個時候，季氏不聽魯君的命令，但是公山弗擾是在季氏家裏作家臣，你季氏不聽魯君的命令，公山弗擾是他的家臣，他也背叛了季氏。這個事情一發生之後，公山弗擾覺得他這個力量大概還是不夠，他想找一個人來擴充他的

力量。他為什麼要找孔夫子呢？因為孔夫子在這之前，曾經要把三家大夫不合制度，要把多出來、高出來那個城牆，把它削短，叫作墮三家的城牆，大概這事得罪了三家。公山弗擾一想，他這樣來找孔夫子，孔夫子可能會幫助他，孔夫子會贊成。其實是不是如此，很難作判斷，這只是一種想法而已。

他就來「召」，就派人來，召就是請孔夫子。「子欲往」，孔子就想去看看，到那去。實際上，雖是欲往，實在沒有去。就跟孔夫子前面講「子欲居九夷」，欲居九夷，事實上沒有居九夷。又講，「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實際上也沒有到海外去，只是說說而已，所以這裏，子欲往，也是這個意思。「子路不說」，子路這個人很直爽，他一聽到子欲往，他就是不高興。這個說就當悅字講，《論語》開頭就講「不亦說乎」，子路不高興，他就說了：「末之也已」。末之也已是什麼呢？沒有這回事，末當無字講，已，末之也已，後面就講，末之，末之的之字當適字講。根據孔安國的注解，當適字講，適就是當到字，不必到那邊去。「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公山氏就是公山弗擾。之之也，第一個之字是個語助詞，它沒有實際意思。第二個之

字就是往，就是當動詞用，就是適的意思，也就是說前往的往字意思。翻成語體就是說，何必到公山氏那裏，這是一個倒裝句法。

「子曰」，孔子講：「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夫，也是語助詞，召我者，公山弗擾來召我，要請我去。豈徒哉，徒，只是請我去去而已，不是突然的，徒是突然，不是突然的來召我。為什麼呢？「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他既是不是突然的，不是空空的來召我，那當然會有用我的意思。如果有用我的話，召我去幫助他辦事情的話，吾其為東周乎，東周是周天子，我是要幫助把東周，把周天子能夠興起來，是這個意思。那就是孔夫子講，我不去則已，去，要是他用我的話，我就是為了東周，為東周我才去，不為東周我去幹甚麼呢？這一層是這個意思。

這一章經裏面，古人的注解，各有各的講法。不但注解，而且歷史記載裏面，也各各不同。既是注解與史書記載裏面都不同的話，我們就照這個意思，照著經文的意思把它解釋出來就好，考據很難，眾說紛紜，你要把它下一個決斷的斷語，那叫武斷，那不是治學的態度。遇到古人那樣講法不同，只好存疑。只有在字面上、

經文上按照講解的話，最後這一句，孔子自己說：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還是為東周，不是為你公山弗擾。公山弗擾是背叛季氏，季氏背叛魯君，孔夫子為季氏或者是為魯君。季氏，孔夫子是不贊成，那種不聽魯君的命令，公山弗擾不聽季氏，這兩者，孔夫子究竟是為那一方面，兩方面都不能為。處在這種情況之下，孔夫子只有為東周。聖人遇到這些問題，他採取這個辦法，這是適當的。如果我們遇到這些狀況，很難作一個正確的決定。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現在請看七二一頁，子張問孔夫子，「問仁」，就是怎麼樣能夠實行仁，把仁能夠實行出來，孔子就答復他。問仁，從子張一問就知道，是用在政治方面，問仁就是屬於仁政。屬於仁政的時候，怎麼樣把仁政行得出去。孔夫子答復他，用這下面五個字，「恭、寬、信、敏、惠」。這五個字與仁有什麼關係呢？看起來要實行仁政，孔夫子在這五個字講出來以後，自己就解釋。解釋什麼呢？「恭則不侮」，恭就是不要存心侮辱他人，不但他人，任何人都不要侮辱人家，這是恕道，恕道作得很圓滿就是仁。我們看看現在，侮辱人家的，在政治上的政治人物侮辱人家很多，所以恭則不侮。恭是不侮，不侮辱任何人，就不會有任何人來侮辱你這個為政者，這就是屬於仁，只有仁人才能夠這樣，他本身不侮辱人家，人家也不會侮辱他，這就是仁政一個很好的效果。「寬則得眾」，寬是寬厚，辦政治的人，你對

於老百姓要寬厚，寬厚之後，老百姓就會心向於你，他就能夠服從你。這就是得了眾，得眾就是得了民心。要得到民心，自古以來，就是要寬厚，不能夠刻薄寡恩，處處要為民造福，這就是寬厚，這就自然得眾，得眾就是得到眾人的心理。「信則人任焉」，無論作任何事情都要守住信用，辦政治的人要能夠民眾來信任你，首先自己要講究信用，答應民眾作什麼事情，你就要辦得到，要實踐諾言，實踐諾言就是守住信任，老百姓就能信任你。「敏」，敏是辦事情很勤快。當然勤快的時候，辦事情之前，要設計得很周到，計畫考慮得很周到，然後決定好了就作，這叫勤快、敏。這個就能成功，「有功」，有功就是有功德，實行出來、成功了，你為政者對於民眾就是一種好的德給他們有功。「惠則足以使人」，惠是處處都要想著給民眾恩惠，這樣人家就會感激你。得到民眾的感激，可以使人，可以使人就是相對於老百姓，對於在位的為政者，民眾處處來幫助你，這叫使人，他們處處非常樂意的來幫助你辦事，配合你一切的政治。這個惠確實是對老百姓的恩惠，這個都是出於仁心。你當政者存著仁德的心，你作出來的事情，自自然然的就是恭、寬、信、敏、惠，這五個字都是以仁為基礎。

孔夫子這個春秋時代還是周家，周家開國的時候，那是文王，那還沒有天下，還是周家的一個國君。文王看見老百姓有什麼痛苦，就當作自己的痛苦一樣，文王走到野外的時候，看見野外墳墓，墳墓裏死去的人，枯的骨頭露到外面，文王一看見，不忍心，就叫人把那個枯的骨頭，好好的埋葬起來。為什麼呢？文王看，既然這個枯骨曝露到外面來，可見他沒有子孫，是沒有人管，他沒有人管，我是一國的國君，那時還是西伯昌，我要替他作主，我要把他好好埋葬起來，這就是仁心，舉這一個例子。恭不侮人，不侮人就是仁心。仁心處處是想想自己，也想想別人，自己受不了的事情，那就講恕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道行得圓滿就是仁。所以下面這些都是出於仁，前面子張問仁，孔子就拿後面這幾個字來答復他。這幾個字作到了，你就是一個仁者，用在政治上，你是實行仁政，你本人就是有仁德的人。

我們研究《論語》，有一個發現，這也就是雪公教導我們的，孔子所講的每一句話，都是引導我們來啟發自己的道德仁義。道德仁義都是我們本有的，都是出於本性。這出於本性，一般人講我們學，要把這個本性開發出來。怎麼開發？孔夫子

就從這些，我們一般人能夠作得到的，從這些事實上面來指點我們，教我們這樣去學。所以這個道理，我們只有從雪公那裏學來的，古人注解都沒有講得那麼清楚。古人注解多半都在考據上，在義理上面有時也提的，也有，也不能說沒有，有啊，但多數的都是把孔夫子原意解釋錯誤了。就像前面那個子之武城，前言戲之耳，一般人說聖人那有戲言，那就解釋錯誤了。聖人開玩笑的時候，歡喜的時候可以有戲言。這些道理我們都是從雪廬老人那裏去研究，才能夠把這經的本意，能夠悟得出來。這五條都是基於仁作出來的，作成功了，就是仁政，就是個仁者。仁者學道，學道得其仁，那就快了，開發自己的心性，那就快了。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現在看七百二十三頁，這是記載晉國的事情，春秋時代有幾個大國，都是強國，齊國、晉國這些先後創霸業的國家。晉國有一次發生內亂了，根據司馬遷寫的《史記》裏面，它有〈世家〉，寫晉的世家，晉國從昭公以後，晉國有六位卿大夫，就是六卿。這六家卿大夫一天一天的強大起來。這六家卿大夫就是韓、趙、魏、范、中行、還有智。六家到後來合併，併了以後剩下韓、趙、魏三家。六家又互相合併，彼此都互相併吞，互相侵略。佛肸這個時候以中牟畔這個地方來叛亂了。他來叛亂的時候，佛肸原來是范家、中行家，范、中行家裏的臣子，趙簡子後來來攻范、中行。佛肸既然是范、中行的家臣，家裏的邑宰，他來抗拒。以中牟這個地方來叛亂，這對於范、中行來講，他這個佛肸是對的。他為了維護范、中行家裏來反對趙簡子。

這一章在這個情況之下，他來召孔夫子。這跟前面公山弗擾來召孔子，有點相似，孔子也欲往。

所以開頭講，「佛肸召，子欲往。」子路就說，他認為孔夫子要到那邊去是不對的，子路是不以為然，他就說了，從前也聽過夫子講過這兩句話，這兩句話是什麼呢：「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一個人他本身作不善的事情，造那些罪惡的事情，君子不入也，君子，這裏指的就是孔夫子，不應該到他那裏去。但是現在佛肸佔據中牟這個地方，來反叛，孔夫子要到他那裏去，你怎麼說呢？然後，你看孔夫子怎麼答復。

「子曰：然，有是言也。」孔子說：你以前聽過我講的話，然，不錯，是我講的。然後就解釋給子路聽，另外我也曾經講過，你記得不記得呢？孔夫子就說，我另外講的，你聽一聽。「磨而不磷」，磨，雖然是給它怎麼樣磨，磷是磨壞了，怎麼樣磨也磨不壞。磷這個字，根據孔安國的注解當薄字講，比如說一塊石頭，給它慢慢的磨，逐漸逐漸磨得很薄。磨而不磷，就比喻有一塊很堅硬的東西，你怎麼樣磨

也磨不薄的，也磨不壞的。「涅」，涅是染，可以染，「不緇，不曰白乎」。前面講堅，一塊很堅固的東西，怎麼樣磨也磨不薄。不曰白乎，真正一種白色的東西，涅而不緇，你怎麼樣把它染，也染不成緇色，染不了的。這個是堅與白，堅是堅固，怎麼樣的磨也磨不壞。白是白潔，潔白的、清潔的，也不能把它染成黑的。為什麼堅的不能把它磨壞了，潔白的不能把它染成黑的？那就是說，用在一個人上面，一個有道之人，他處在什麼環境，都不會變更他的志向。拿堅、白這兩個字來比喻，君子是學道的人，這在孔夫子來講，聖人就是有道之人。有道，有什麼道，聖人把自己本性開發出來了，本性它受污染嗎？本性它能夠被人家磨壞的嗎？本性是不垢不淨，不會變成穢垢的，一切都是不增不減。有增減、垢淨這些都是相對的名詞，本性是清淨的，處在任何環境之中，它就不受染汙，不會破壞的。所以《金剛經》就講，金剛就比喻本性，拿金剛來作比喻。孔子在這裏講這幾句話，就是任何人，他明瞭自己有本性，要守住住本性，無論在那裏就不會有任何損失。就聖人來講，他一切事情都是從本性出發的。就一般學道的人來講，叫率性，就是順乎本性。這是有道之人，他就能夠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孔夫子拿這個答復他。意思就是說，你

認為我去的時候，他為不善的，我會受他的影響，而有所損失嗎？所以孔夫子就另外講的這幾句話。

你應該要知道，後面再加上一句「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意思就是說，我不去則已，我要是去的話，應該就是要發生一定的作用，有用處我才去，無用處，我去幹甚麼呢？匏瓜，有兩種講法，一是我們在地面上，一般人種的那個匏瓜，在還沒老的時候，還可以吃，到慢慢變成老熟了，外面的皮很堅硬，這就不能吃了。裏面的那個囊慢慢乾了，外面那個殼變成很硬的，一般人把它剖開來，作舀水用，變成不是吃的東西了，這是一種講法。另外一種講法，根據《皇侃疏》講的，匏瓜是天上的星辰，天上的星辰是掛在天空裏面，不是吃的。那就是說，無論就兩種講法，地上種的，在地面上種的匏瓜，在可吃的時候不吃，然後讓它變成老了，不能吃。或者在天上，掛在天空裏面那個星辰的匏瓜，也不是吃的。孔子說，我豈匏瓜也哉？無論是那種匏瓜，孔子說，我不是不可吃的東西。不是不可吃的東西就是說，孔子在世間都是要來作事情的，作有利於社會人羣的事情，要幫助辦政

治的話，那就是一切都能嘉惠民眾，意思說，我不願意作無用的人。

這番道理要讓子路了解，了解之後，孔子在春秋時代，那個時候已經很亂了。各國諸侯互相攻伐，眼裏沒有周天子，諸侯國家他國內的大夫也互相攻伐，很亂了。在那個環境，孔子怎麼樣呢？公山弗擾去召他，佛肸去召他，他雖然有意思要往，就是一定要發生作用。沒有作用，他到那裏去作什麼呢？當然，這兩個人召他，他都沒有去，事實上都沒有去。為什麼沒有去？到那些人那都不能夠成事，都是一種作亂的人，孔子到他那裏幹甚麼呢？孔子在這裏所講的話，就是表明自己處在亂世，心心念念還要以這個道，來轉移世間的那個亂世。在政治上，那是沒有這機會了，在教育上面，他辦成功了。所以教育上面，孔子不但在當時，有三千多弟子來跟他學，除了弟子跟他學以外，當時那些有名的人，都是先後來向他問道，來向他學。從孔夫子那個時候，一直到現在，你要講政治，你還是要遵照他這個教化，要實行仁政，不實行仁政的話，這個政治都不會長久的。

現在民主時代要競選，你不是實實在在實行仁政，頂多選過一次，下次老百姓

不會選你了，所以還是要行仁政，誠誠懇懇的為老百姓。在教育方面，一直到現在，我們在臺灣來講，很多教育專家都不懂這教育根本，懂得教育根本，還是要照孔子這個道來講，要啟發人家。自己知道有這個真如本性，由這個真如本性，才能解決生老病死的問題，這是根本問題，懂得根本，才能學成聖人，這樣他才能夠真正的來實行仁政，學道也才真正能夠學。不了解這些道理的話，你就把這個《論語》往外面發送，往外面講，不把這個本意講清楚，人家拿這個《論語》來謀求他的名，謀求他的利，他就利用這個，這一層我們必須了解。所以孔夫子在這裏，最重要就是說，把堅、白比喻本性，守住這個本性，無論在任何環境，沒有任何損失，只有對人世間有利益，有教化的作用。我們學孔子，就在這些地方要悟，悟了之後，你必須要實行，不實行談不上是悟的。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現在看七二七頁，孔夫子在這裏叫著子路就問，由是子路的名字。孔子說，「由也」，就喚著子路的名字說，「女聞六言六蔽矣乎」，這個女字是汝字，在經典裏面用女字，我們現在學的就是在左邊加三點水那個汝字，這個女就是汝，讀汝音，女就是你。你聞過，就是聽過六言六蔽矣乎。六言六蔽，這一章古人的注解也很麻煩，有的注解是這個講法，有的注解是那個講法，我們雪公老師講，那個注解你要看一看，你作個參考可以，但是他們那些注解都不可以採用的。孔子在這裏講，六言六蔽，六言就是六種言語；六蔽，蔽就是一種覆蓋的意思，也當壅塞的意思。覆蓋就是把它蓋住了，壅塞就是把它擠塞得不能通，這兩種講法。當覆蓋講是《爾雅》裏面，當壅塞講是《荀子》，這兩種講法。蔽字，是壅塞起來，有一半是明的，一半

是擠塞得不能通，採用這種講法比較可以好講一點。那就是說，後面講六言被六蔽在那壅塞著。有一半通，有一半不能通。孔子就問他，你聽過六言六蔽嗎。

「對曰：未也。」子路講，我沒有聽過。「居，吾語女。」這個居字，古人的注解也有很多，雪公老師說，這個不必那樣詳細的考據。一般人在家裏，無論是站在那裏，坐在那裏，或者是躺在那裏，都叫作居。孔夫子在這個時候，說要坐，坐是什麼呢？跟我們現在不一樣，孔夫子那時候是席地而坐，沒有這個椅子。席地而坐怎麼坐？先跪下來，膝蓋跟腿、小腿著地，然後臀部坐在小腿上，這叫居。見到人，或是見到長輩，原來是坐在那裏，然後身體直起來，身體重力就置在這兩個膝蓋上面，叫長跪。孔夫子這時候說，你坐下來，居，叫子路坐下來。叫他坐下來，話，吾語女，我告訴你，語讀去聲，告訴你。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是喜好，喜好仁。仁是嘉惠給一般人，替人家謀求福利，這是好仁。但是，只好仁不好學，這會壞事情。為什麼呢？孔夫子講的，教學生要學中道，只好仁不好學，不懂行仁這個道理，他往往偏了，對於一個人溺

愛，溺愛得過分了，反而不好，這是偏了，不合中道。這過去雪公老師也舉出例子，比如在春秋時候宋襄公，他跟人家作戰的時候，他自己說是仁義之師。他這個軍隊看起來是合乎仁義，要作仁義之師怎麼樣呢？一定要對方、就是敵人把陣式擺好了，古時作戰有打鼓，兩方面陣式擺好了，打鼓，然後再進行作戰，他這樣作，結果打了敗仗。禮是這樣講，但是敵人跟你作戰是不講這一套的，結果一仗打敗了，這是其中一種。我們要好仁，作小偷的人，古時作小偷的話，怎麼樣到人家裏去，或者用梯子翻牆過去，或者用鐵的鏟子，把牆壁挖一個洞進去。那個小偷沒有這些工具，你供給他一個梯子，或者供給他一個鐵鏟子，說是嘉惠人家，但是所嘉惠的是小偷，這就是好仁不好學，不能辨別，其蔽也愚，這是一種，類似的情形很多。我們在世間，學道的人當然要作一些善事。善事就是要布施，布施也要分清楚，同樣是布施，那一種布施重要。布施有財產方面，用財產布施給人家，這當然也很需要。人家貧窮的人沒有錢，正需要，布施給他需要。還有呢？布施法，不僅僅是佛家是用法施，我們研究中華文化，把中華文化、聖人講的這些道理，講給人家聽一聽，這也是法布施。這兩者，那個重要呢？布施財物固然重要，布施法更重要，這

要分得清楚。如果不懂得這個道理的話，我們只專門財布施，而不講法布施。那你這個布施財產，孔子曾經講過，堯舜其猶病諸，就是堯舜那樣的話，他完全拿財物來布施給人家，他還感覺得很困難。所以我們懂得這個道理，就要守這個中道。確實人家需要的時候，我們盡我們的能力，給他財產、財物的布施。就在財物布施的時候，不要忘記，法布施隨著就要講，不能只用財布施，沒有講法布施，人家得到你這個利益，不多，有限的，只有同時，用這個法跟他講，教他學聖人之道。學聖人之道的话，逐漸逐漸，他就不會跟一般人一樣，只知道追求財富，他知道在財富上面，能夠維持生活就好，然後就去求學問、求道德，來脩道，這才是把握了中道。

「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知是智慧，如果說只喜歡求智慧，但是智慧也要從求學、從好學中來的。如果只求智慧，而不好學的話，孔子講，其蔽也蕩，這個蔽前面講過，蔽是閉塞之不通。它這個蔽什麼呢？成了個蕩，蕩是放縱。只知求智慧，不好學的話，他這人就會放縱。因為智慧一定要求學問，這個學問告訴求智慧的人，你憑智慧不夠的，必得要配合著學道。配合學道的時候，智慧才能用到正當

的路上去。如果只求智慧，不講學道的話，他智慧發展結果，不但不能有利於人，而且是有害於人。在古時候蘇秦、張儀，他的口才那麼好，說出的話，各國的諸侯都會聽他的，你不能說他沒有智慧。但是他憑他那種口才，搞得當時天下大亂。用在今日，我們想想看，大家只講智慧，不講道德的話，那好了，大家就是怎麼樣勸人家發財好了，講發財學。發財學，這個財發得那麼多，結果他用在那裏呢？自己享受，與人有什麼好處啊！講究參加政治，用各種手段來競選。競選的人，過去雪公也講，你要去競選，首先要了解，全部的精神都要為選民來服務，你才可以去競選。如果心裏不是想，不是完全為選民服務的話，而只為了自己，這個選舉沒有意思。當然選舉成功，他要靠很多方法，就世間法來講，他也是智慧。沒有智慧，他選不上，現在除了智慧，講方法以外，還有其他違法的手段，那就很難說了。所以，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蕩就是放蕩，任何事情作的話，自己不能夠自我限制。不管對人家是有什麼不好，只要自己得了利益就好，這就是蕩。

「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信是好字，是守信用，但是要好學，一般講，守

信用是必須的，言而有信，但是有例外。過去雪公老師也舉出，微生高他跟一個女子在藍橋之下約會，那女子遲到沒有來，結果大水來了，他一定要守信用，不離開。他不離開，就抱著橋柱子，後來被水淹死了，這就是好信不好學。信字在什麼情況之下要守，在什麼情況之下可以不守，這要好學才能辨別。

「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直也是好字，一個人很直爽，自己作事情，跟人家交往，心裏存著很直，這個當然好。但是也要好學，好學才懂得這個直，真正直的意義是在那裏。比喻來說，有一個葉公告訴孔子，他說「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這是直了。有一個人直躬，他的父親順手牽羊，把人家的一隻羊牽過來了。作兒子的呢？作證明是他父親攘羊，這看起來很直。孔子說「吾黨之直者異於是」，我們家鄉有直的人，跟你這個大不相同，怎麼呢？「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父親替兒子隱瞞事情，兒子替父親隱瞞，孔子看，這是直在其中。所謂直在其中是什麼呢？看起來這是不直，但是聖人講的話不會錯誤的，直就在這當中。為什麼就在這當中？直這些字，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後面好勇，這個都是從

本性裏面發出的作用，本性裏發的作用都是好的。聖人到世間來，他一切道理都明白，他作的正是恰如其分，合乎中道。我們普通人，距離聖人遠得很。別說聖人，就是距離賢人，我們也遠得很，我們一作就偏了。要使不偏的話，要好好學，學什麼呢？就學聖人講的這個道理。聖人講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為什麼直在其中呢？這樣互相隱，父子是天倫，天然的倫常，不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的話，他就違背倫常，違背天倫了，就與他本性相反，污染了本性。再說，你葉公所講的：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就正是違背了本性。《孟子》所講，人有良知良能，那就違背人的良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是直在其中，這個要好學，好學就是把孔夫子講的道理，要明瞭，不但明瞭，而且自己遇到這種事情，自己要體驗，實實在在這麼作。

「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勇當然是好的，智、仁、勇，而且是知恥近乎勇。一個人知道有羞恥心的話，這就與他的勇很接近了，這是好的。但是，不好學，其蔽也亂。亂是錯亂，什麼事勇敢的去作，你勇敢作是不錯，你要作這樁事情，先要

想一想，這樁事情作出來，對人有那些好處，要考慮清楚。還有，這樁事情作出來以後，雖然認為是好事，在作的時候，很多方法要了解，不能夠勞師動眾。這個勇敢包括作事情先要周密的計畫，計畫要考慮得很周到，然後就勇敢的去作。這才是從學術、求學來的，然後才不亂。用在人事各方面，它才有條理。比如說我們固有文化講五倫，五倫是五種倫常，倫就是講次序。不學，不懂得為什麼要講次序，那就亂了。

「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剛是剛強、剛直、正直叫剛，這個也要好學。一般講剛，都是誤解了，認為某個人作事情不考慮別人，跟人家討論任何事情的時候，很容易就發脾氣了，指責對方不對，這個一般看起來是剛直，是剛，其實錯誤的。孔子在這裏講，剛也要好學，學了之後才沒有這個蔽。蔽，不好學就成什麼？蔽是狂，狂妄，那就是不能得其中道。孔子也曾經講「吾未見剛者」，有人說，申枨這個人算是剛者，孔子告訴他：「枨也欲，焉得剛」，這個人他欲望心很重，他就不能成為剛者。剛者，過去讀書人就講，無欲則剛，就是跟孔夫子學的這個道理，一個

人沒有自己私人的欲望，沒有私心、沒有這種欲望，他才算是剛者。有欲望的話，表面看起來，他是很剛強的樣子，但是遇到有權力的人，有財富的人，人家拿權位、拿財富來收買他，他就不剛了，他就一切順乎人家。為什麼呢？他有這種欲望，欲望要得到財富、得到政治地位。所以聖人講，有欲不能成為剛者，這個我們學道的人必須了解，必得自己無欲。這個無欲當然要附帶的說明一下。我們在人世間，要維持這個身體，要有生活的各種資源，維護這個身體，以及生活所需要必需品。我們在人世間，應該有一分正當的職業，不能看那種職業很能賺錢，這種賺錢是犯法的，國家不許可的，它賺了再多錢也不能去幹，必須找正當的職業。找了正當職業，心還是在求學、脩道方面，他就不受財富、權位的影響。自己才能夠真正的獨立起來，不會受人家影響，當然更不會受人家收買。這樣的剛，它是從求學來的，能夠辨別什麼樣是剛，什麼樣不是剛，他這個蔽就沒有了，就不會狂妄。

這幾個字，孔夫子就講，每一種都要好學，唯有好學，明瞭這幾個字的道理之後，他才能夠有中道。不然一作就偏了，那就不合乎中道。不合乎中道，雖然看起

來是個好事情，實際上相反的，作壞了。以上這幾個字，不論我們是學儒、是學佛，都要好好在這上面用工夫，用一分工夫，就有一分受用表現出來，這就從行為上體驗。不從行為上體驗，只把這個文字看明白了，那個沒用處，沒有效的，必須自己來好好的體驗。所以上面這幾個字都要配合好學。好學，簡單的講，就是要研究這個學問的理論。這五個字，每個字都要有學術的理論，只講這樣去作，不懂理論的話，一作就偏了，所以這個學和研究很重要。比如說學佛，你無論學那一宗的，各宗有各宗的辦法。天臺宗學止觀，止觀是用工夫，你不懂止、不了解止觀的理論，那怎麼止觀。就是我們學淨土法門，一句名號那是不可思議的。雖然如此，要了解，淨土法門是三根普被，他沒有研究理論的能力，當然憑一句佛號，就能夠念下去，就能有成就。我們不算是下愚，也不算上智，是中等根器的，中根的念佛，就要懂得念佛的一些道理。然後自己脩行，或指導人家來脩行，這也才能得其中道，得其中道，才肯老老實實的來念佛。無論什麼事情，天下是同一個道理。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這是七百三十二頁，「子曰」，孔子說，「小子」，是稱呼他的那些學生。你們，「何莫學夫詩」，何莫就是何不，你們何不去學學詩呢？所以在這裏講學詩的重要，不然孔夫子也不會叫他的弟子們，你們為什麼不去學詩呢？下面接著就講，為什麼要學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講這四條。這四條，就是在古時候學詩，是最重要的幾點。詩，無論是興、觀、羣、怨，都是加以用比喻的話，用種種詩的藝術，跟它美化起來。詩不跟一般文章一樣，一般文章尤其是寫論文，用直接的說明、討論。詩用詩的這種藝術來表現，所以古人知道，詩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作詩的人，我只是作詩，我沒有牽涉其他。那些暴君的事情，我沒有講，我這詩作出來，沒有什麼罪，你要拿這個來問罪的話，問不了。雖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這個聞之者是個明君，不是暴君，暴君他聽不進去，看著也不懂。明君一聞到，一看這個詩，可以戒，有所警戒的。比如在《詩經》裏面，有很

多諷刺周幽王，還有其他，周家到後來有些皇帝，有這些詩來諷刺他。諷刺是諷刺，你要那些帝王拿這些詩人來定罪的話，定不了。但是一個好的帝王、好的君主，他一看這詩，喔，這是講我，趕快要改。自己有任何不對的，有什麼過失，趕快要改。詩在古時候，作用很大。後來，到戰國的時候，《孟子》就講，那個詩已經是沒有了，「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王者、那些明君，他派官員到各國去採訪各國的人、那些文人所作的詩，採訪回來作為施政的一種參考。應該改就要改，好的政治須要加強，就繼續要加強的實施，那都是到各地方去採訪這些詩，跟現在的民意調查很相近。現在民意調查不見得那麼正確，到各地方採訪詩的話，詩就把人的心理直接表達出來，看詩就能夠了解各國民眾的心理。民眾有什麼痛苦，詩裏也有，有什麼需求，詩裏面也有，這比現在作民意調查正確得很多。

分開來講，前面是講詩主要的功用，「詩，可以興」，興就是作詩的一種體裁。比如說《詩經》裏面，現在一開始講，一開始讀〈關雎〉篇，關雎是雎鳥在那叫的，關關、關關的聲音，「關關雎鳩，在河之洲」，這就是興，拿這個雎鳥在那叫的聲音，

興起了後面，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興起後來的意思，這叫興。為什麼講關關雎鳩呢？這個特別，這個雎鳩、這個鳥特別，它只要兩個是成為夫妻的話，再不與其他鳥來談戀愛了。今日之下，比現在我們這個人類好得多。《詩經》就是拿這個關關雎鳩來興起，後來的君子好逑。逑什麼呢？逑那個淑女，逑到淑女以後，那就守住夫妻之道，絕不能有外遇，這是興。

詩，除了可以興，第二就是「可以觀」，觀，我們現在不是講到那裏去觀光，古時候觀光，並不是說我們到那去遊覽。人家的確是觀光，觀國之光，觀你那一國家，它的政治、社會這些都可以看得出來。比如說，春秋時代吳國、就是現在的江蘇。吳國的吳季札，吳季札他到魯國去觀，一聽魯國奏的那種音樂，音樂是旋律，音樂的歌辭就是詩。他可以知道那個國家的盛衰興亡，可以聽得出來。一聽那個音樂，或者歌辭，就可以聽得出來。為什麼聽得出來呢？音樂這種聲音，就從一個人的心裏發出來。心裏發出來好的音樂，古時候那個真正大音樂家，他制的音樂，詩也是這樣，他就藉著這個音樂引導人向自性中求，就是引導人明瞭自己的本性，所

以它有這個作用。可以真正了解音樂，了解古時候人作的詩、像《詩經》裏面，他就知道人心。

講到這一條的時候，我們雪公老師也講了。他老人家那時候在四川待了有八年之久，抗戰有八年，然後勝利了，回到南京。在南京一聽音樂，他就知道，這個時局不好，可以聽得出來。所以雪公老師回到南京，在南京大概又住了一、兩年，作了不少詩，那可以看得出來。所以，可以觀，可以看得出來，那一個國家，國家的命運到什麼時候，看得出來。根據這個道理，我們看看現在這個社會上唱的歌，這種音樂，大家可以想到，不是好現象。當然民主是講選舉的，不像過去那個帝王時代，那個政權維持好久，現在不是這樣。雖然是選舉，但是你想現在這種音樂，報導出來這些教人家殺、盜、淫、妄的資訊，國內國外的報導出來，雖然好像沒有什麼亡國，它不怕，那有什麼亡國？但是，把人逐漸逐漸的沉淪下去了，把人道變成為非人道了。這個比過去更可怕，所以可以觀，從詩裏面可以看得出來。

「可以羣」，我們人在天地間，是可以合羣的人類，不跟其他的動物相同。為

什麼講詩，可以羣呢？羣，最重要的一個字，就是《中庸》裏面講致中和，和字重要。人羣就是要注重和才能夠合羣，不和的話，就分離了，那裏還有什麼合羣。要能夠合羣，從家庭開始，家庭最簡單的結構，就是夫妻兩個人，夫妻兩個人一定要和。和，怎麼和法？前面講的，不但是仁等等，一直到勇到剛，要講好學，講和也是要學，詩，更是要學。學了之後他才知道，怎麼樣的來維持和。維持和，這個家庭，夫妻之間才能夠長久。夫妻之間和，這個家庭就和。家庭和的話，到社會上也能和起來，所以這個和字重要。詩，各位你看看《詩經》裏面，刺的文，譏刺的詩，目的、目標也是勸人要講和。好的詩，像〈周南〉、〈召南〉，那一定是和的。就講開頭的關關雎鳩那一章、那一篇詩，周文王求到理想中的王妃之後，然後琴瑟友之。琴是樂器的一種，瑟也是樂器的一種。琴瑟這兩種樂器，代表夫妻兩人，彈奏起來就是這個夫妻最和諧，就像琴瑟配合起來那樣和諧。家庭就依據夫婦二人這樣和諧，對上面父母，有了兒女，對下面兒女，兒女之間這個兄弟，一片和諧，這就可以羣了，羣是和諧、團結。羣眾不要堅固的執著自己，把自己的意見，執著不肯放棄。凡是與他的意見相反的話，他就要排斥出去、要反對，這樣的人，怎麼樣

也不能跟人和、合羣。所以這個詩，可以羣，羣，基本的要講究和諧。詩的文字，吟唱出來那個音聲，無一而不是和的，可以羣。

「可以怨」，怨就是怨恨，詩，為什麼可以怨呢？我們在人世間，處在這個大環境、小環境，隨時都可能碰到不如意的事情、不如意的人，那都可以讓我們心裏有了怨恨。詩，為什麼可以怨呢？詩作出來，就把這個怨恨消掉了。古時候那些詩人，遇到國家亂的時候，社會一亂，人心就不好。他往往作詩，詩作出來，一方面勸化社會人羣，一方面就自己把這個怨恨的心，把它排解出去、消掉。其他的辦不到，只有詩可以，所以，詩，可以怨。

上面這四句，下面總括起來講，「邇之以事父，遠之以事君」。詩有上面四種作用，邇，是講近處，在家庭裏面是最近的。可以事父，一個孝子，孝子也懂得孝子之道，也要學。學，學孝也要學詩，學了詩以後，就知道怎麼樣的來孝順父母，邇之可以事父，事父就包含母親在內。遠之以事君，講到遠處，從事政治，古時都是君主政體，可以事君。臣子怎麼樣事君，只要把這個詩學好，可以有這個興、觀、

羣、怨，拿來事君的話，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這是詩的好處，事父、事君都行。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這個識字可以讀志，識就當記字講。不但要認識，而且把這個鳥獸草木，鳥獸是動物的學問，草木是植物的學問，這個都要懂。你想作詩的話，學詩的話，這些都要懂。因為作詩，它用很多興體，用很多比體。就拿關關雎鳩那一條，他為什麼舉關關雎鳩呢？他知道雎鳩，它有這個夫婦不會亂倫，他認識了解這個，所以拿來作為興。類似的時候，詩人對於花草樹木鳥獸蟲魚，都要研究，都要認識，認識之後還要記得，記在心裏。等作詩的時候，那就運用自如了。所以在後面講到，要更多的記得那些鳥獸草木的名稱。這是學詩，一方面前面講那些，有那些功用。淺講，可以在世間知道怎麼樣的作人的道理，進一步，可以來引導人家學道、學聖人。要想作詩的話，那就要那些動物學、植物學，都要學。

各位要想，不但詩是這樣，一般的文章也是這樣，你把《古文觀止》那些文章看一看，除了論文以外，其他那些文章，有文學性質的文章，都是用花草樹木鳥獸

蟲魚來表現，不是用抽象的或用概念的來說明，用抽象概念說明，那是論文。文學它是用表現法，怎麼表現，就用這些動植物，以及天地間日月風雲，這個少不了的，所以都要研究。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請看七三六頁。這是孔夫子叫他的兒子「伯魚」，就跟伯魚講。「女為周南、召南矣乎」。女為，就是你學了〈周南〉、〈召南〉沒有呢？接著就不必伯魚來答復，孔子接著就講了，「人而不為周南、召南」，一個人不學〈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他就像面對著牆壁站在那裏。這句話，我們自己可以試驗看看，我們在家裏或在任何地方，我們對著牆來站在那裏，站著，你看到什麼，除了牆以外，什麼都沒看到，牆在那裏，阻礙我們的眼睛，我們看不到遠的地方。那個意思是說，一個人不學〈周南〉、〈召南〉，他就像站在牆這邊，是面對這個牆，而立在那裏，什麼學問也得不到。什麼學問也得不到，那還想在人世間辦什麼事情，辦那一樁事情也辦不成。

這裏講〈周南〉、〈召南〉，這是在《詩經》裏兩篇重要的詩。所謂〈周南〉、〈召

南」，南方，那時候周家是在西方，武王還沒有伐紂的時候，周家是在西方一個小國家。雖然是小國家，周文王就是在行王道，他的教育文化，都是教人家學聖人，在政治上學王道，實行王道政治，這種教化後來推行到南方來。推行到南方來，一個是〈周南〉。〈周南〉是在前面那一篇，〈周南〉一共有十一篇，〈召南〉有十四篇，這兩篇詩在《詩經》裏是重要的詩篇。〈周南〉一開始就講，周文王怎麼樣求窈窕淑女作他的妃。這開始就講男女要正室，正夫婦，夫婦要正。講五倫的話，五倫從夫婦開端就要講究正，正才不亂。〈召南〉，也是講男女結婚的事情，所以男女結婚先要慎重的選擇。選擇以後，要正式成婚有六種程序，叫六禮成婚，非常慎重，絕不會像現在結婚那樣隨便，因為正夫婦是五倫的開始。這在〈周南〉、〈召南〉裏面都講到。這兩篇就是周公把文王的教化推行到南方，〈召南〉是召公把文王的教化，推行到南方來。周南是那個地區？召南是那個地區？不必詳細的考據，考據與研究是沒什麼大的用處。所以要知道，學詩要學〈周南〉、〈召南〉。懂得這個道理了，就在脩持上面，就按照詩講的這樣脩。夫婦一定要專、要正、要端正。端正才不亂，夫婦端正不亂，然後其餘的才不亂，五倫才有次序。有次序，在一個國家、在一個

社會，人人都有次序的話，這個國家、這個社會一切都是軌道、有秩序，這就不亂。古時候有亂世，就是五倫亂了，世間才亂起來。我們今日之下，你看，結婚也很隨便，隨便的結婚，離婚也是，說離就離，這就是大亂的一個原因，不能慎重其事。這是孔子跟伯魚講，學〈周南〉、〈召南〉有這樣的好處，所以孔子教伯魚學。

我們求學、脩道的人，都要這樣學。都要這樣學，我們研究《詩經》，現代人，很多解釋《詩經》，他就曲解了。他說〈關雎〉這一篇，不要像古人講的那樣嚴肅，他說〈關雎〉就是講男女戀愛的事情。講男女戀愛這是很輕鬆，很有興趣。講夫婦之道的話，現在不合乎時代潮流，這是現代人的說法。我們現在既然在這裏，學習孔夫子的聖人之言，我們不管世間人怎麼個解釋，我們照這樣學，是不錯的，必須這樣學。我們在世間待人接物、辦事情，才沒有障礙，脩道，更能夠很順暢來脩。

論語講要講記【陽貨第十七】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請看七三九頁，「禮云」，云這個字是講這個禮，再加一個字，「禮云禮云」，兩個是加重其辭的。就是說，一般人講禮，講禮什麼呢？「玉帛云乎哉」，所謂玉帛，古時候講這個禮，來行這個禮，有一定的規矩。就一般的人來講，彼此贈送這個禮物，這是表現這個禮。在祭祀的時候，祭宗廟，或者是到後來祭孔，有呈獻這個帛，帛是絲織品。有呈獻這個玉，這個玉帛就是一種禮物。禮云禮云，只是呈獻這個玉帛，就到此為止。只是人與人之間互相贈送禮物，祭祀的時候，呈獻這個玉帛，這就是禮嗎？就講到這裏為止。

「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是音樂，無論是那一種禮，婚喪嫁娶，都要要奏樂。奏樂的時候，古時候最常用的是敲鐘打鼓，就是鐘鼓。而且這個鐘鼓打得有板眼的。孔子說，「樂云樂云」，要講到音樂的時候，「鐘鼓云乎哉」，只是敲鐘打鼓，這就是音樂嗎？話就說到這裏為止。

這個不是音樂，這個不能完全算是禮。那怎麼講呢？禮有形式，有本質。樂，也是有形式，敲鐘打鼓是形式，樂有樂的本質。禮的本質，在前面我也跟各位講過了，禮的本質就是禮讓、恭敬。恭敬就是拿自己的本性對待人，看見一切人都有本性，平等的，本性是平等的，對待一切人都要恭敬。一恭敬的話，就能教我們明瞭自己本性，工夫好，就能夠證果，這個禮所以要講恭敬、要禮讓。讓，就是我們凡夫眾生什麼事也不讓人家，只保護自己私人的利益。讓，那妙得很，一讓出去，看起來把私人利益讓出去，本性就出來了。私人的利益不讓的話，它就染汙自己本性。私人利益不讓的話，學佛的人，天臺宗講的三止三觀，他怎麼樣作也不成功。我們學念佛的人，在社會上，甚至於在家裏，自己的利益不肯讓別人，念佛念得再多，你一天念十萬聲，也不會跟阿彌陀佛相應，所以讓，很重要啊。

在儒家講這個讓，在學佛的人來講，我們講念佛是正助雙脩，這就是最好的助工夫，這是禮。樂，鐘鼓是形式，本質這個樂，就是那個宮商角徵羽五個基本音，調和得最完美、最完善，就是這個和字，就憑這個和字。在《中庸》裏面講得很清

楚，致中和。和就可以把自己的煩惱伏下去，讓它不起現行。到了中的時候，就絕對叫煩惱不要起來，中就是中道。和到一定程度，他就得了中道。這個工夫就使自己，開始是伏惑，最後就是斷惑。由伏惑到斷惑的話，這就是中庸之道，能夠開發自己本性，這是音樂，它的本意是這樣。

論語講要講記【陽貨第十七】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請看七百四十頁，孔子說，「色厲而內荏」，色是外表，外表上看起來很厲，這個厲是嚴厲。好像這個人他是一個莊重的人，表現出來是那麼莊嚴。厲是叫人家不敢侵犯他，這是色厲，這是在外表上。而內荏，內是內心，荏這個字是一個草本的植物，這種草是很柔軟的、柔弱的，拿這代表一個人的外表很嚴厲，而內在很柔弱。這個內在柔弱，他就是不好的地方講，柔弱用在好處，那當然是不錯，這裏是就不好的地方講，就是心虛。他怎麼呢？孔子恐怕色厲而內荏這五個字，不容易了解，下面舉這個事實來，「譬諸小人」，譬是譬喻，用譬喻來講。諸小人，諸不當數目講，是譬之於，把這個色厲而內荏的人，譬之於，諸是之於這兩個字。把它用在比喻那個小人，小人怎麼呢？這是竊盜，「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那個小人就像穿窬之盜。窬，這是一個在大門旁邊的小門，本來窬是這個意思，或是一個小洞。在這裏講穿窬之盜，小偷要去偷人家東西，他就把人家的牆壁挖了一個洞。挖一個洞就是穿牆，穿窬就是穿牆鑿洞，把牆壁穿一個洞出來，然後可以到裏面去偷人家的東西。這個

比喻色厲而內荏。過去雪廬老人講過的，小偷來把人家的牆，在挖了以後，他先用一個像人頭那樣的工具塞進去試探試探，試探主人是不是睡眠，還是醒的。看看主人有沒有發覺，把那個像頭的工具，有的是個佻，有的是木頭作的，試探裏面沒有動靜，那就可以進去。這還不算，一方面挖這個洞，一方面想萬一主人發現了，他要從那裏逃出去，這要事先看清楚。這是作小偷的一種心理，這種心理是內荏。

這小偷跟現在不一樣，現在的小偷，主人沒有發現，他是小偷。主人一發現，他就變成強盜。你看，現在怎麼得了！古時候的小偷，他還是色厲而內荏，這是比喻的話。色厲而內荏，是講一般人，他沒有什麼作事的能力，也沒有什麼品德。他假裝什麼事他會辦，他也有這個道德，表面這樣跟人家講，內在什麼都沒有，何德何能，沒有啊，這叫內荏。這樣的人，現在這世界上多得很，我們臺灣看看，各位自己看吧，這種小人冒充他是一個能幹的人，有很好品德的人，實際上什麼也沒有。孔子講這是教我們認識，我們自己反省自己，我們在世間不出來作事則已，出來作事的話，要量量自己有什麼德、有什麼能力，重要的意思在這裏。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請看七四二頁，〈陽貨〉這一篇，還有以後的那幾篇，在經文上面，古人注解有很多不同的解說，所以我們從這開始要多用一點心思。我們這裏根據雪廬老人給我們講解的，大家研究這個以後，再看看別的注解或古人的注解，那就知道了。我們在這裏研究這部《論語》，確實是如此，沒有經過雪廬老人這樣講的話，我們看古人注解，真是不知道採取那一種講法好。而且古人注解，大多都是講究世間法，雪廬老人一講解，他就把它貫通了，由世間法一直貫通到出世間法，這個非常重要。

「鄉原」，是「德之賊」，賊是害的意思。賊害，鄉原的人是道德的賊害者。先看鄉原，這本來是原字，原字這裏讀愿字。古人注解很多，這裏可以採取的是趙岐的注解，趙岐注解什麼呢？注解《孟子》的。《孟子》就是講這個鄉原，《孟子》〈盡心〉章裏面答復萬章的問題，那裏就提到這個鄉原。趙岐的注解，這個原當善字講，善惡的善字講。鄭康成的注解，這個原字也解釋為善字。但是鄭康成在原字下面加一個心字，就是愿字。我們雪公老師就採取，鄉原的原字，根據趙岐的注解、鄭康

成的注解，把這個原字解釋為善字。這樣注解就是說，鄉原，這一鄉的人都認為這個人是個善人。孔夫子講的是下面這一句，德之賊也，這種鄉原，在孔子看來，是德之賊害者，他是有害於道德的人，經文的經義是這樣解釋。

為什麼一鄉的人都認為他是個善人，在孔夫子看法不如此，他是有害於道德的人。這個過去雪公講過了，舉例子。比如說，這一種鄉原的人，他沒有一個道德的準則。怎麼說呢？假使說，他聽見人說，宋朝的岳飛，這是舉比喻鄉原。在古時候，岳飛是宋朝人，我們雪公老師就用這個故事，舉出來作比喻的話，假使這個鄉原的人，聽到人稱讚岳飛是好人，他說：好，這是好人；然後又聽人說，秦檜是個好人，他一看，不錯，這是好人。想想看：岳飛好人是不錯，岳飛這個好人就是被秦檜害死的。這兩個人，一個是代表善的；一個是代表惡的。他聽人家說，這個人好，他也說好，那個人說好，他也說好，沒有一個準則，誰是善，誰是惡，善惡不分，這種人叫作鄉原。這種鄉原的人，他就是擾亂一般人是非善惡的觀念。所以孔子說，他是德之賊也，孔夫子講這句話，就是教人家明瞭，什麼是善、什麼是惡，善惡不

能混淆，善惡一混淆的話，社會就亂了。例如我們現在大家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嗎？沒有了，沒有善惡的觀念，連標準也沒有了。他這一種人就是同流合污的人，這種同流合污的人，破壞道德，就是有害於道德。

孔子講這一句話：德之賊也，包含的意思很廣。拿現在來講，就宗教來講，這個宗教他也信，那個宗教他也信，這個道場他也去，那個道場他也去。目的幹甚麼呢？到處攀緣，他真正的信仰沒有。這就把宗教、道場混淆了，讓人家說，你這個宗教就是這樣的呀，所以它的含意很多。因此這一句話，我們記得，就是在一切的事情上，我們要辨別清楚，善惡是非要清楚。他那些同流合污的人，目的在那裏，目的是為了求得自己的名利而已。我們學道的人，就不能夠同意那種鄉原的人，這才是非善惡分得清楚，每一樁事情都有是非善惡的，分清楚這個，才能談得上學道。

論語講要講記【陽貨第十七】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現在看到七百四十三頁，這章書也很麻煩，先把我們雪公老師所講的，先說出來，然後再看看古人的注解，一對照，就知道了，古人注解錯誤的，錯在那裏呢。雪廬老人在講的時候，先把古人注解錯處說出來，然後再講他自己的解釋。現在我們節省時間，先把雪公老師講正確的道理講出來，然後再看看古人注解錯在那裏。這個重要的，雪公老師就講一個道字，一個塗字，古人注解都是把道與塗解釋一回事，道是道路，塗也是道路，我們雪公老師不是這個講法。他說，文字先要辨明，道不能解釋為途，塗是路途，是不錯的。但是在這裏，道這個字不能解釋為路，如果解釋為路，為什麼在這裏分成兩個字呢？固然這個道字通常也是作道路講，但是在經文裏面，看它用在什麼場合，它有不同的解釋。

在這裏這個道，就是《上論》所講的，孔子說：志於道的道，學道，志於道。志於道的道字就代表理性。《上論》講志於道，就指人人本有的本性，既是志向在

這個道上面，那就是心心在道上面，道不可有一時一刻、或在任何地方離開道，不能離開，所以《中庸》裏面講「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按照佛家天臺宗的圓教來講，圓教菩薩他看世間有情眾生、無情的器世間，無處不是自己的本性。既是眾生以及器世間都是本性表現出來的，這樣的話，《中庸》所講的：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明瞭道理的人，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離不開自己本性，離不開這個道。只有凡夫眾生，他了解這個道理，不認識，首先是不認識自己有這個真如本性，講到外面的山河大地，他更不了解了，因此他是離開這個道，他不知道那裏是道。聖人教我們，這個道，原來無處不是道，無時不是道，就教我們普通人心在道，起了念頭就要認識這個道、認識這個本性。這些問題就是要自己能夠悟，悟了之後，工夫就在你所悟這個道理，心就放在這個理上面。

這就是這裏講的「道聽而塗說」，我們學和研究《論語》，知道這個道，這個須要脩的。但是聞到這個道是無時無處而不在，聽到這個道理了，重要的就是要自己心就要放在這個道上面。心放在這個道上面，也不是那麼容易，要研究，第一層要

悟，悟了之後，心就不能離開這個道。並不是聽了之後就明白了，沒那麼容易的。所以假使說，這個道聽了之後，自己也不研究，悟都還沒有悟，脩行的工夫更沒有。這個時候，一聽之後就在路上跟人家說，這是「德之棄也」。什麼是德之棄呢？真正有道德的人，棄是作不取。有道德的人，他是真正來脩道的人，他不會如此。所謂德之棄也，是有德的人所不採取的，不採取什麼呢？聽而塗說，他不敢那麼作。真正有道德的人，他是要誠誠懇懇的來學道、來脩行。聽到這個道之後，這個道有這麼大的功用，是教我們明瞭自己本性，要開發我們自己本性，要悟、要脩行。他就不敢一聽之後，自己還沒有悟，也沒有脩行，他就在路上跟人家說，叫德之棄也，這個他不敢這麼作。棄是不敢這麼作，他一定要好好的研究。

前面講自己先脩這個道，再拿教人來講，教人，前面《上論》也講「溫故而知新」，溫故是什麼呢？聞到這個道，這個道是經書裏面所記載的，這個道是知道了，知道之後，你去教人的時候，你還要溫習溫習，故是原來你已經學了，學了之後，你去教人家，為什麼還要再研究、還要來預備，然後才跟人家講呢，因為溫故而知

新，經文雖然原來已經明瞭了，也有相當脩行的工夫了，但是教人還要溫習，為的就是經文所含的意思廣泛得很。我們普通人，你讀《論語》也好，讀五經也好，不是說，看看古人的注解，一看，把注解也看明白了。或是多看幾家的注解，也經過自己選擇，好像是明瞭了，其實早得很呢，實在是還沒有明瞭。聖人所講的話，包含得非常廣泛，往往我們只了解一部分而已。要再去教人時，你多溫習溫習，新的意思又出現了。所以這裏前面講，道聽而塗說，固然是不好，就後面的意思來講，而你不能溫故，就去教人家，這也是害人。為什麼呢？經文裏面的意思很多，它是因材施教。我們世間任何人，每個人過去好的習氣、壞的習氣，都有很多很多，這些善惡的習氣人人不同。如果說，我們就自己所知道一種，取那一種方法來教人家，那就不能夠因材施教，效果談不上。所以就教人家來講，要好好溫習溫習，溫習之後，知道這個經文裏面含的意思那麼多，針對聽的人，他的根機是什麼，一談話就知道了，就用那一種方法來教他，這也很重要，不如此，那就害人了，這是雪公老師的講法。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般的注解呢？道聽而塗說，在道路上聽到人家講這個學術，講這個道理之後，然後就在道路上講給人聽，他把這個道與塗，兩個字不分。兩個字不分的時候，我們研究研究，道路上聽到了，又在道路上告訴人家，這兩個都是在道路上。你道路上聽的是什麼東西，道路所聽的，又在道路傳給人家，你的內容是什麼？你這樣一看，我們學那樣注解，我們學什麼東西，一無所得。他連聽的內容都沒有講清楚，所以把一個道字、一個塗字解釋是一回事情，都是道路。所以必得像雪公老師這樣講，道就是指的道理，就是本性，這個本性聽了之後，不能夠自己還沒有悟，也沒有脩持，就教給人家聽，不能採取這種方法。這個我們就用得上了，用到什麼呢？聖人的道理，我們一聽之後，不是這麼容易就會了。我們要經過研究，能夠悟，然後再脩行，這還是在自脩這方面。你教人家的話，那要因機說法、因材施教，更要溫故而知新。所以這兩句話，包含自脩與教化他人，必得像我們雪公老師把這個道分清楚，它跟這個塗不能夠都解釋為道路。這章經書我們不跟雪公老師學的話，你把古人的注解看得再多，自己也得不到受用，也談不上脩道。

論語講要講記【陽貨第十七】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請看七四四頁，孔子講這一章，先說「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這一章也不大容易講，為的是古人注解，在文字上也沒有加以慎重的來辨別。一般注解「鄙夫」，這個鄙夫是卑鄙的人，沒有知識、沒有學問、也沒有道德，這個就是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一般講法，可以與他一同來事君嗎？這個講法。但是在古人也發現了，這個講法不好。所以在清朝王引之，他的《經傳釋詞》這一本書裏面，這是他著作的，他認為可與的與字不當連繫詞用，與字當以字講，可與就是可以。他這個講法有根據的，這個在七百四十五頁裏面就講，他舉顏師古《匡謬正俗》裏面，引用孔夫子講的：「鄙夫可以事君也與哉」。顏師古在他的著作裏面，引用孔子這一句話，在他引用孔夫子這一句話，它不是可與，而是可以。還有李善注解《昭明文選》〈東京賦〉裏面，引用《論語》也說「鄙夫不可以事君」，這都是把可與作為可以講，王引之這個講法，而且他也舉出古人引用這句話，不是用可與，而是用可以，

我們雪公老師認為這樣注解好。那就是說，這個沒有學問、沒有知識、也沒有道德的人，這個鄙夫，可以事君嗎？也與哉，後面是活動的語氣，意思說，這種鄙夫是不可以事君。事君在古時候講，辦政治就是事君，幫助國君來辦政治，在現在來講就是從事政治，古時講事君，現在就是辦政治。

為什麼鄙夫不可以事君呢？也就是說，這種鄙夫，拿現在來講，鄙夫不能夠辦政治，為什麼呢？「其未得之也，患得之」，其指的那個鄙夫。未得之也，未得，得的是什麼呢？得到政治的位子。在古時候講，他沒有到國君那個朝廷裏面作官，就是未得。在現在來講，他還沒有得到政治上的地位。患得之，患得之就是憂患著能不能得到，憂患得不到，叫患得之。「既得之」呢，得到了，「患失之」，又憂患既得的權力又失掉了。這就把鄙夫事君，他的動機分析得很清楚。就舉一個明顯的例子，假使我們就比作鄙夫，我們要去競選，我們就憂患選不上，患得之，就憂患怎麼樣才能選得上呢，就患得之。一旦我們選上了，選上以後，得到這個政治地位，很好，作民意代表也好，作政府的官員也好。因為現在民主制度都是有期限的，到

了期限，當然又要再選。現在選上了，他因為下一屆再選的話，又恐怕選不上了，患得患失。

後面這一句重要了，「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假使患失之，既得的權力，憂患失掉以後。他要保持他既得的權力，就會無所不至，什麼方法都可以作得出來。不管是什麼方法，詐騙的也好，用種種不合道理這種欺騙人家這些方法，都可以用得出來。無所不至就是不擇手段，也就是古人所講的，像鄭康成注解，無所不至是無所不為。只要求得自己的權力，保持這個權力不要失掉，什麼事都可以幹得出來。想想看，一個想從事政治的人，為了保有、保持他既得的權力、既得的利益，他什麼事都幹得出來。你想想看，這種人來辦政治，政治辦得好嗎？他對於一般選民是有害還是有利呢？所以這個是無所不至，多想一想，這種人要不得。孔夫子說出來，就教我們不要學鄙夫，辦政治當然是好事，辦政治就不要學鄙夫，就是一切的心，都是要為了選民。這個就是脩道，脩道的人藉著辦政治，來把這個道能夠實施出來。這章書對於孔夫子講這個鄙夫，我們千萬不要學。

論語講要講記【陽貨第十七】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請各位看七四六頁，這個「古」、「今」，在孔子那個時候，古是在周朝以前的叫古，今就是孔子那個時候，時間指的是這兩個時期。在這裏講，古時候一般人，「民」就是一般人、民眾。「有三疾」，三疾，疾是他的缺點，或者是毛病，就當缺點來講，古時候一般人有三種缺點。「今也」，孔子說現在，或者是這個缺點、連這個缺點也沒有了。不是說古人那個三種缺點到現在沒有，比古人好，不是這個講法，就是古人的缺點，到孔子那個時候更壞了，連古人那些缺點也沒有了，這後面一講就明白了。

怎麼說呢？古時候有狂者，狂者是狂人，在古時候講「狂也肆」，肆是放縱的意思。這個狂者是不合中道的，他在世間待人接物、作的事情，放縱，就是肆。「今之狂也蕩」，孔子那個時候，他講今也有狂人，狂是蕩。蕩是什麼呢？按照孔安國

的注解，蕩是無所據，據是跟肆是不同的，肆是放縱，蕩這個字，孔安國只講無所據而已，無所據，是飄蕩的意思。例如在水裏面漂浮動蕩，自己不能控制，這叫作蕩。肆是稍微放縱自己一點，自己還可以控制住；蕩就是自己控制不了。那個狂是古今的不同，意思是說，今之狂也蕩，連古時候那個狂之肆，比較之下，肆好，現在連古時候那個肆也找不到了，只有這個蕩，那更壞了。

「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時候的矜，矜一般講矜持的人，按照馬融的注解是廉潔的人，有廉隅。所謂廉隅是什麼呢？他作人、待人接物有一定的堅持，堅持得有一些地方不能跟人家通融。就像這個桌子，四邊這個角，四個角落，它不能動，這叫廉隅，隅是角落，廉就是廉隅的意思。這是比喻的話，用在人的行為上面，是方方正正的，就跟桌子四個角落方正一樣，不能改變，這是古時候矜者，古時候矜持的人就是行為方正而不能改變。今之矜也忿戾，現在的人講矜持卻是忿戾，忿戾是什麼呢？往往對人家，與他的意思不合的話，他就發出憤怒出來，對人往往起了憤怒。最終，憤怒是往往認為自己完全是對，別人是對的。這個想想看，

古時候那個矜，他是在行為上面，自己作人方面，不能改變他方正的脩養。孔子那時候矜人，作人之道、方正的行為也找不到了，沒有了，他自以為是，凡是與他不合的，他就發了脾氣，這個比不上古時候那種廉。這一種忿戾在人的行為上，沒有方正，方正的脩養沒有了。

「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古人有愚人，愚人就是直。愚人自己就是守著愚就好，我是愚癡，愚癡就是愚癡，他很直，言語行為都是很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孔夫子那個時候，這個愚人怎麼呢，直也沒有了。愚人自己承認是個愚，那沒什麼不好，承認自己愚還可以謙虛跟人家學習。那個詐就不同，詐是心裏不直，自己沒有學問、沒有什麼能力，冒充他有學問、有能力、有道德，就是詐欺人家，這種詐欺人家，在孔夫子那個時候，就有這種人。再拿我們現代人來看，直固然是找不到了，冒充詐欺的人到現在也找不到了，他這個愚、詐而已矣，他還知道學問道德的可貴，他自己沒有，還冒充假裝有。現在各位看看，根本就是反對道德，道德現在是冒充都沒人冒充，連這道德根本也沒有，就是毀謗道德，一切都不需要。

他也不知道什麼是道德，各位在傳播媒體上報導可以看出來，動不動就是殺人放火。連自己的父母、祖父母，他向父母、祖父母要錢，要不到，然後連自己父母、祖父母，他也殺害。你想想，這個道德到那裏去，一天不如一天。

講到這裏，孔夫子為什麼這樣講呢？聖人的話，我們不是把經文看過之後就明白了，你要研究它的含意。孔子說出來，拿古今來相比。時代愈到後來愈變壞，雖然變壞，時期不很顯著，變壞的時期都是從人心開始變壞，人心由好變壞，不是短暫時期就變壞。再呢，人心由壞的，壞到極處，惡極必反，又可以變好，世間法人心就是這樣，善惡在那裏轉變。這一轉變，比如說我們現在看見人心變到這種程度，各人與各人之間沒有道德，父母、祖父母他都可以殺。在社會人羣、國與國之間，造成的結果，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殺害一切人。為了自己國家的利益，他可以沒有理由把別的國家滅掉，分析分析，滅人國家的、殺害人羣的，還是為了他求個人私人的利益，這個是人心壞到極處。壞到極處，毀滅性的武器就出現。壞到極處，把人類毀滅得差不多了，然後人心又想，還是向善，還是要尋求道德。向善的時候，

也不是一下就能夠馬上所有人的心都善了，還是要少數的聖賢到世間來，先教人心改善，要講很多聖人的道理出來，才能逐漸改變，這個都是有變化的。

所以在這裏孔子拿古今來講，就是由善到惡，聖人意思，既是有變化的時候，教人家學善，可以改變。如果不可以改變的話，還要這些經書幹甚麼，還要聖人到世間來作什麼，聖人到世間來，就是要改善人心。這章書就是教我們了解世間的善惡，善到極處，人人都是講究五倫道統，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社會人羣和諧相處，講到世界是天下太平。惡的結果呢，那就是毀滅了，大家共同的毀滅了。聖人來教化世間，就是教我們要發心，發心學聖賢，把聖賢教化人心這個道，能夠把它弘揚出去。弘揚聖賢之道不容易，尤其在這個惡法演變到現在，你講道德，人家處處反對。那就是我們要學，愈是學聖賢，愈是在這個惡化的時代，我們要發這個大心，來把聖人的這些道理，能夠弘揚出去，這一章是講這個道理。弘揚出去，包括我們自己脩道，包括這個世間，才能夠得到真正的改善。個人在這個社會之中，他可以生活得很平安、很和諧，脩道也能夠順利，講到世界，必須這樣發心，這樣改善人

心，才能夠真正求得世界和平，不是這樣作的話，世界永久不會有和平。

我們研究這章經，要這樣深入的來研究，研究還不夠，自己要發大心，要把我們固有的文化能夠弘揚出去。為什麼這樣講呢？懂得人人都有真如本性，就是孔子講的「性相近也」的本性。孔子孫子——子思子作的《中庸》「天命之謂性」，只有中國學問跟佛家才講到這種境界，佛講人人都有真如本性。儒家也是從孔夫子到那些大弟子，才知道人人都有本性。既然人人都有本性，我們要發心，勸人家學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就是要開發我們自己本性。不從這裏發心來弘揚聖人講的道，自己脩道怎麼脩法子。你想世界和平，那裏能夠和平。我們發心這樣弘揚聖人之道，根據什麼呢？根據是人人都有這個真如本性。我們現在學《論語》了，我們知道這個道理了，那些不懂道理的人，不管他是錢財多到自己數都數不清的人，或是政治地位，古時候作了大皇帝，現在就拿美國來講，作了美國的大總統了。在我們中國聖人這個道來講，他都是一個生死凡夫，但他跟我們一樣也都有真如本性。我們知道這個道，他們不知道，我們就應該根據佛法所講的「同體大悲」，同一個法身，同一體，

我們要發悲心，悲憫他們。所以在這裏，我們要發大心來弘揚聖人這個道，原理就是這樣。

這個道理現在一般人，不那麼以為。而你跟他講這個道，他不懂，他還會找出一些理由來反對。那就是要靠我們發大心的人，好好的在儒家這個經典裏面研究。儒家每一部經典、每一句話、每一章經文，包含的意思多得很，方法又多。那些講道德他們不懂的人，你把這個好好的研究，好好的學，將來就有方法來說服他們，讓他們能接受。這章書我們這樣去研究，就是遇見那些詐騙的人、無知妄作的人。這些無知妄作的人，包括那些在位的大總統，或財富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的人。你在這裏好好的研究，你都有辦法來讓他能夠開悟，能夠明瞭這個道，你不能直接的來跟他講，你用其他間接的辦法。像美國的總統，我們大家，你能夠直接跑到美國那個總統府裏面去，你跟他講嗎？你進都進不去。但是可以用辦法，用迂迴種種的辦法來讓他明瞭，只要誠心求之，自然有辦法，所以要好好發心。

論語講要講記【陽貨第十七】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請看七四七頁這兩句話，這兩句話在前面《上論》裏面也講過了。這裏呢，有人說這是重複的，雖然是重複的，但是記載在這裏，有它的作用。所以注重在：「巧言令色」的人，「鮮矣仁」，讓我們了解，凡是巧言令色這種人，他的仁，是鮮矣仁，他的仁慈之心很少。記載這裏不必細講，就是教我們研究《論語》的人，對於孔子講這兩句話，要注重、要好好的學，不要學巧言令色。

論語講要講記【陽貨第十七】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請看七四八頁，孔子在這裏先說，「惡」是厭惡，厭惡什麼呢？紫色把朱色奪去了，讓人家都好紫色，不好朱色，這一段是陪襯的話。重要的是，「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國的聲音，那時候那種音樂把這個雅樂亂了。「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利口，這個口才銳利，就像那個刀口一樣很鋒利的。邦家，這種利口之人可以把邦家，邦是國，家是卿大夫之家，他能夠把它顛覆下去。

先講顏色，第二句講音聲，第三句講口。就顏色來講，要正色。中國的學問，正色，青、黃、赤、白、黑五種顏色都是正色。紫是什麼呢？紫色就是把紅加黑，這裏後面有講，紅色、黑的兩種摻合起來就變成紫色，這叫閒色。各位看看，後面講五方的閒色，就在七百五十頁上面，各位看，綠色是青的閒色，紅色是赤的閒色，碧是白的閒色，紫是黑的閒色，緇色是黃的閒色。這個為什麼是閒色呢？後面有講到。古人注解他有按照五方來講，東方是木，木是青色的，木剋土，土色是黃的，

用青色加上黃的就變成綠色，綠是東方的閒色。又呢，南方是火，火色是赤的，火是剋金，金是白色，以赤色加上白色，叫作紅色，所以紅是南方的閒色。下面就不必再講下去了，現在講紫，紫是以黑色加上赤色，就變成紫，紫是北方的閒色。古人注解，他是以五行生剋的這個意思，青黃赤白黑是五方的正色，拿相剋的道理，互相加起來就變成閒色，閒色就不正了。所以孔子在這裏講「惡紫之奪朱也」，紫色在當時，尤其是齊國人，齊國的君主很愛好紫色。愛好顏色來講，紫色顯得很好看，所以當時有不少人喜歡紫色。一喜歡紫色，正色就被紫色奪去了。

再講到「鄭聲之亂雅樂」，鄭聲是在鄭國的那種音樂，鄭聲這個音樂是什麼呢？由於音調引人有哀傷在裏面，所以古人講鄭國那個音樂是「亡國之音哀以思」，哀怨之中，引起人家很多哀傷的一種思想，這在當時來講，是不好的音樂。好的音樂是什麼呢？雅樂，典雅的音樂。比如說古時祭宗廟，用的那個音樂，那都是雅。這種雅樂就是讓人家聽起來，他的心思就能向道上面去學習。古時祭宗廟，現在比如說祭孔，祭孔裏面那種音樂聽起來，那是雅樂。所以聽了雅樂心裏就正，就導正過

來。聽了鄭聲，那種哀思的音樂聽起來，讓人家很傷感，傷感是一種煩惱，這是惡鄭聲之亂雅樂。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利口是什麼呢？沒有道理的，在他說出來，可以變得很有道理。這一種人他心裏沒有一個是非，更談不上什麼道理在那裏，沒有了。因此，他對社會上一切的規範，合乎禮節的規矩，他也不守，不講那些規矩。既是不講規矩了，他就憑他這個利口顛倒是非。顛倒是非，無非是為了滿足他私人自己的欲望。在古時候最利口的就是蘇秦、張儀，蘇秦、張儀就憑著利口把天下搞得大亂。但是雪公老師講到這裏，指出今日之下，連蘇秦、張儀也找不到了，今日之下，這種利口的人，比不上蘇秦、張儀。蘇秦、張儀他那時候合縱、連橫，他還講的出一些道理來，現在的人這個利口，根本就不知道什麼道理，更惡劣了。

所以孔子在這裏講，從顏色到聲音到利口，就用一個惡字，用這個惡字教我們了解那些人都要不得。這樣才能夠樹立脩道的人知道怎麼脩法子，要守住正。不要學那些邪道，辨世間的任何事情，也要守一個正。顏色方面，學五方的正色；音聲

方面要學雅樂；言語方面，不要學利口。要學什麼呢？要學像子貢、宰我一樣的，言語學智慧的，發出智慧的那種言語，要學這個，不能學利口那些言語。所以孔子在這講，三句都是一個惡字，教我們要厭棄、惡那些紫色、鄭聲、利口，這是聖人講這一章書的用意。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請各位找到《論語講要》第七五一頁，孔子開頭講這一句：「予欲無言」，意思說：我不想說什麼話。在場的不只是子貢，還有其他孔子的弟子。孔子既是講予欲無言，子貢就問了：「子如不言」，子是稱孔夫子，夫子如果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小子就是說在場那些孔子的弟子們，那就是我們作學生的，何述焉？述就是孔子講的言語，弟子們再傳述。假如老師不講的話，我們怎麼傳述呢？下面孔子說：「天何言哉」，你看這個天，它有什麼言語，它說什麼話，沒有啊。但是「四時行焉」，四時，春夏秋冬，天雖然沒有言語，可是春夏秋冬四時在那運行，就因為四時運行，「百物生焉」，百物，在天地之間，大地上生長的這些萬物，這裏講百物，百物就是代表萬物，在那裏生長。「天何言哉」，後面再加一句，天有說什麼呢！天就靠四時、春夏秋冬在那裏運行，運行的就使百物生生不息，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生生不息，辦了這麼多事情。天何言哉，它說了什麼話沒有呢。

這一章經文，過去就有人說了，這是孔子針對子貢講的，說子貢只會言語，在脩行的工夫上，比不上他的言語，這是宋儒這麼講的。我們雪公老師過去就說了，這種講法就是毀謗子貢，這是要不得的。這一章書最重要的是：「欲無言」，在這一段的問答之中，就是藉著天，「天何言哉」，沒有什麼言論，而能夠使大地上萬物生生不已的那樣，天還沒有什麼話說出來。雪公老師講到這個的時候，他就提醒我們學《論語》的人，這完全是講這個道。學道要知道，儒家的這些經典都是記載這個道。但是記載道的經典是文字，文字不是道，我們學經典，你學道當然要研究經典。但是要知道研究經典的話，你要了解經典所記載的道，如果說把這個經典文字當作道那就錯了，必須從文字來求這個道、悟這個道。悟這個道的時候，雪公就講，就在默而識之。這是在《上論》〈述而〉篇裏面，孔子就講「默而識之」，默而識之是沒有言語。換句話說，你要求道的話，從文字要必須自己悟到這個道，而所悟的這個道還是說不出來的。道本身，你看，道是離開言語文字，所以記住這是默而識之。這章書是教我們求道要了解，必須從文字言語來悟到這個道，決不可以把言語文字當作就是道，那就錯了。

後面翻到七五二頁，後面有兩家注解，一個是何晏的注解，他說「言之為益少，故欲無言。」言語說出來對於大家得的、求道的益處很少，所以孔子講：予欲無言。再後面一條，李中孚的《四書反身錄》，他說：「夫子懼學者徒以言語文字求道，故欲無言。」我們雪公老師就引用這兩家注解，還算不錯的。所以雪公認為，把這個經意完全講出來，那就是注重默而識之那一句話。就是悟了道以後，道還是沒有言語文字，必得要離開言語文字悟這個道，那才是悟道了。

論語講要講記【陽貨第十七】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現在看七五二頁，「孺悲欲見孔子」，來求見孔夫子，「孔子辭」，是推辭的意思，推辭什麼呢？有病了，孔子說自己現在在家裏，他在家裏有病，不能夠接見他。「將命者出戶」，將命者是傳遞求見的、傳話的人。傳話的人，兩方面都可以算是將命者。一個是客人，跟客人來的話，把客人求見主人的這個將命者，他也是可以的，稱為將命者；再呢，主人派一個人去接見客人，把主人的話傳給客人，這也是將命者。在這裏，將命者，可以說是孔子的學生，見到孺悲要來見孔子的話，孔子就告訴這個將命的人，傳話的人出來告訴他，就說孔子現在有病了。等到將命者一出戶，「取瑟而歌」，孔夫子就拿一把瑟來一邊彈，一邊彈這個瑟，一邊歌。「使之聞之」，上面一個之字叫孺悲，使之是指的孺悲，就使孺悲聞之，下面這個之字是指孔子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就是說使孺悲聽到孔夫子在那裏取瑟而歌。

這一章書根據古人注解，像何晏的注解，說孺悲是魯國人，他後來跟孔夫子學

禮，既然跟孔夫子學禮，那就是孔夫子的學生。弟子來見老師，不必用介紹人。而這個時候有將命者，而且孔夫子不接見他，根據劉恭冕的《論語正義》講，這是好像第一次來求見的時候，還沒有拜孔夫子作老師的時候，這是劉氏《論語正義》所講的。但是另外有個人注解，他說，孔子為什麼辭以疾呢？或者有別的緣故。因此看起來，古人的注解說法不一致。遇到這種情況，雪公就講，古人說法都不能一致，我們現在不能下決斷。下決斷那就武斷了，這在作學問是不許可的，只有存疑，究竟什麼原因，只好存疑，這是這章書。為什麼孔子辭以疾，《論語》把這一章書記載出來，原因存疑。或者你根據那一種講法，能夠說得過去就好，真正的原因，就不必勉強的來作決定。不過在這裏，我們學這章經書，了解孔夫子他接見不接見有他的作法，這是他的一種作法，聖人待人接物，因著各種情況不同，不能一概而論。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請看七五三頁，這一章書問題也不少，我們先把這個經文的文字來解釋、來看一看。「三年之喪」，父母去世，孝子一定要守三年之喪，這就是守喪的期間要有三年。宰我就問，守三年之喪，這個日期久矣、太久了。所謂久是什麼呢。這是宰我認為三年之喪這個喪期太久，下面他提出理由出來，認為不必守三年之喪。「君子三年不為禮」，如果三年守喪，不為禮，這個禮就壞了。「三年不為樂，樂必崩。」禮樂就崩壞了，為什麼這麼說呢？孝子守三年之喪的時候，他什麼事也不作。居喪期間也不必在外面行什麼禮，當然更不可以來奏那些音樂。你三年不用禮樂的話，

禮樂不就崩壞了，所以他就提出來這個道理。

下面就解釋，「舊穀既沒，新穀既升。」他提出一年就可以了。為什麼一年呢？這一年舊的稻穀、已經沒了，已經用完了；新穀又登場了，又種出來了。再講，「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在一年之中，所謂改火，古時候一年之中，這個取火，四時不同的。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這是講這個植物，收成也是一年的。然後講用這個材料，它有四時不同的。鑽燧改火，古時候用火用鑽木取火，煮飯、炒菜都是用火，他用鑽木頭來取火。這取火四時不同，四時的材料也是不同的：春天用榆柳；夏天取棗杏——棗樹、杏樹；季夏取桑樹，還有柘，柘是柘桑的一種；秋天取柞櫚；到了冬天取槐樹、檀樹，這就是改火。一年的改火都是四時不同，他認為「期可已矣」，這讀基，期是一年。一年為喪，守喪一年就可以。

「子曰」，孔子說：「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你認為喪期一年就可以了，你提出這個理由，拿這個稻穀來講一年，用鑽木取火改火來講，也是一年四季都有更換。孔子就問他，在這一年，你認為這就可以了。一年以外，三年之喪還有兩年，

另外那兩年還在。照禮的規定，還有兩年的喪期，在這後面兩年的喪期，你吃的這個稻穀。在北方這個稻味道很好，南方吃稻米，北方吃麥為主，所以在北方吃稻米是很貴重的。所以在這裏，你吃這個稻米。「衣夫錦」，穿的是錦繡的衣服，「於女安乎」，在後面兩年的喪期之間，你享受美好的衣食，你心裏安嗎？於女，這個女字當汝字，就是汝字，在經典裏就是女，我們讀要讀汝，三點水一個女。在你心裏安不安呢？「曰：安。」宰我說：安，心裏當然是安。「女安」，下面就是孔夫子講，你既是心裏安的話，「則為之」，你就這麼照辦，你就只守一年喪期就夠了。以後這兩年，你就可以食夫稻，衣夫錦，你心裏安，就這麼作好了。

上面講完了以後，夫子再跟他講：「夫君子之居喪」，君子，或者是在位的人，國君、大夫，可以算是君子。而普通學道的人也算是君子，求學、學道的人也是君子。夫，夫是語助詞，它沒有別的意思。就是說，君子之居喪，或者是在位的君子，或者是求學、脩道的君子，他在居喪、在三年之喪的這個時候，「食旨不甘」，吃的這個旨是味道很美的東西，吃的很好、味道很美的食物，心裏都不甘，食而不知其

味。「聞樂不樂」，聽到別人奏的音樂，他也沒有快樂，心裏不樂。「居處不安」，住在那裏，都不會心安的。「故不為也」，故不為也就是不肯只把喪期改為一年。他在三年之中就是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他不會像你所講的，守一年喪期就可以食稻衣錦，他不為也，不這麼幹的。現在說回來，女今，現在女安則為之，你現在既然心裏安了，你就去作好了。孔夫子的話說得很溫和。「宰我出」，後來宰我就出去了。

「子曰：予之不仁也。」孔子對在場其他的弟子們說，予就是宰予、就是宰我，他不仁，主張把喪期改為一年的話，這個是不仁。為什麼不仁呢，「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孩子生下來這三年之中，都需要父母來懷抱他，提攜他。三年之後，他才會自己走路，才會單獨的行動，三年之內，他離不開父母。所以三年之後，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父母之懷，一個是懷抱他，一個或者是他會走路，心裏還懷，還掛在心裏面。小孩子剛剛學著走路，父母還是不放心，怕他跌倒，還是不放心，還是抱在懷裏面。這個懷包括兩種意思，一個是懷抱，抱在懷裏面；一個是心

裏放不下。這個一般作父母的可以體驗出來，小孩子剛剛學走路的時候，深怕他跌倒，碰到那裏，所以免不了還在掛念他。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必得三年之後，父母才放心。這樣說起來，一個兒子，這當然包括女兒，作子女的，既然三年之中都免不了父母之懷，三年之後才免於父母之懷。作兒女的人，「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守三年之喪，不過是要報答父母那個時候三年之懷，表示一種報答的意思。所以三年之喪是天下的通喪，沒有例外的。這個三年之喪，只是表示一點報答的意思而已。真正說起來，報答不盡的。《詩經》裏面講，兒女要報答父母之恩，「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要想把父母的恩德報答，報答不盡。昊天罔極，罔極是報答不了，父母無窮無盡的恩德，報答不了的。這樣的時候，守三年之喪是表示一點心意而已。最後孔子講：「予也」，予也就是指的宰我，「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你對於你的父母，有三年之愛嗎？對於父母表達有三年之愛的話，就要守三年之喪。所以最後孔夫子說這一句話，你對於你的父母，有三年之愛沒有呢？

這一章書古人有注解，把它的意思透露出來。最後各位看《講要》，翻到七百

五十九頁最後那一段，《皇侃疏》，皇侃他的注解，「引繆播」，繆播這個人，引用他的講法。「爾時禮壞樂崩，而三年不行」，就在孔夫子那個時候，宰我問三年之喪的時候，在那個時候禮壞樂崩，當時已經沒有人守三年之喪。「宰我大懼其往」，宰我恐怕這樣下去，「以為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沒有聖人說話、警戒將來的時候，愈到後來愈是，可能連這喪期都沒有了，這是宰我有這樣的憂慮。「故假時人之謂」，所以假借當時候人的說法。「咎憤於夫子」，以自己的言語來問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主要的意義是來委屈自己，自己承擔這個不孝之罪。而明道，要藉孔子講的話把孝子應該守三年之喪，這個道理要明白出來。這是皇侃引繆播這一段話，把宰我為什麼講這一段話，他的動機說出來。「又引李充曰」，《皇侃疏》又引李充說「余謂孔子目四科」，孔子四科，德性、言語、政事、文學這四科。這四個科目，宰我是「言語之先」，言語，宰我、子貢。像宰我這樣言語之先，真正的他自己怎麼會犯禮呢？這是一定他看到當時的禮已經衰了，所以故意這樣委屈自己，來引發孔夫子的話，把那個時候不守三年之喪，想把它挽救過來。這一種講法，我們雪公老師認為這是正確的。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請各位看七五九頁最後這一行經文，孔子就說了，「飽食終日」，吃得很飽，終日是整天。「無所用心」，飽食終日在那裏不作任何事情，不作事情也不用心思。「難矣哉」，這樣的人整天在那裏，只吃飯不作事情，也不用心思。難矣，什麼叫難，難指的什麼？要想：一個人到人間來，不只是吃飯、閒著無事，這個人成為什麼人，人到世間來他有他的任務。再說，任何一個人，他的衣食住行都是靠社會人羣互相幫助，大眾的力量來提供給他，每個人都是如此。所以受之於社會人羣，也要回饋給社會人羣，這才是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那就成為什麼人呢？難矣，這在人的品德上面是沒有了。

後面講，怎麼樣的呢？絕對是不能夠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一定要找一點事情來作一作。事情多得很，你就是那一樁事情都不作，不喜歡作。「博弈」這種事情，博是什麼呢？古時候有一種局戲，一種遊戲，那一種叫作局戲，有六箸十二棋。這

種局戲，現在也不知道是那一種。再就是弈，弈就是現在的下棋、下圍棋，局戲、圍棋都是遊戲的一種。這一種說起來，對於一個人生活所需的那些資源，它這個沒什麼作用，這種博弈沒有生產物資，供給人家的生活。雖然如此，你沒有作別的事情，你就玩玩博弈也好。「為之」，你就去玩這個博弈，「猶賢乎已」，賢當勝字講，比任何事情不作還好，已就是止字，止在那裏不作。比你那個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還好一點。

為什麼好一點呢。《論語講要》後面就舉出來，《禮記》〈大學〉裏面講，〈大學〉是《禮記》的一篇，它說「小人閒居為不善」，小人就是一般人，他閒居沒有作任何事情，他就作那些不善的事情。再有呢，《孟子》〈滕文公〉上篇所講的，「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人、作人之道，如果他是飽食，吃得很飽，衣服穿得很暖。「逸居而無教」，安安逸逸的居在那裏，他沒有受到教化。「則近於禽獸」，那就與禽獸很接近了。那就是說，吃得好穿得好，安逸的居在那裏，沒有受到聖賢的教育，他就跟禽獸差不多，很接近了。為什麼呢？就是小人閒居為不善，這裏講，則近於

禽獸，那只知道自己在那裏飽食、煖衣，閒居無事，不知道作人之道。作人之道，有取必有予。衣食住行生活所需，取之於社會人羣；自己應該有予，要給社會人羣。只有取而無予，這就跟禽獸一樣的。所以拿後面這兩章注解，就知道孔子講：「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難矣哉，這種人就是你希望他有好的品德，你希望他受到人家的恩惠，要報答，想他能夠知恩報恩，這就沒有了。只知道自己享受，這種人品德到那裏去了，這就難矣。

這是孔子一方面教我們認識，一個人不能這樣。但是要了解：我們凡夫眾生，多生多劫以來，都是執著我們這個假的、生生滅滅的身體。把這個身體當作真我，然後一切都為這個假的身體，來滿足自己假的身體的需要。在社會上，只有取而無予，只知道取之人羣，而沒有想到自己應該要給社會那些回報。這個，孔子是這樣講，沒有指明那個，實際上人人都有這種壞的習氣。我們讀這章書，固然要認識一般人都有這個壞的習氣，最重要的，我們自己反省，我們都是普通的人，我們正在學聖人、學賢人。學聖人、學賢人就要把孔子講的這一章書迴光返照，自己反

省，我們對於社會，應該要了解社會對於我們有恩德。父母對於我們更有恩德，我們要從這上面來想。這樣一想，對於社會人羣，我們受它的恩惠很多，受自己的父母恩惠更多，多得自己數不清，這就必得要學著知恩報恩。我們從孔子這一章經裏面，學到知恩報恩，我們跟人家講《論語》，也要把這一點說出來。人人這樣學，這個社會就是一個仁厚的社會，這時民風就厚道了。人心厚道，自然界就會跟著改善。絕對不會像現在社會上，又是天災人禍，有土石流，有大風災。這個大的風災、土石流是什麼？人心反應出來的。人心都是厚道，知恩報恩的時候，我們中國講的哲學：心物合一。心在轉，轉好了，外面自然界跟著轉好。這還是簡單講，講到深處，自然界就是我們心裏，按照佛法來講，自然界這些器世間，就是我們眾生第八識的相分。相分是跟著見分來轉，見分就是我們自己的心裏，我們心裏在轉好，相分就跟著轉好，這道理非常清楚。這一章經書，我們靠自己這樣體驗，這樣悟，你講給人家聽，也把這個道理講出來。人家跟你學《論語》，才能真正受到益處。這還是就眼前的狀況來講，根據這個意義一層一層往裏面學的話，它就是學聖人一條正確的道路，必須從這樣的學，才能學好，學成為聖人。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請看七百六十一頁，「君子」，根據《論語》《邢昺疏》，邢昺的解釋，他說，這個君子指的是在位的君子。照他講的，在位的，那些國君、卿大夫，這都是在位。更狹義的講，就是指的國君，這是照《邢昺疏》解釋。要廣泛的解釋，君子，在位當然是稱為君子。不在位，那些求學問、脩道的人，那也是君子。這兩者兼而有之，可以如此講。子路問孔子，「君子尚勇乎」，尚勇乎，勇是作事情很勇敢，尚是崇尚。子路就問孔子，君子崇尚勇敢嗎？勇敢是什麼？什麼事情敢作敢為。「子曰」，孔子答復他，「君子義以為上」，這個勇要配合這個義，義是正義。只講勇敢而不講正義的話，那個有問題，下面就解釋了。一個君子只崇尚勇，而不講正義，「為亂」，他就亂了。怎麼為亂呢？就拿在位的人來講，當國君的人他講勇，說辦什麼事情馬上就辦，他不考慮這個事情合乎不合乎正義，一辦的時候就亂了。怎麼亂呢？辦出去對於民眾沒有好處，得不到益處。不但沒有好處，還形成擾民，擾亂民眾。這在古

時候這樣，到後來以至於到現在，各位看一看，決定怎麼作法子，都不想這個事情作出來以後，對於民眾有沒有益處，不考慮這個，那就亂了。所以，「有勇而無義為亂」。

「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小人就是一般民眾、一般人他也講勇。講勇而無義，沒有正義的話，他就為盜了。偷人家東西、搶人家東西，或者用不正當的手段，來求他自己所需要的東西，這叫盜。在上位的人，有勇無義就是亂，自己制定一個政策，不合乎道義的話，這個政策就是亂了。擾民，把民眾困擾，也是亂了，叫人家不知如何是好。你政府這個政策制定出來，總要想得很周到，實行起來不會擾民，更不會叫民眾受到傷害。我們就拿教育政策來講吧，教育，你這個教育政策制定下來，要配合這個義、正義。

我們拿現在講，這是舉例子，也並不是說那個好不好。教育政策，現在教育改革，你的改革就是你先要問問自己，合乎不合乎正義。合乎正義就是說，你這個教育要知道教育的根本在那裏？要教學生學教育根本。教育的根本就是學希聖希賢，

教學生學作聖人、賢人。沒有這個主體，把這個主體放棄掉了，下面這些教育的政策，就隨著外國人，學生有學生的人權，老師要維護學生的人權，老師也不能管他們。中國古時的教育，老師怎麼不能管學生，第一個就要學生守規矩。有規矩才能夠學希聖希賢，有規矩才有定工夫，有定工夫他才能夠學到真正的學問。你現在教育政策是順從學生的人權。學生、任何一個人，不但是學生，多生多劫以來接受壞的習氣，就是自私自利，順著學生壞的習氣。名義上是講維護學生的人權，實際上就是順乎學生自私自利的心。你按照這個原則來制定教育政策的話，教育改革的話，愈改愈糟糕，這就亂了。小人呢！那些吸毒、販毒的人，他就為盜了。他不知道什麼是義，搶奪人家、詐欺人家的詐騙集團，那就是為盜。

《論語》每一章經書都是教我們，從世間作人作事的道理，順著這一條路一直走下去，他就貫通到學聖賢的那一條路。這一條路不是說，人世間，作人之道是一條路；學聖賢是另一條路，不是的，都是同一條路。你開始走對了，一步一步的就是從普通作人處事、待人接物這條路，就一直貫通到學聖人這條路。我們學《論語》，

這個原則要懂得。所以君子有勇而無義，小人有勇而無義，開始走路就走錯了。只講勇不講義的話，這就走上為亂、為盜那個路上去了。要有義，勇與義配合起來的話，一開始就是走上希聖希賢這個路上，開始就要慎重。講教育，真正的教育家一開始知道怎麼樣辦學、怎麼樣教育。他就知道開始就是教學生，走上學作聖賢這一路。假如開始這個路一走錯了，那就一錯到底。就像我們現在講這個教育改革，愈到後來愈錯，錯得不得了。我們在這裏不是有意思批評現在的教育，拿這個來作比喻，好讓我們了解，孔夫子講這一章書，子路問這一個問題，那就是教我們開始作任何事情，把開始走上這個路就要先認清楚。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請看七六二頁，這章書先是子貢問孔子，有沒有好惡的惡，孔子就答復他，他有這幾種惡的這些事情、這些人。然後孔夫子再問：賜也，賜也就是子貢的名字，你也有惡呢，下面是子貢他說，他所惡的有這幾種。惡是憎惡，對於人有憎惡，聖人、賢人對人不會有憎惡的，但是在這裏講憎惡，就是教我們人辨別：這幾種人不能學，要認識這幾種人，他是破壞學道的，這幾種人對於學道他一定是破壞的。

子貢問孔子，「君子」，這個君子指的就是孔夫子。他說，老師有所惡的人嗎？惡就是憎惡，有憎惡的人嗎？孔子就說：有，「有惡」。惡什麼呢？「惡稱人之惡者」，稱惡就是講人家罪惡的那種人。稱人之惡不好，為什麼不好？你現在看電視，你就知道了，看報紙也知道，把那些惡人、惡事情報導出來。我們看的人、聽的人，自

己心裏就落下這個印象，這個印象落下來，過一個時候，這個印象自己就把它效法，自己就會作出來了。這在唯識學裏面講，那叫名言種子。看見外面言語行為那種惡事情，那些就會落在我們第八識的心田裏面，變成我們第八識裏面的種子。另外遇到一個適合這個緣的話，我們的種子就在自己起現行，起什麼現行，現在看到外面是人家作那些惡事情，搶人家的、偷人家的、殺人、放火，自己種子到起現行的時候，自己就幹那些事情。所以古時候教育要隱惡揚善，隱惡就是避免自己受他影響，揚善，把善事情宣揚出來，自己跟著學，也教社會大眾來學習。所以稱人之惡，是孔夫子憎惡的人。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下流這個流字，根據很多注解校勘的話，這個流字沒有的，只有惡居下而訕上。居在下位的人，而訕上，你在朝廷裏作官，你是臣子，居在下流，而訕上，訕字當毀謗講，毀謗君主，居下訕上，這是不對的。為什麼呢？你既是作君主的臣子，君主有什麼不對，你應該諫勸他、勸告他，三諫不從，你就離開不作就好了，辭職。你不能在那裏，你又不諫勸他，而背後來毀謗他，這個是

不忠、不忠實。這樣的人，孔子是憎惡的。

「惡勇而無禮者」，只有勇而不合乎禮，勇而無禮，根據皇侃的解釋，勇而無禮則亂，禮是要講秩序、講規矩。只講勇敢而不講辦事的規矩，而待人的時候，也沒有一定的規矩，這就亂了。這樣的人，自己是亂，叫人家也亂。辦事情一步一步有一定的程序，不守這程序，自己跟對方都擾亂了，擾亂就叫人家感覺很困擾。這種人，孔子說這是很憎惡的。

「惡果敢而窒者」，果敢是什麼呢？是很勇敢的，窒是窒塞，果敢，勇敢的去作，窒是不通，事理不通。只管去作，你作這個事情，合乎不合乎事的程序，合乎道理，不講，事理都不通，這叫窒。只果敢去作，而不通事理，這種辦事的人，孔夫子是憎惡他。孔子憎惡這幾種人，就是告訴我們學《論語》的人，固然要知道這些人，你不要跟他學。而最重要的是反省自己，我們待人接物，我們作事情不能這樣作，我們學《論語》，處處要反省自己，然後才能夠學為聖賢。

下面孔子問子貢，你也有憎惡的人嗎？子貢說，「惡徼以為知者」，這個知讀智字，徼這個字有讀好幾個音，有讀焦，有讀繳，有讀叫，讀音不同，它的意思就不同，在這裏讀焦。徼是什麼呢？沒有道理的，想把人家的東西，拿過來據為己有，這叫徼。注解裏面講到，在七百六十四頁，孔安國的注，「徼作抄字講，抄襲他人之意，以為己有。」這種人是可惡的。照孔安國的注解，徼作抄，抄是抄襲人家。比如說，作文章，你的文章把人家的文章抄襲過來，當作自己的，有這種人。這個徼，它讀平聲字，這種人抄襲他人的東西，來當作自己的，這是偷盜的行為，這是子貢所惡的。

「惡不孫以為勇者」，孫讀遜，旁邊加一個走字邊，孫是謙遜。不謙遜的人只是勇敢，自己一絲一毫都不謙虛。一個人，他的求學也好，待人接物也好，總是要謙虛。不謙虛、不謙遜，這個人就是驕傲。人一到驕傲就完了，他認為自己很對、很好，都比人家高明。這樣，有這一種驕傲，他任何學問也求不到，在社會人羣之中，到處不受人家歡迎，所以這種人是子貢所惡的。

「惡訐以為直者」，訐，你看包咸的注，「訐為攻發人之陰私」，以揭發他人的陰私當作自己率直，把人家個人的陰私，把它揭發出來，這叫訐。以揭發陰私為直，自己是好像很直率，卻叫人家受害，每個人都有陰私的一部分，誰沒有陰私，凡夫眾生人人都有的，你要把人家陰私揭出來就是傷害人家。你傷害人家，自己取得直率之名，這個人就是子貢所厭惡的。

這兩段的問答，孔夫子所憎惡的人，子貢所憎惡的人，實在講人人都有。我們學《論語》，就必須要自己反省，人人都有。我們就是學聖人、學賢人，必須自己反省，不要為孔子所惡的，為子貢所惡的。我們自己千萬不要這樣學習，必須自己警惕，凡是子貢所惡、孔子所惡的，我們自己時時刻刻反省。反省之後，自己才能夠學作聖人。不如此反省，學聖人門都沒有，那裏還能學成聖人呢。

論語講要講記【陽貨第十七】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請各位找到《論語講要》七六四頁最後一行，這一章經書，現代人提出很多的問題出來，覺得孔夫子講這一章書，好像是看不起女子。真正說起來，我們把經文先看看，再往裏面研究一下，就知道孔夫子講的話，沒有什麼不對。先把這個經文的文字，我們先了解。「唯女子」，唯是唯一的，只有「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養是畜養，難養。下面解釋為什麼難養呢？「近之則不孫」，要跟他很接近，他就是不孫。這個孫字讀遜，走字邊，謙遜的遜字，也當遜字講，不遜從。「遠之則怨」，疏遠他們，他們又怨恨。只從文字這樣解釋的話，就覺得孔夫子把女子跟小人一起講，尤其現在世界性都提倡女權，女子也有女子的人權，就誤以為孔子話講得不對。

但是我們看看古人的注解，在七六五頁，《邢昺疏》，邢昺的解釋，他說，「此章言女子與小人皆無正性，難畜養」，這章的意思是講女子還有小人沒有正性。沒有正性，學佛都知道，人人都有真如本性。儒家也講，孔夫子就講：「性相近也，

習相遠也。」孔子的孫子——子思子作《中庸》，開頭就講「天命之謂性」，這個性字我們人人都有的，成佛就是把本有的性完全開發出來，中國文化成就聖人，也是要把這個性完全開發出來。所以這個性是一個學佛、學聖人，就憑這個性才能夠學得成功。你要看《邢昺疏》，女子與小人皆無正性，皆無正性，對於這個性，正就是正符合這個性。聖人已經成就了，那個性完全開發出來，佛也成佛了，性完全開發出來。還沒有成佛、還沒有成就聖人，這個性，知道都不知道。如果說問大家，問外面沒有學過《論語》的人，沒有學佛法的人，你問他，你有沒有本性，他就不知道什麼是本性了。他們也講到人性，那個人性是一種習氣，不是本性。這個對於普通人來講，雖是還不了解自己有本性，也沒有學佛法，也沒有學儒家的學術，但是性是本有的。既然本有的時候，有時候作的事情，還符合這個性，不過那個性是污染的而已，用出來是不正。為什麼用出來不正呢？一般人講智慧財產權，以智慧生產出來各種科學的成品，或者寫的文章，這不能說不是智慧。但是把智慧當作自己一種財產，那就把本有的智慧、本有這個性污染了。污染，什麼是污染呢？最基本的就是情，講這個情感，情感就是免不了自私，所以他這講無正性。無正性是性上

面被情感包圍住了，性被情感遮蔽起來了，這叫無正性。

這樣的人難以畜養，難以畜養，為什麼講女子與小人呢？女子這要承認，女子她都是情感很豐富，情感太豐富了。那個小人呢？這是指沒有學儒家的學術，也沒有學佛法，他也是重在情感。本性，本有的性很難起作用，就是有本性起的作用，也是被情感把它障礙起來。所以在這裏講，女子與小人皆無正性。講這個情感很重，不只是專門指的女子，男子也有。男子那個情感很重的時候，他作的事情不講理性，自己情緒化很重，男子也有。不過就一般的說，女子的情感比較更豐富、更重而已。孔子講這句話，是拿女子與小人提出來，提醒大家，這個不是教我們專門認為這是女子、小人，男子也有。我們任何男子、任何女子都有，只要是凡夫眾生，那個沒有情感。在這裏主要的意思，就是教我們認識，情感與理性要能夠調和。怎麼調和法子呢？情有好的一面，情好的一面是什麼呢？情是能夠柔順。一般講柔情，柔情它能夠跟陽剛配合，這個情是屬於陰性的，陰陽能夠配合。柔情是柔順的，順乎陽剛，剛柔相濟，這才能夠發揮本性的作用。

我們任何凡夫眾生，本身都有陰陽的，而陰性就是拿這情來講，所以下面講，「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這是比喻的話。你跟情感特別豐富的女子與小人，跟他近了，他就不孫。遠呢？他又怨了，這就是難養的地方。聖人教我們就從自己開始這樣調養，自己情感一重的時候，近也不好，遠也不好，這是不能調和。必得使這個情感跟這個理性配合，這才能夠陰陽和諧。在過去講，無論是醫師也好，講變理陰陽，講辦政治也好，作宰相的人也要變理陰陽，變理就是把陰陽調理得很和諧，孔夫子講這一章書是這個意思。如果我們本身都不能變理陰陽，成天被濃厚的情感在那裏，跟人家相處，跟人往來，那問題多得很。講到細微地方，自己本身的陰陽不調和，本身的很多病況、病態就出現，我們研究這一章書，是從這裏去研究，沒有看不起女性的意思。

根據《邢昺疏》，下面我們講，「不孫與怨，皆由於發乎情而不能止乎禮。」發乎情，不能用禮來把它能夠調和的話，這就是為難養也。女子與小人重於情，情重則禮疏，所以難養。果然情禮並重，自然不在此章所論之列。或者有另一種講法，

這一章所講的女子小人，專指男女僕人而言。例如古時候宮中的侍妾僕從之類，這是特別有所指的，所以這講法也可以。

以前面講法比較更能夠解釋現代人很多的誤解，照前面這個講法，那些誤解自然就沒有了。不但女子小人，我們人人都是這樣，任何人都是，本身就要調和。我們跟人家來往，自己脩道、尤其是脩道更要這樣。脩道，那個情必得一層一層的，先開始由這個情配合這個理性，由情引導理性，到最後，必須把那個凡情去得乾乾淨淨，才能夠把本性完全開發出來。所以佛經裏面講，「但去凡情，別無勝解。」學聖人、學佛就是要去凡情。凡情去乾淨了，聖人就成就了，有凡情才有生死，凡情去掉的話，生老病死自然就沒有了。你往這裏研究，這樣研究的話，所有的誤解、所有的問題解決了。最重要的，我們學道、學佛的問題，全部都解決了。《論語》每一章經所講的，都是教我們指歸到本性上去。

論語講要講記【陽貨第十七】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請看七六五頁，孔子說，一個人年齡到了四十歲，「而見惡焉」，見當被字講，到了四十歲的時候還被人家憎惡，人家很厭惡他。「其終也已」，這個沒辦法再改善了。孔子自己講，他十五歲立志來求學，立志求學學什麼，就是學聖人，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到四十歲沒有疑惑了。這個呢？到了四十歲還見惡焉，還被人家憎惡。可見得本身不明瞭大道，自己還是迷惑，迷惑的時候，他作了很多事情被人家厭惡，這見字當被字講，被人家厭惡。其終也已，這個大概難以改善了，這個人這一生大概沒辦法救了。

講到這裏，你要問，孔夫子講這一段話幹甚麼呢？他是警惕人家，警惕什麼呢？我們到人間來，為什麼到人間來？到人間來，只是自己在衣食住行上面自己享受，這就是我們作人之道嗎？我們一個人到人世間來，一方面接受父母以及社會人羣，供給我們一切所需，我們不要報答人家嗎？尤其是父母，我們的身體就是父母給我

們的，這個恩德不要報答嗎？社會人羣供給我們衣食住行所需的這些資源，我們不要回饋嗎？古人都受儒家教育，都知道，從父母到社會人羣，我們都要報本。報本，本從那來，是從父母來的，知恩報恩，我們受父母、受社會人羣給我們的恩惠，我們不報答嗎？必須要報答。既是要報答的話，別說到四十歲，到自己能夠有謀生的能力，有工作能力的時候，就要知道這個道理。父母把我們養大了，父母年齡也老了，這個時候不養活父母，說得過去嗎？所以在這裏講，從自己有工作能力的時候，就要報答父母之恩，報答社會人羣之恩。你這樣報答的時候，不必到四十歲，有能力報答就要報答。

而像這裏所講的，到了四十歲，還是被人家憎惡，被人怎麼憎惡呢？只知道自己，不知道別人。只知道要錢、向父母要，只知道在社會上跟人家爭名奪利，這種人到處不受歡迎，被人家憎惡。所以孔子講，應該從小、從自己有能力的時候，就要知道報恩，知恩報恩。知恩報恩的時候，除了培養自己的工作能力，最重要的是進脩道德，就是進德脩業，進德是培養自己道德，業就現代來講，學很多學術，他

能夠有職業，這要進德脩業。唯有自己進德脩業，才能夠報答一切的恩德，孔子是講這個意思。脩道，假如不知道報本，不知道知恩報恩的話，那個道，連入門都不行，都不能入門。《觀經》講三福，脩三福，三福首先就是教人家要孝養父母。

論語講要講記【陽貨第十七】

聲 明 書

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文字檔光碟），所有著作之重製、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同意皆不受時間、地域、次數、對象等任何限制，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或任意更改內容，改變著作原意，影響大眾權益，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

公元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恭印結緣（贈送品）

論語講要講記

【季氏第十六】
【陽貨第十七】

講述者：徐醒民先生

出版者：雪明講習堂

住址：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

電話：〇九三二七〇八四八七

承印者：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住址：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

電話：（〇四）二三一三三八三七八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論語講要講記：下論 / 徐醒民主講. -- 彰化縣花

壇鄉：雪明講習堂, 2012.08-

冊；公分

ISBN 978-986-88660-4-1 (第6冊：平裝).

1. 論語 2. 研究考訂

121.227

101014887